

叢山飛俠傳



康德五年七月四日印刷
康德五年七月廿六日發行

版權所必
有究

叢山飛俠傳每册定價四角

著 作 人

三井彌作

奉天大北門裡門牌五十一號

發 行 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人

白玉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處

洪順德

叢山飛俠傳 (卷二)

第一回

獨抱熱腸芝仙乞命
服靈藥俠女多情

話說朱梅從身旁取出如意神矛，交身飛俠孫南說道：「那妖蛇行走，疾若飄風，師弟粘在崖上下望，洞口須要特別注意。」等他露出頭時，認清妖蛇七寸子，用力擲去，口喊如蕙神矛，自有妙用得心應手。孫南接過二寶，連聲答應。朱梅便站起身來，對靈雲孫南說道：「如今天氣還早，你二位正可稍爲養神。我同金蟬弟弟先去埋刀佈置一切吧。」靈雲雖然已成爲半仙之體，總覺男女有別，不願與孫南同在洞中，便道：「我們大家一同去吧。」朱梅道：「也好。」靈雲忽然想起一事，忙向朱梅道：「那妖蛇的頭已出洞外，你們在他洞前去佈置，豈不被他察覺了？」

嗚呼朱梅道：「聽家師說，昨晚子時，那妖蛇業將身上鎖練弄斷，正在裏面養神，靜待明日午時出洞，不到午時，他是不會探頭出來的。」又對金蟬說道：「你心最愛說話的，到那裡我們須要靜悄悄的下手，切莫高聲談話，倘若驚動了他，他先期逃出，那可就無善善後了。」金蟬連忙點頭答應，又催大家快走。這時已是寅末卯初，靈雲等一行四人出了洞府，並洞外八陣圖挪了方向，把洞門封閉，然後駕着劍光，往醉仙崖而去。不大一會工夫，便到崖前分頭前去做事。靈雲與孫南先抄好自己應立的方向，朱梅將誅邪刃分了一半與金蟬，那蛇洞原來在西方，朱梅順洞口往東，將誅邪刃埋在土內，刀尖朝上，與地一樣齊平，叫金蟬算好步數，比好直徑往東往西，如法埋吃兩人插到中間會齊，約有一頓飯光景，便都插好。朱梅與金蟬插到中心點時，恰好步數一些也不差，兩人俱都是弄了一手呢灰。金蟬便要同朱梅回不山澗下去洗手，朱梅點頭應允，同往山洞中走去。這時如火一般的紅日，已從地平

上遂漸升起。照看醉仙睡的一片枯枝寒林，靜漠漠地，寒鴉在巢內，也凍得一般聲息。景緻清幽已極，再加上這幾個粉粧玉琢的金童玉女，真可算得塵外仙境。記者的一枝禿筆，那裏形容得許多。那朱梅金蟬，雙雙到了洞旁，就着寒泉洗手的當兒，忽聽咬咬兩聲，朱梅忙把金蟬一拉，躲在一個山石後方，往外看時，原來是洞裏對面有隻寒鴉，從一枯樹芽上，飛向東方金蟬梅姊，一隻烏鴉，你也大驚小怪。朱梅忙叫金蟬禁聲，便又縱在高處往四面看時，只見寂寂寒山，非常清靜，四外並無些跡兆，才放心落下地來。金蟬問他爲何面帶驚疑，朱梅道：「弟弟你那裡知道，你想那烏鴉在這數九連天，如無別的異事發生，那會無故飛鳴，我們與牠相隔甚遠，怎會驚動？我看今日殺這個妖蛇，倒不成問題，惟獨這枝肉芝，我們倒要小心，不要讓外人混水撈魚，輕容得去。如果得的人，是我們同志，各有仙緣，天生靈物，不必一定屬之於我，倘那邪魔外道，得了去，豈不助他凶焰，荼毒人世？他看弟弟入門未久，功行還淺，我把家師給我的虹霓劍，借你斬蛇，待我替你住肉芝，將我檢到手中送與了你，你也就無須同姐姐他們客氣，就托他生吃下去，好在他們功行高深，也不在乎這個。金蟬聽了笑道：「我是先原打算捉回去玩的，誰要他吃他，偏偏他又長得和小孩人一樣，好像有點同類相殘似的，如何忍心吃他？還是梅姐你吃吧。」朱梅說：「弟弟，你事裏知道這種仙緣，百世難逢，豈可失之交臂？況且此物也無非是一種草類，秉天地靈氣而生，幻化成人，並非真是人，吃了他可以脫骨換胎，抵千年修煉之功，你又何必婦人之仁呢？金蟬搖頭道：「功行要自己修的，才真希奇，我希罕沾草木的光，況且那肉芝修煉千年，才能變人，何等不易。如今修成反做人家口中之物，他平時又不害人，我們要幫助他才對，怎麼還要吃他？難道修仙得道的人，祇於自己有益，便都不講情分麼？」朱梅聽金蟬強詞通理，不覺嬌嗔滿面道：「你這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處處向着你，你到反而講了許多歪理，欺駁。」

靈 山 飛 俠 傳

我 我不理你了說完轉身就要走 金蟬見他動怒不由慌了手脚 連忙陪着笑臉說道梅姐不要生氣 你辛苦半天得來的好東西 我怎好意思享用 不如等到捉到以後 我們稟明大師和母親憑他二位老人家發落如何 朱梅還真會說 反正還未捉到 捉到時不愁你不吃 二人正談得起勁之間 忽然靈雲飛來說道 你們二人 在此說些什麼 你看天到作麼時候了 如今崖內 已然發出斗變來了 起梅和金蟬側耳細聽 果然從蛭洞中發出一種淒厲的噓聲 和昨晚一樣便都着忙 往蛭洞跑去一盞走 一面把紅霓劍遞與金禪道 擒妖之事有你三位足矣 我去等那肉芝去說罷飛往崖後而去 靈雲究因金蟬年輕不 敢與他涉險 便哄他道 我同你站在一齊吧 金蟬還道到可以遵命 不遇這毒蛇是要留與我來斬的 靈雲點點頭允 金蟬高高興興 笑着靈雲去了 肉芝之後 靈雲又怕孫南天事打草驚蛇 又不見肉一番 便叫金蟬不要縱了方位 去去就來金蟬也聽他答應 這毒蛇到了兩隻 又不見動靜日光蒸遍大地 樹枝和枯草上落霜露 經陽光一蒸發 變成一團團的淡霧輕烟 非常好看 金蟬等了一會覺得無聊 便用手去摸那枯草上的露球 忽然看見從崖面上 鑽出一個赤條條雪白的東西 等到仔細一看 正是他心愛而得之不得的肉芝 正待上前用手去捉那肉芝已跪在面前 叫喚不止金蟬看了 好生奇怪便勸他說道 乖乖乖你不要跑 到我這裏來 我決不食言的 那肉芝好似也通人性 聞言之後并不逃跑 一多拜多去金蟬跟前 金蟬用手輕輕將他捧到了手細看 那肉芝通體與人無異 渾身如白玉一般 靈見白裏透青 沒有一絲血色 頭髮祇有幾根也是白髮 却沒有眉毛面目非常美秀 金蟬見了愛不釋手 那肉芝也好似深通人性 任憑他抱在懷中 隨意撫弄毫不厭厭 金蟬是越看越愛便問他道 從先你見了我就跑 害得我的馬兒被毒蛇吃了 如今你是見了我不但逃跑反這樣的親近 想你知道我不會害你嗎 那肉芝兩眼含淚不住點頭 金蟬又道你只管放心

【 3 】

靈 山 飛 俠 傳

【 5 】

行 離洞百餘步便停止前進 把身體盤成一堆將頭昂起 朝着山洞抖了兩聲 好似與洞中

妖蛇報到一般 不大一會洞內蛇鳴愈急 來的蛇也愈多 奇形怪狀大小不等 最後來了一

大一小兩條怪蛇 一個在上 一個在下 其疾如風轉眼已到甕前 分列兩旁盤距 大的一條

是一頭一身 頭從頭上分出 長有三四丈通體似火一般紅 一個頭上各生一角 好似珊瑚

一般日光照在頭上 閃閃有光小的一條 長祇五六尺一頭 身 用尾翥地昂首入立而行

渾身俱是豹紋 口中吐火這二蛇來到以後 其餘的蛇都是昂首長鳴 最奇怪的 是這些異

蛇大蟒 過洞以後 便都分開而行 留下當中有四五尺寬的一條道路不走 好似留與洞中

妖蛇出行之路一樣 孫南正看得出神 忽聽洞內一聲長鳴 砰登一聲一塊封洞的山頭 激

出三四丈遠 猛然驚覺直已聽顧看蛇 幾乎誤了大事情將神矛端止 靈下面看時 祇看那

霧越來越濃 烟火越起越盛 簡直看不清楚洞門 正恐怕萬一那蛇逃走時 要看不清下

手之處 忽聽洞內一陣砰登轟隆之聲 震動山谷知是妖蛇 快要出來益發凝神屏氣 注目

往下細看 在這萬分吃緊的當兒 忽見洞口冒出一團大烟火 依希看見一茅草蓬蓬的

人腦袋 剛剛舉矛要刺 那腦袋又縮了回去 幸喜不曾失手刺了一個空 孫南到這時越發

不敢大意 專心致志去等機會 忽然洞外羣蛇一齊昂首長鳴 聲音淒厲森人毛髮 霎時間日

暗色深 慘霧迷漫 在這一轉瞬間 第一次洞口烟火噴出 照得洞口分發 靈首蛇身二

的東西長髮披肩疾如飄風 從洞中直竄出來 孫孫南早年慣使鏢槍 百發百中 在這間不

容髮的時候端穩神矛 對准那妖蛇致命所 噓一聲如意籌將出來 靈聽一聲慘叫 一

道金光那神矛端端正正 插在妖蛇七寸子所在 訂在地下 矛杆頭巍巍的露出地面 那羣

青蛇大蟒身妖蛇釘在地上 昂首看孫南 一個個磨牙吐舌 直挺挺的竄 孫南見蛇多

勢衆不敢造次 駕起劍光破空升起 飛向靈雲那邊再看動靜 霎時遲那時快 孫妖蛇中了

神矛他上半身才離洞數尺 其餘均在洞內他本已爲大難已滿 又有同類前夜朝賀 原來是一腔高興誰想才離洞口 便中了敵人暗算痛極大怒 不住的搖頭擺尾 只攪得響攪 長尾過處把山洞打坍半邊 石塊打得四散紛飛 孫南如非見機先走 說不定受了重傷 這時那妖蛇口吐烟火 將身連拱四拱 猛將頭一起呼的一響 將神矛甩出數十丈遠 接着勁貫血如湧泉激起丈許高了 那妖蛇負痛往箭直竄其快如風 竄出去百十丈外景 靈轉不得原來替負痛往箭竄時 地下埋着 百零八把誅邪仙刃 一一貫出地面 恰對着妖蛇致命處所在 正是當中分臍的處一窩白縫 尊儀將那妖蛇連皮分開 結在地上 任憑他神通廣大 遭受兩次重創 罪得不痛死過去 是所到的終點 正是靈雲等我的山坡下面 直把一個金蟬樂得打跌 便要去斬那蛇頭 靈雲忙喊不可造次 金蟬剛剛住手 果然那蛇掙扎了一會 又發出兩聲慘勁道叫聲 其聲怪蛇大蟒也都趕到 由蟒爲首兩條大蛇 遠來啣着妖蛇酥皮不放 祇見那妖蛇猛一使眼 便巴掙脫軀殼 仍人首蛇身祇是通體雪白 無有片鱗這妖蛇叫了兩聲 便蟠在一處 昂頭向外觀看 好似尋覓敵人在笑僽上三人童 心未退祇願看蛇好玩忘了危險 正在出神之際 忽然朱梅狼狽不堪的如飛奔來 說道 師姐還不放珠等待何時 說完便倒在地下 金蟬連忙過去用手扶起 那靈雲被朱梅一勾許提醒 便將天黃珠取出放時 這妖蛇已看見四人站立之所 長嘯一聲 把口一張 便有鮮紅一個火球 四面俱是烟霧向他們四人打來 羣蛇也一擁而上恰好靈雲天黃珠出手 碰個正着 自古邪不能侵正 那天黃珠才一出手 便有萬道黃光黃雲 滿口俱是雄黃味 與蛇珠碰在一起祇聽撲的一聲 把毒蛇的火球擊碎 化成數十道蛇涎從空落下 頓時烟消火滅 羣蛇起祇聽撲的一聲 把毒蛇的火球擊碎 化成數十道蛇涎從空落下 頓時烟消火滅 羣蛇蛇蟻正竄到半山坡 那天黃珠的黃雲罩住 受不住雄黃味氣 一條條骨軟筋酥 軟癱在地那毒蛇見勢不佳 正要逃險恰好朱梅在金蟬懷中 業已看見 便免強使勁去推金蟬道

靈 山 飛 俠 傳

蛇身有寶可以救我 快去斬蛇取來 金蟬忙叫孫師兄替我攙扶 梅姊我去斬蛇就來 那朱梅望了孫靈一眼道 我不要人扶 我讓我先躺在石上歇歇罷 說時筋力氣不支 話言未了 倒在山石上面 金蟬在百忙中不暇細問朱春爲何這樣 因聽說蛇身有寶 可以救他 更不待慢縱起身來 提着紅霓劍往下走 山坡下的怪蛇大蟒 被黃雲籠罩 都擠在一團 靈雲等也分不出下面請是妖蛇 偏巧那肉芝在朱梅孫南未到以前 金蟬因爲愛他長得好看 去吻他的小臉 那肉芝却去用舌舐金蟬的雙目 當時金蟬祇覺涼陰陰 癢蘇蘇的 非常舒服不甚注意移來孫南這到 那肉芝趁忙亂中跳下地來 便不知去向了 金蟬正要走時 靈雲拉他道 下面黃雲籠罩看又看不見 你要斬蛇放劍出去就是了 下去作甚 金蟬急得頓足道姊姊快放手 我看得見 梅姊中了暗算 蛇身有寶可救梅姊 你看那妖蛇都逃出很遠去了 靈雲還待不信時 金蟬猛一使勁甩脫靈雲的手 如飛往東南而去 係南閉着無事 心想何 於劍 多宰兩條蛇豈不是好 便並劍光放出 指揮往山下亂斫 靈雲見孫南放劍也把身子一搖將劍放田 這兩道劍光 在萬道黃雲中 一起一落 如同神龍天矯一般 煞是好看殺了有半個時辰 忽見他母來乾坤止氣妙一夫人 擄了他愛弟金蟬 金蟬手中寶劍穿着 個水缸大小的也形蛇頭 走來說 蛇都死完了 你們還不把劍收了回來 衆人連忙上前參拜 各自把劍收回 妙一夫八把手 招 把天黃收 回來 再往山下看時遍地紅紅綠綠 盡是蛇的膿血 蛇身蛇身長短大小不一 舖了一地 妙一夫人從一個葫蘆中倒了一葫蘆藥水下去 覓是不到半個時辰 便可把蛇身化爲清水 流到地底下去 金蟬忙跑到朱梅跟前看時 已是暈死過去 不禁號咷大哭 忙求母親將梅姊救轉 妙 夫人看這般景象 不禁悲願嘆道 精麗爲孽 一致於此

第二回

金蟬初會碧眼佛
朱梅誤中白骨箭

【 8 】

卷)

妙一夫人忙叫金蟬不要驚慌。他不過誤遭暗算。我在此決不妨事。金蟬才止住悲聲。又問母母他是中了何人暗算。夫人道先將他背回洞府。再作道理。金蟬便要背靈雲笑道：你還是背你的勝利品。我來替侍勞吧。金蟬有些明白。把小臉羞得通紅。於是盡雲背了朱梅。金蟬仍用劍挑了蛇頭正要起身。忽然想起肉芝。便對夫人將前事說起。夫裡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便有這好生之德。不肯貪天之功。祇是可惜你……說到這一句。便轉口道果然此物修成不易。索性連根移植洞中成全了他吧。以免在此早晚受人之害。說罷。命雲靈等先護送朱梅回洞等候。復又携着金蟬。去覓肉芝。才走出數十步。那肉芝已在路旁土內鑽出。向他母子跪拜。夫人笑道真乃靈物也。金蟬過去要抱。那肉芝便回身走。一面回頭用小手作式。比個不休。夫人疑白帶肉芝的意思。是要引他們到靈根之所。便就隨定他前行。那肉芝在前行走。與金蟬相離約有十餘仗左右。剛剛去到崖旁。忽聽一聲慘呼。便有一個黑茸茸的東西飛起。再看巖畔閃出一個矮胖男子。相貌凶惡。便要往空逃走。妙一夫人荷蘭因忙喝道何人敢來本山放肆。還不與我將肉芝放下。那人也不答言。把後腦一拍。一道黃光。便要往空中逃走。金蟬那裏容得賊了聲好賊子。你到來檢現成。便將紅霓劍放起。好一個餐霞大師鑲洞之寶。只得一道紅光過去。那人便被劍光罩住。妙一夫人忙喊不可造次。一面將口中劍光吐出時。已來不及。那人便一錄左臂已削掉下來。手中提的黑茸茸的東西。同時也墜落下來。金蟬知道裏面定有肉芝。連忙過去看時。原來是一個頭髮織成的網。可不是肉芝正在裡面。已是跌得半死。金蟬氣忿不過。再找那人時。已被他母親放走。連那條斷臂。也被那人取去。便問夫人道。母親那個賊子是何人。為何來我們作對妙

一夫人道你這孩子也太莽撞。你想我生在此，怎能讓他將肉芝槍走。你隨便就放劍傷人。如今我們峨嵋派，仇人太多，你們還偏偏的結仇。將才那矮胖子，便是廬山神魔洞中白骨神君心愛的門徒。碧眼神佛羅鼻，想是他知道你們斬蛇，又知道此地有這千年肉芝，想要來找便宜。在此等了半天，知是肉芝雖受毒蛇擾害，避在別處，可是他生根之所在。此早晚必須歸巢，所以死守不走。他見肉芝回來，想由我們不意撈了就走。誰想反送掉一隻左臂。說罷，便將將髮網拿起一看，大驚道：這是白骨神君頭髮結成之寶物。難道說是他業命前來的嗎？這倒不可輕視呢。這時肉芝已漸漸醒轉，形態好像是十分困憊。夫人便對道：仙我等決不傷害你。你如願隨我到洞府澗去修真，我便將你生根所在，指點得來。我好替你移植肉芝，便跳下地來。跪下叩了兩個頭，往前走了幾步，走到一個山石縫中，仍然不見金蟬往石縫內看時，原來裡面是一個小不石洞，清香陣陣從洞內透出。等了一會，祇見由洞中地面上湧出一隻芝仙草，五色繽紛，香氣襲人。其形如鮮香菌一般，大約一尺方圓。當中是芝，旁邊有四片芝葉。妙一夫人向北方跪祝了一番，然後從身旁取出一把竹刀，將靈芝四圍的土輕輕剔鬆，然後喊一聲起，連根拔出。金蟬忙問他變的那個小人呢？夫人道：這洞洞自會出現。你忙甚麼說時，猛然從芳香中，臭着一絲醒味。連忙看時，祇見石洞旁壁下伏着一隻怪獸，生得獅首龍身，六足一角，鼻長尺許，兩個金牙，露出外面，長有三尺。妙一夫人嘆道：天生靈物，必有神物呵護。這個獨角神貅，又不知被何人所害，所以靈芝知道大難臨頭，往外逃避。金蟬見那神獸的皮，直發亮光，心中甚為愛惜，想要剝了回去。夫人道：此獸也非善類，性極殘忍，剝去無妨。他那兩個大牙，削鐵如泥，頗有用處。一並拿回去罷。金蟬聞言大喜，正要取那獸的皮牙，忽又見地下一枝白色小箭，式樣新鮮，靈巧。伸手去拾時，好似觸了電氣一般，手脚皆麻，連忙放下不迭。夫人走過檢起一看，說道：這是白骨神君的白

畫

山

飛

俠

傳

【 9 】

骨喪門箭 將才朱春正是中了羅鼻的暗算 所以幾乎喪了性命 金蟬道早知如此 母親不該放他逃走 好與朱梅姊報仇 夫人道我們也只能適可而止 好在朱梅有救 不然豈能容易放他 這時金蟬因思念朱梅 匆匆將獸皮剝完 攜了獸皮獸牙由妙一夫人捧着靈芝 離了醉仙崖回轉洞府剛一進門 看見朱梅 仰臥在石床之上 聲息全無 靈雲同孫南守在旁邊默默無言 見夫人和金蟬回轉 連忙上前接過靈芝 夫人見靈雲解靈芝移往後洞 好好培植吩咐已畢 便向朱梅床前走來 金蟬見朱梅牙關緊咬 滿臉鐵青 睜着雙眼 望着金蟬 好在醒在那裏只是一言不發 忙喊了兩聲春姊 不見答應上前去拉他雙手 已然冰凉如死 雖然知道自己母親有起死回生之能 也禁不住傷心落淚 正在悲痛之間 夫人業已走過忙喝金蟬道 他中了妖人之術 因他德行尚厚 雖然昏迷並未死去 心中仍是明白你緊 哭 豈不勾起他的傷去 於他無益有損金蟬聽了他母親之言 只得強自鎮定夫人 便叫將蛇頭取來 金蟬取將過來 夫人用劍將蛇前額劈開 取出一粒珠子 有鴉蛋大小其色鮮紅光彩照耀一室 又叫孫南去往後洞看靈芝 倘如靈芝移護 靈芝現出化身時 速報我知孫南奉命走去了 夫人從身邊取出兩粒丹藥 塞入朱梅鼻孔裏面 又取出七粒丹藥 將朱梅的牙關撥開 放在他口中 然後將朱梅前胸解開 把那蛇額中的紅珠 放在他的心窩間用手托着 李回轉盪不停轉了有半個時辰 祇見朱梅臉色由青轉白 法白又轉黃 秀眉蹙鎖 好似十分痛苦 又說不出口來的個子 那金蟬目不轉睛望着朱梅 恨不能去層他分些痛苦才好夫人見丹藥下去 運了半天蛇珠 雖然有些轉機 還看不見十分大效 臉上也露出爲難的樣子 金蟬見了更是着急 忽然靈機一動 便對夫人道 母親我到後洞看看那靈之將來夫人也不答言 金蟬如飛而去 到了後洞 見靈雲等已將靈芝移植妥當 朱莖翠葉 五色紛披十分好看 正與孫南在洞裏賞鑒 見金蟬跑來對他道 信不在前洞幫着母親

照應你的梅姊 跑到這裏則甚 金蟬也不管言 過來便向那靈芝跪下 口中不住的默祝
 孫南道 師弟你在那裡說些什麼 金蟬也不理他靈雲道 孫師兄莫要管他他的事 只有我
 明白他是母親救梅姊 工效慢了一點 所以他一乘至誠 又事乞靈草木了 正說時忽然看
 見那芝草無風自動 顏色越發越好看陣陣清香 沁入心脾那蟬金跪禱了 會 不見動靜
 正要發怒時 猛見那靈芝頂上 湧出一道霞光 打纏鑽出一個嬰兒頭來 一會兒便現出原
 身跳下地來 金蟬一看 正是那肉芝滿心歡喜 孫南從未見過這樣奇事更是心愛 那肉芝
 朝金蟬點了點頭 便跑過來拉了金肉的手 金蟬急忙將他抱起 他又用手向前洞一指 金
 肉起初見朱梅昏迷不醒 非常着急 猛然想起肉芝能使人長壽 豈不能使人起死回生 何
 不去母他將身上血肉 賞賜一些 以救朱梅之命呢 因為怕靈雲孫南笑他 所以只在地上
 跪着默祝今日芝仙遺般狀況 知是允了他的要求 當下抱着他 往前洞就走 靈雲孫南也
 明白大概跟踪來看 才到前洞 祇見妙一夫人向着那芝仙說道 餐霞大師弟子朱梅 今中
 妖人白骨箭命在旦夕 芝仙如肯賜爺相救 功德不淺 那芝仙聽了夫人之算 口中呶呶說
 個不住 夫人祇是微笑點頭金蟬心急 疑心那芝仙不肯 便問夫人道母親他說些什麼 怎
 麼孩兒等俱都聽不曉 夫人道你等道行尚淺 難怪你們不懂 他說他要避却三災 才能得
 成正如今三災已去其二 我們將他遷居到此 非常感謝理應幫忙 不過他自捨的靈液
 較比將他全身服用 還有功效 可是因此他娶失了三百年道行 要我捨血之後 對
 他多加保護異日再遇大劫時 求我們救他避免大劫 金蟬道母親可曾答應 夫人道 這本
 是兩全其美的事我已完全答應了 那應仙又幫夫人說了幾句 夫人益加歡喜 便對他道
 你只管放心我等決不負你 如今受傷的人萬分痛苦 不可再延 請大仙指明地方 由我親
 自下手吧 那芝仙聞言之後 臉上頓時起了一種悲慘之容 好似有些捨不得 又無可奈何

的樣子 又換了准刻 才慢慢走到夫人跟前伸出左臂 意思是請夫人動手 大家看見這一個形同嬰兒的肉芝 伸出一個雪白粉嫩的小手膝來 俯首待戮 真是萬分不忍 夫人更是覺得他可憐可愛 因為救人要緊 萬分無法祇得把他抱在懷中 叫靈雲上床來 替夫人將蛇珠在朱梅胸腹上轉連 又叫金蟬取來一個玉杯 教孫南捧着玉盃 在芝仙的手腕下 接着那靈液 然後在金蟬腰間取下一塊玉玦 輕輕向那肉芝說道 你芝仙把心放定 一點不要害怕 稍為忍受這一絲媽苦 事完我取靈丹與你調治 那肉芝想是害怕閉緊雙目 不發一言 顛巍巍的把頭點了兩點 夫也先將他左臂撫弄了兩下 吳是又白又嫩 幾乎不忍下手後來無法再延 便一狠心趁他一個冷不防 左手拈定玉玦 在他腕穴上一割 便割破一個寸許長的小口 孫南戰戰兢兢 捧着玉盃去接時 祇見那破口處 流出一縷極細膩的白漿落在玉盃之中 微微帶一點青色清香撲鼻 光彩與玉盃相映生輝 流有大半酒盃左右 夫人忙叫靈雲 够了够了 那肉芝在夫人懷中祇是搖頭 一會兒功夫 那白漿流有一酒杯右便自止住 夫人忙在懷中取兩粒丹藥 用時研成細粉 與他敷在傷口處 金蟬看那芝仙時已是面容憔悴 委頓不堪又是疼愛 又是痛惜 一把將他抱過 夫人忙叫靈雲兒莫有魯莽 他元氣大傷 你快將衣解開把他抱在前胸 借你章陽煖他真氣 千萬不可使他入土 等我教醒朱梅再來救他 金魘便連忙答應照辦 妙 夫人忙又從孫南手中 取過芝血 看血多非常歡喜 忙上床叫靈雲下來 再看朱梅時 借了蛇珠之力 面容大轉 祇是牙關緊閉好似中邪不能言語 又叫靈雲取過一個玉匙 盛了少許芝血撥開朱梅牙齦 正待灌了下去 忽然看見起初塞在他口中的七粒丹藥 仍在他舌尖之上含着 未 嚙 靈雲見了 口流出豈不是前功盡棄 而且萬分可惜 便不敢造次下手 忙叫金蟬過來將芝血接過 交

與孫南時他如法假在胸前。要後對金蟬說：山師姊命在頃刻，祇有芝血能救。他如今外毒已發，蛇珠收去內毒深及骨髓，以致牙關緊閉，氣法下嘔，意欲從權，命修用口含着芝血去喂他。他得你真陽之氣，其效更快。不過此事於你有損無益，你可願否？金蟬道：梅姊原為孩兒才遭毒手，但正救他，赴湯蹈火皆所不辭。夫人道：既然如此，你先將兜兜起含在你口中，些然護住你的手。緊摺他的下頷，他下頷必快掉將下來。口雖難閉，你將你的嘴對着他，將芝血皮將過去。你二人之口須要嚴密合縫，以免芝血溢出。然後你騎在他的身上，用手抄在他背後，緊緊將他抱着。再提一口丹田之氣，度將過去。倘使覺着他腹內爺響，便有一口極臭而難聞的濁氣，從他口中噴出。你須要運轉自己丹田之氣，將那濁氣抵禦回去。務必使那濁氣下行，不要上逆才好。金蟬連忙點頭答應，跨上床來，跟着一個情投意合，兩小無猜的絕色佳人，中了妖人暗算，在床上昏迷不醒。見他上來之後，一雙神如秋水的秀月球淚盈盈，望着他，只是羞不說話。可是並未失了知覺，其痛苦有甚於死，不禁憐惜萬分。到了這時，也應不得多人嘲笑。輕輕的替朱梅耳邊說道：姊姊母親叫我來救你來了。你忍着一點痛，讓我將把脈下頷端掉。好與你用藥。朱梅仍是睜着兩眼，牙關緊閉不發一言。金蟬狠心腸，兩手扣定朱梅下頷，使勁一按，哧啞一聲，果然下巴掉下。櫻口大張，金蟬更不待慢，依照他母親之言，騎在朱梅身上，抱緊他的肩膀，妙夫人遞過玉盃，金蟬隨即在夫人手中，含了一口鮮芝，白血嘴對嘴，度將過去。幸喜朱梅口小，金蟬便將他的香口，緊緊含着，以待動靜。畢竟芝仙的血液非比尋常，才一度過，便即嘔下。金蟬知芝仙下肚，急忙用盡平生之力，在丹田中運起一口純陽之氣，度了過去。祇聽朱梅腹內，咕隆隆響個不住。再看他的臉色已漸轉紅潤，適才上來，覺得他混身冰凉挺硬，口舌俱是發木的。此刻忽覺得他在懷中如暖土溫香一般。周身軟和異常，好不歡喜。這時朱梅腹內，益發響個不住。

猛然一盪急意，接着，一口濁氣，冒將上來，腥臭無比。金蟬早已準備，急忙連氣，將那口濁氣頂了回去。一掌一往，相持着半盃茶的光景，便聽朱梅下身，平然放一個響屁出來，臭味非常難聞。金蟬也顧不得掩鼻，急忙又運動丹田之氣，度了一口過去。妙一夫人道：「好了，好了，不妨事了。蟬兒快下來吧。」再看朱梅業已星眼瑩活，緩緩過來，猛見金蟬驕在自己身上，嘴對着自己的咀含緊不放，又羞又急，猛一翻身坐將起來。金蟬一個不留神，便跌下床來。這朱梅生有靈根，又在黃山修煉數年，劍術很有根底，雖中了妖人暗算，還能夠支持。祇是心中明白難之異常，不能言動。此番醒轉，明知金蟬是奉了他母親之命，來救自己，因為醒來，害差使得勢猛，將他跌了一交，好生過意不去。正要用手去扶，猛覺有些頭暈，隨又坐在床上。這時金蟬業已站起，也累了個力盡神疲。夫忙對朱梅道：「你妖毒雖盡，精神尚未復元，不必拘禮，先躺下養養神吧。」一面用手將他下頷掐好。朱梅身子也覺得輕飄飄的，站立不住，也就恭敬不如從命，祇用口頭向眾人稱謝，忽然覺得身上濕了一塊，用手摸時，羞得幾乎笑了出來。急忙點頭，嘆靈雲，靈雲急忙走過。朱梅便向他咬了幾句耳朵。這時夫人也明白，便叫孫南與金蟬出去。於是二人便到外面去了。夫人便從孫南懷中取過肉芝，從身旁取了三粒丹藥，與他服用，仍就送到後洞手植之所，看他入土，又叫金蟬不可隨意前去。擾他再回前洞時，朱梅業已借了聽雲的衣裳換好，收拾齊備，出來拜謝夫、救命之恩。夫人道：「那白骨精好不利害，若非芝仙捨身相救，祇有嵩山二老，才有解藥。遠隔數千里，豈不誤事。況且也不這樣容易復元。」金蟬便問其中筋情形。朱梅道：「我同你在洞邊洗手時，因見鴉鳴，懷疑心有人，在旁竊探，深怕別人趁火打劫，去捉肉芝。我來是早山間，明他生根所在，所以留下你們擒蛇。我使到崖前去守候，剛到那裏，便看見一個六足獨角的神獸，我本不想傷他，正要設法將他逼走，忽聽那獸狂吼一聲，便從崖後一個洞中竄了進去。我追縱

去看時才到洞口腦後一陣風響 知道有人暗算 急忙往後邊一閃 已是不及 當時祇覺左臂發麻頭腦天旋地轉 知道中了妖法 爲寶劍不在手中 恐怕抵敵不住 急忙跑回 走到你們跟前已是站立不穩了 後才到陣身疼痛 心如油煎 雖看符見水們祇是不大清楚也 聽不見說些什麼難過極了 我叫你拿個蛇頭呢 金蟬道我當時見你暈倒 非常着急 因聽你說蛇身有寶便追了下去 他業已逃出有半里路去 見我追來 他便將頭揚起 朝我擋了一口霧氣 恰好母親趕到 用他老人家的劍米 將妖蛇的毒氣逼上 我才用劍將他斬爲數段 將蛇首挑了回來母親叫我從蛇腦中取出一粒紅珠 是否就是你說的寶貝 朱梅道可不正是此物 夫人道此珠名爲蛇寶 乃千年毒蟒精華 無論中了多麼利害的毒 祇漫用此珠在渾身上下貼肉連轉 便能將毒提盡 祇是此番因斬妖蛇 與白骨禪君結下仇恨 將寒又多了一個強敵了 靈雲道 他縱容他的弟子爲惡 暗中傷人此人之惡毒可知 難道我們還怕他嗎 夫人道不是怕他 無非讓你們知道隨時留意而已 朱梅與衆人談了一會 便要回山復命 夫人便將餘下的芝血與他服下 叫靈雲將借來的寶件法寶 交與他帶去 因此新愈之後 留神疲敵 並叫靈雲金蟬陪同前往 順便道謝發霞大師的盛意 三人辭別夫出了洞府 已是夕陽西下便駕起劍光 前往黃山去了 這裡妙一夫人對孫南道 我回時途遇你師父同追雲叟 談起各派鬥劍之事 追雲叟主張在明年正月 先破悲雲寺 剪却他的羽翼再說我也甚表贊同 依技預算 正式在峨眉比劍 還在三五年之後 你天質心地均好 如不嫌可就在我這裡參修 我已同你師父說過你意如何 孫南聽了自然高興 急忙跪該夫八成全之恩 從此孫南便在此山 與靈雲金蟬等 一同練習劍術不提

第三回

金羅漢訪友紫金龍
許飛娘傳書五雲步

【16】話說金身羅漢法元 在九華與齊靈靈門劍 正在難解難分之際 巧遇許飛娘趕到 明爲解圍 暗中點破 才知道那女子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女兒 暗暗契驚 恐怕吃了眼前虧 便借齊台階就下 等到離却前山 正要拿金頂去 不由叫了一聲苦 心想九華既作了齊漱溟的引業 不消得說那獅子天王龍化 紫面伽藍雷音 一定在此存身不得 此番來到金頂豈非徒勞 他雖然如此想法 到底心還不死 好在金頂離此 並不多遠 不消半頓飯時候 業已趕到 只見那龍化雷音所住的歸元寺山門大開 山門前敗草枯葉 狼籍滿地 不像廟中有人住的神氣 進入內殿一看 殿中神佛廟貌依然 只是灰塵密佈 蝙蝠看見有人進去 繞簷亂飛 更沒有一個人影 便知二人一定不在廟中 再走進禪房一看 塵垢四積 門前有一柄黑漆的禪杖 斷成兩截 在地上 不知被什麼兵刃斬爲兩段 那禪杖原是純鋼打就 知是龍化用的兵器 進屋看時 地下還有一灘血跡 因爲山高天寒 業已涼成血冰 估

卷

二

量廟中無人 爲不期當在遠正在凝思之際 忽想起此地 既爲峨嵋派劍仙洞府 在此隱居的人未嘗止齊漱溟一個人 他們人多勢衆 不要被他們看見 又惹晦氣 想到此間 便急忙離了歸元寺 下了金頂 心想此番出遊 原來多尋幾個幫忙 誰想都撲了一個空 那許飛娘自從教祖死去 同門中人 因爲他不肯出力報仇 多看不起 他直到近年 才聽說他是忍辱負重 別有深意 適才下山相遇 想果由外面倦游歸來 黃山近在咫尺 何不去看望他一番 順便約他相助 即便目下不能 面少也可打聽出龍化雷音兩個人的蹤跡 想罷 便駕起劍光 待黃花由飛去 至於龍化雷音 這兩個異派的劍仙 何以值得法元這般注意 以及他二人在九華頂金存身不詳的原因 日後自有詳文這且且表 且說那黃山法元 雖來過兩天 祇是許飛娘隱居的五雲步 原是山中最高寒處 而極爲隱秘的所在 法元從未去過 聞說餐霞大師 也在那附近隱居 看望許飛娘須要秘密 不要爲外人知道 因此法元駕劍飛行

叢 山 飛 俠 傳

時十分留神 劍光迅速不多時 已到黃山 打算由後山文筆峰 抄小徑過去 到了文筆一
看層巒疊嶂 巒嶺起伏 不知那裡是飛姑娘隱居之所 空山寂寂 除古木寒鴉 山谷松濤之外
更沒有一個人影 若大一個黃山 正不知從何處 去尋五雲步 正在進退爲難之際 忽覺
遠遠閃來 陣細微的破空聲音 急忙抬頭看時 空中飛來一團黑影 看去好似一個幼童
離法元、遠 從空口落下一個東西 並不停留 直往東北飛去 法元正待去拾時 脚下忽的
又竄出個白影細細 看 原來是一個穿白年幼女子 比箭還快 等到法元走到跟前 業已
並落之物 拾在手中 法元看清那東西是一塊石頭 上面一根紅繩 繫着 封書信起初以爲
是鄉飛行人 特意落給那小女孩的 到也不十分注意 因爲黃山乃仙靈窟宅 適才在九華
山遇見幾個孩子 幾乎栽 跟頭 如今又遇見一個女孩 見他身法知非常人 便不願多事
正待轉身要走 忽見峯脚下 又轉出一個穿藍的女子 喊着適才那個女子道 師妹搶到手
啦 嗚是個什麼東西 穿白的女孩答應是一封信 我們進去看罷 言時旁若無人 好似並未
看見法元在旁 法元猛想起我正無處尋訪飛娘 這兩個女孩 能在此山居住 他的大
人定非常人 我何不想一套言語打聽打聽 想罷便走進前來說道 兩位女檀樾留步 貧僧
問訊了罷 大些一個女子 剛把白衣女子的信接過 便道 大和尚有說請說罷 法元道 黃
山有位餐霞大師 他住在什麼地方 兩位女檀樾知道否 那兩位女子聞言 便把法元 上下
打量一番 開口說道 那是吾家師父 你打聽他老人家則甚 法元聞言 暗吃一驚 原想避開
他們 如何反問這人家門口來了 幸喜自己不曾冒昧 當下鎮定心神 說道 我與萬妙仙姑
許飛娘有一面之緣 他曾對我言講 他與大師乃是近鄰 住在什麼五雲步 怎奈此山甚大
無從尋找 我想打聽出大師住的地方 便可在附近尋訪了 那女子聞言 微微一陣冷笑 說
道 大和尚法號怎麼稱呼呢 法元到底在五台派中是有名人物 在兩個女孩面前 不難說

那女子聽了，便哈哈大笑道：「你原來說的是金身羅漢法元哪？我聽聽我師父談過，你不必找許飛娘了，這不是他給你的信。」等我姊姊一人看完之後，再還與你罷。罷罷，便把手中信一揚。法元看得真切，果然上面有法元禪師親拆等字。因聽那女子說，看完之後再給他，便着急道：「這是貧僧的私信，外人如何看得不要取笑罷。」那女子聞言答道：「有道是揀的富買的，三百年取不去的，這信乃是我們拾來的，又不是在你廟中偷來的。修道人正大光明，你是一個和尚，他是一個道姑，難道還有什麼私弊，怕人看嗎？」既經過我們的山地，我們檢查完了，如有不好的事，你還走不了呢。」法元見那女孩，似有意似無意的連譏諷帶侮辱，滿心大怒，知道許飛娘叫人送信，連送信人都不肯與他見面，其中必有極大的關係。又知飛娘與峨眉派，表面上假意拉攏，如果信上有機密的事，豈不誤却大事？又不知資霞大師在家，否不敢造次，祇得強忍心頭火，一面用好言向對方婉商，一面打算來一個冷不防，槍了就走，誰料那女子非常伶俐，早已料到此着，不等法元近前，便將信遞與白衣女子手中，說道：「師妹快看大和尚還等着呢。」法元到了此時，再也不能忍受，大怒道：「你二人再不將信還俺，俺就要無禮了。」那女子道：「師妹快拆開看，讓我來對付他。」白衣女子剛把信折開，元法正待放劍動手時，忽然峯後飛也似的跑過一人，喊道：「兩位姊姊，休要動手，看在可憐的兄弟份上，罷罷，兩個女子聞言，即停止折信。法元也就暫緩動手，看那人時，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穿了一身黑，慌不迭的跑了過來。一面向兩個女子打招呼，一面向法元道：「師叔不要生氣，我替你把信要回來罷。」法元見那人叫他師叔，可是並不認識，樂得有人解圍，便答道：「我本不要動手，只要還我的信足矣。」那彭衣男孩也不答言，上前朝道：「兩個女子道：『位姐姐，可憐我吧。』這封信是我送的，要是出了差錯，我得挨五百牛筋鞭，叫我怎麼受？」那白衣

叢 山 飛 俠 傳

女子道：「師姐，你看他怪可憐的，把這封信給他罷。」又向法元道：「要不是有人講情，叫你今天難逃公道。」法元強忍着怒，把信接過揣在懷中。那黑衣男孫道：「家師許飛娘，叫你送信送與師叔，說是不能見你，偏偏我不小心，落在二位姐姐手中，幸喜不曾折開。異日如遇家師千萬請師叔不要說起方才之事。」法元點頭應允，恐怕兩個女子在說話奚落，便將足一頓，便有震道紅線火光破空而去。黑衣男孫向兩個女子謝了又謝。那兩個女子問他信的來由，他說道：「家師剛從九華回來，到家後匆匆忙忙，寫了這封信，派我駕起劍光等候。方才那個和尚說他是我的師叔法元，並叫我與他不要見面。我等了一會，才見他落在文筆峯下，誰想交信時，被兩位姐姐拾去，我很着急，我藏在旁邊，以為姐姐們可以還他。後來見雙方越說越僵，我怕動起手來，或把信折看，回去要受家師的責打，所以才出聲說情。多蒙姐姐們賞臉，真是感恩不盡。」那女子答言：「我適才同師妹在此看我，忽見幾道紅線飛來，落在峯上，知有異派人來此，我很覺此人胆子不小，不知是誰，忽見幾道劍光跑來，起初以為你跟上年一樣，偷偷來和我們玩耍，後見勢並不停，擲下一個紙包，我知道那紙包決不是給我們的，否則不會那樣鬼秘。」師妹出去搶包時，那和尚已到跟前，我才知道信是給他的。他就是師父常說的金身羅漢法元，我們原不要看，私信無已逗樂玩而已。你今年爲何不上我們這兒玩呢？」那男孩答道：「我才是天底下最苦命的人呢。父母雙亡，全家慘死，好不容易遇見家師，收我上山學劍，以前常帶我到此拜謁大師，得同諸位姐姐時常領教，多麼好呢。誰想去年因家師出門，煩悶不過，來看望諸位姐姐，不料被師弟薛蟒告發，原不要緊，只因我不該說錯了一句話，被家師打了我五百牛筋鞭，差點筋斷骨折，調養數月，才得痊愈。從此更不肯教我深造，也不准到此地來，每日只作些苦工粗活，待遇簡直大不如前了。今日不准在此峰落地，想是不願意敢我同姊妹們見面的原故。這兩個女子聽了，很替他

【19】

門難受硬道 怪不得去年一別 也不見你來呢 你是說錯什麼話 以致令師這般恨你呢

【20】彭男後正要答言 忽見空中飛來一道青光 那男孩見了 嚇得渾身抖戰 兩位姊妹快救

我罷師弟薛蟒來了 倘被他看見我在這裡 一定回去告訴家師 我命休矣罷罷 便鑽在峰

旁洞中去了 不大功夫青光降落 現出一人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 這兩個女子 見了

他不由得臉上現出十分憎惡的意思 那少年身軀矮短 穿的一件紅衣 足登芒鞋 頭頸間

長髮披披 打扮得不僧不道滿臉青筋 二目交錯處 於一塊形似眼睛的紫記 掀唇露齒一

口黃牙 相貌非常醜惡 這人便是葉妙仙姑最得意的門徒 三眼紅兒薛蟒 他到了兩個女

子跟前 不住的東張西望 那兩個女子也不去理他 故意說些不相干的話 好似才出洞

門 并未發生過事情一樣 那薛蟒看不得動靜 不住的往洞裏偷觀後來忍不住問道

二位道友 可曾看見我師兄司徒平麼 那白衣女子正要發言 年長的一個女子急忙搶着說

道 司徒平麼 我們還要找他呢 去年他承同我們談了半天 把我輕雲師妹一張穿雲簪

借去晚時再來時帶來 直到如今也不送還 大師又准我們離開這裡 無法去討 你要見

着也請你給帶個話 叫他與我們送交罷 說時神色自如 薛蟒雖然疑心司徒平曾經到此

來過到底無法證明 自言自語道 這就奇了 我明明看見紅線已飛往西南 怎麼他會不見

呢那女子便問道 你說什麼紅線 教是那女仙姓黃山來了嗎 薛蟒知話已說漏 也不答

言爽快而去 那女子不悅道你看這個人 他向人家問話就可以 人家向他說話 他連話

都不答其正其有此理 薛蟒明裏看見那女子三怨 裝作不聞 反而相信司徒平不在此間

逕自別處尋找去了 那兩個女子又待了一會 才把司徒平喊出 說道 你的對頭走了你回

去吧 司徒平徒洞側走出說道 我與他真是冤孽 無緣無故的專門與我作對 想是家師差

我送信時 被他知道故此跟在後面 尋我的差錯 那兩女子很替他不平 說道 你只管回

飛 俠 傳

去！儻到不得已時，亦可來投奔我們。我今晚就向大師爲你說便了。司徒平聞言大喜，因天已不早，無可留戀，祇得謝別他一人破空而去。這司徒平出家經過，原有一段慘痛歷史，他又是在書中一個重要人物，本當細表，怎奈讀者都注意破慈雲寺，記者一枝筆，難寫兩家話，只得留在第三集峨嵋門劍時補寫。這兩個女子，一年穿白綾，就是餐霞大師的弟子朱梅，年長的一個名喚吳文琪，仍是大師的大弟子，入門在周輕雲之先，劍法高強，深得大師真傳，因他飛行絕跡，捷若電雷，人稱爲女空空的便是。文筆筆乃是大師賜給煉劍之所，大師因爲叫朱梅同他取神矛，去幫助金蟬擒蛇妖，恰好在洞外遇見，談話中間，忽然看見法元來到，司徒平空中躡信，才有這一場事發生。雖然不當要緊，與異日破許飛娘的百靈斬仙劍，大有關係，以後自知，還自不言。話說那法元離了文筆峰，轉過雲巢，找一個僻靜所在，打開書信一看，上面寫道：劍未成，暫難相助。曉月禪師函來，愛蓮花峰紫金龍之勝，在彼駐錫，垂望面自乾，求其相助，可勝別人十倍。行再見知名付丙，法元看罷大喜，心想：我正要去尋曉月禪師，不想在此，幸喜不曾住打箭爐去空跑一次，便把信揣懷中，并蓮花峰走去。那蓮花峰與天都峯，俱是黃山最高的山峰，紫金龍就在峰旁不遠，景物幽勝，當年大道人曾隱居於此處。法元對蓮花峰原是熟識，上了翠雪台，走過百步雲梯，從一個形如石鰲的洞口穿將過去，羣峰崢嶸，烟嵐四合，果然別有洞天。這時天已垂暮，忽然看前面一片寒林，橫起一匹白練，知道是雲鋪海，一霎時雲氣濛濛，容散成錦，羣山在白雲簇繞中，露出角尖好似一般白玉凝脂，當中穿出一根玉筒，非尋常看再回顧東北，依舊靄朗朗地，一輪紅日，被當中一巖巖高峯頂承着，似含似珍，真是人間奇觀，佇立一會，正待往前舉步，那靈氣越緊越厚，對面一片白，簡直看不見山石路徑，況且紫金龍這道道路，山勢逼仄異常，下臨無底深淵，底下碎石森列，長有丈許，根根朝上，一個不留神，滑足下去，身體便成肉泥。

他雖是一個修煉多年的劍仙，總够在空中御劍飛行，可是遇着這樣棧道雲封，蒼嵐回合，對而不見人的景物，也就無法涉險，等了一會雲嵐霧翳，不色越發黑將下來，知道今日無緣與曉刀禪師見面，不如找個地方，暫住一宵，那日專誠往拜，那黃山頂上罡風最利害，又在寒冬修道的人，縱然不怕寒威，也覺着難以忍受，便又回觀立雪台，尋了避風的石洞，棲身一宵，天色甫明起來，見雲嵐已散，趁早朝日晨輝，便往紫金龍而去，走了一會，便到龍前，只見兩芳絕竊壁立千仞，承着白沙，在那邊來的大瀑布，聲如雷轟，形如電掣，祇不知曉月禪師住在那裡，四下尋找了會，忽然看見澗對面走過一個小沙彌，挑着一對大水桶，飛身下澗，去汲取清泉，澗底與澗岸，相隔也於好幾丈之下，只見他先跳在水中兀立的一塊仗許高的山石上，掄看兩個大水桶，迎着上流水勢輕輕掄，使已盛得滿滿兩桶水，那兩桶水少說點也有二百來斤，輕重，只見他毫不費力的，挑在肩上，將足微頓，便已飛上澗岸，身法又快又乾淨，桶中之水，並不曾灑落一點，法元不由口中喝了一聲彩，那小沙彌聽見有人叫好，將兩個水桶在地下，一放，微頓處七八丈寬的闊澗，忽知飛鳥般，縱將過來，向着法元，怒氣冲冲的說道：你走你的路，胡說什麼，你不知道我師兄有病嗎？法元看那小沙彌，蜂腰猿背，相貌清奇，赤着一隻足，穿一雙麻鞋，從他兩個目光中，看去知道此人內外功都臻了上乘，暗暗驚異，又見他出言無狀，好生不悅，心想：這兩天，怎麼盡遇些不說情理的人，又都是小孩，因為曉月禪師在此居住，來人又是個小和尚，恐怕日禪師的弟子，不敢造次，便答道：我見你小小的年紀，便會有這裏的武功，非常喜歡，不覺叫了一聲好，這也不要緊的，你師兄有病，我是怎麼會知道，如何就出口傷人呢？那小沙彌聞言答道：你不用裝裝我們這樣，從無外人敢來，我早看見你在這裏鬼鬼崇崇，東瞧西望，說不定趁我師父不在家前，孝偷我們的寶貝，也未可知，你要知時務的，趁早給我走開，再要偷偷摸摸，你可

叢 山 飛 俠 傳

知道通臂神猿鹿清的利害 說完舉起兩個瘦得見骨的拳頭 朝着法元 比了又比 法元看他這般神氣又好氣 又好笑答道 你的師父是誰你說出來 我也許聞名而退 要憑你想叫我逃走恐怕很難 鹿清聞言大怒道 看來你還有點不服我嗎 且讓你嘗嘗我的利害 說罷 動掌往法元面上一幌 駢起右掌 往法元前胸便斫 法元忙把身子一適避開說道 你快將你師父名字說出 以見誤傷和氣 再行動手不遲 麗清也不還言 把金剛拳中化出來的降龍八掌施展出來 如狂風驟雨般的 向法元攻擊過來 這金剛拳乃是達摩老祖秘傳 降八掌又由金鋼拳中分化而出 最爲利害 要不是法元成道多年 簡直就不能抵禦 法元因事人年幼 又恐是曉月禪師的門徒 所以便不肯用飛劍取勝 只好用掌迎敵 怎奈鹿清掌法精奇變化無方 戰了數十個回合 法元不但不能取勝 反而中了他兩掌 幸祇練就鐵打的軍體 不然就不筋斷骨折也身帶重傷 鹿清見法元連中兩掌 行若無事也暗自吃驚 倏地將身躍出丈許遠近 將拳一變 又換了一種拳 法元暗暗好笑 任你內多功練到絕頂 也不能奈我分毫 打算將他累乏然後施展當年內絕技 七祖打空 將他擒伏 他如是曉月禪師的門徒自不必說 要他領路進見否則像這樣好的資質 收歸門下豈不是好 便抖起精神加意迎敵 那鹿清看一時不能取勝非常着急 便故意賣個破綻 將足一頓 起在半空 法元待他下身正待用手提袖雙足 小沙彌早已料到 離地五尺許 施展金鋼拳中最棘手的一招 將他在空中一轉 鯉躍龍牌式 避開法元雙手伸開鐵掌 駢起左手二指 照着法元 隻眼睛點去 法元見勢不好知道無法躲避 只得將身 仰 打算平竄出去 誰知鹿清敏捷非常 詔中套招 左手二指雖不曾點看法元二目 跟着右手使一個躡拳 對看法元下領子一個正看 接着又使一個檔裡連環一扁腿 正打在法元前心 將法元前胸撞勁 腳

鐵點處

便斜縱出三四丈高處

立定大哭

法元雖抄武功純熟

輕不起無意中座中震下重

手法 雖未受傷穿跌跌 倒到出去 幾步 差點沒有跌倒在堆 這一下勾動無明火起不
 由破口罵道 你這小畜牲真不知天高地厚 你家羅漢爺念你平幼 不肯傷你 你到反用暗
 算傷人 你快將你師父名字說出 不然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說罷 後腦一拍便將劍光飛起
 鹿清看見幾道紅線 從法元腦後飛出 說聲不好 急忙把脚一頓竄過山澗 法元並不要傷
 他性命 無非借此威嚇於他逃走 便也駕起劍光 飛身過澗 在後追趕 鹿清回頭一看
 見法元追來 便一面飛跑二面大聲喊道 師兄快來呀 我不行了 語言來了 神見崖後面飛
 起一道紫巍巍的光華 將法元的劍光截住 法元一面運劍迎敵 一面留神向對面觀看 只
 見對面走出一個不僧不道的中年男子 二目深陷 枯瘦如柴 穿了一件半截禪衣 匪髮披
 散 也未用髮箍束在滿面病容 法元估量那人便是鹿清的師兄 正要答話 只見那人慢
 吞吞有氣無力的說道 你是何方僧人 竟敢在此擾鬧 你可知道曉月禪師大弟子病維摩
 朱洪的利害 法元一看那人說是曉月禪師的弟子 滿心高興說道 對面師兄 快快住手我
 們俱是一家人說罷 便將劍光收轉那人聞言 也收回劍光問道 這位大師法號怎麼稱呼如
 何認識家師來此則甚法元道 貧僧法元路過九華 聞得令師飛錫在此特地前來 專誠拜見
 望乞師兄代為通稟 這時鹿清正從崖後閃出 正要答言朱洪忙使眼色止住 對法元說道你來
 的不巧了 家師昨日尚在此間 昨晚忽然將我請到面前 說是日內有一點麻煩事須去料理
 今日還沒亮就起身往別處去了 法元見他二人形狀閃爍 言語支吾便起疑心曉月禪師不
 會走開想是不願見他 人家既然表示拒絕 也就不好意思往下追問 朱洪又不留他洞內暫
 住 神意非常冷淡只得辭別二人 無精打采的往山下走去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晤薛蟒三上紫金龍
訪異人結嫌白鹿洞

畫 山 飛 俠 傳

話說金身羅漢法元 見病維摩朱洪神情冷淡 正待往別處找尋能人相助 忽見正南方飛
才了寶道紅線 知是秦朗打此路過 連忙上前喚住二人相見 此把前事述說了一遍 秦朗
說起此次到打箭爐 曉月禪師業已他去 路遇西藏紅教中傅燈和尚 才知禪師隱居黃山
紫金龍 後來路過慈雲寺見了知通馬元 聽說發生許多事故 師父出外尋找帮手 弟子想
師父定不知道曉月禪師住址 特奉代請約他下山 至慈雲寺相助 法元道你那裡知道 我
目到九華後人未成 又與齊漱溟的女兒 鬪了一次劍 後來飛娘趕來解圍 又叫人與我
送信 才知道曉月禪師在此 等我尋到此地 他兩個徒弟 又該他出外雲遊去了 是否不
在紫金龍 無從判斷如果在家 成心不見去也無益 我們另尋別人吧 秦朗我道知道曉月
禪師西來 一則愛此地清靜 二則聽說此地發我一種寶物 名爲斷玉鈎 乃是戰國時人所
鑄在峯龍下泉眼中 所以駐錫在此 以便設法取到手中 決不會出門遠去 莫如弟子同師
父再去一觀 先問明禪師是否他去 別處不是沒有能人 能制服追雲叟的 還是真少他老
人家相助 勝似別人十倍師父以爲如何 法元聞言也甚以爲然 便同秦朗回了原路 剛剛
走到龍前 便見鹿清正在洞外 見他二人同來 好似很不痛快說道 大和尚怎麼又回來則
甚我師父不在洞中 出外辦事去了 老實說吧就是在家 他老人家也參破塵劫 不願加入
你們去胡鬧了 法元越聽鹿清之話 越覺話裡有因 便上前陪着笑臉說道 令師乃是我前
輩的忘年交 此番前來拜訪 實有緊急之事 務乞大師兄行憐方便代爲傳稟 如禪師他出
也請小師兄將地方說知 我等當親自去找 法元把好話說了許多 鹿清只是搖頭不吐一
句真言反說還 我師父實實不在山中 他田外雲遊向無地址 至於歸洞之期 也許一天半
天 也許一年半載才回來 那可是說不定 如果倘真不要事 何妨稍候兩日再來也許家師
回來也未可知 說罷道一聲得罪便轉向崖後自去 法元見了這般光景况好生不快 但是無

可如何秦朝見鹿清出言傲慢 也是滿心大怒 因曉月禪師道法高深 不敢有所舉動 只得隨了法元離了紫金瀧 往山角夫去 師徒二人正要商量往別處尋人 忽見空中一道黑影 帶起破空聲響 箭也似的 眨眨眼業已飛下一個相貌奇醜的少年 穿著不僧不道的衣服 秦朝疑心那人來意不善 忙作准備法元連忙止步 那少年見了法元躬身施禮 說道弟子三跟紅霓薛蟒 奉了恩師許飛娘之命 知道大師輕易見不着曉月禪師 叫我來說 禪師並未離此遠去 請大師千萬不要灰心短氣 如今峨嵋派劍俠 不久就在成都碧筠庵聚齊 去破慈雲寺 非曉月禪師下山無法抵敵 家師劍未煉就 暫時不能下山相助 望大師繼續進行必有效果 家師業與曉月禪師飛劍傳書去了 法元道 我已去過兩次 均被他徒弟鹿清託辭拒絕 既然令師盛意 我再專誠去一回便了 薛蟒聞言便告辭走去 毛不幾多忽的回頭 又問法元道 昨日我師兒苦孩兒司徒平送信的時節 可曾與大師見面親交 法元不知他們二人的關係 便實說道 昨日他將書信原是從空中拋下 不想被文筆峯前兩個女子搶去我去要時 那兩個女子執意不肯 雙方幾乎動武 你師兄才下來解圍 費了半天唇舌才把書信取轉 見了令師就說我們一切心照 我自按書信行事便了 薛蟒聽了 不覺得笑兩聲又問法元道 師曉月禪師的徒弟鹿清 家師曾對他有恩 大師再到紫金瀧 就說我薛蟒致意 他自會引大師去見曉月禪師的 說罷便自作別而去 法元師徒二人等 薛蟒走後便整了整僧衣 二人虔心致意往紫金瀧而去 那曉月禪師 是何派劍仙 爲何便法元等這般敬重這裡順便再補送兩筆 那曉月禪師 也是峨嵋派劍仙鼻祖 長眉真人的徒弟 生來氣量偏狹 見他師弟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 未學新進反到後來居上 有些不服 祇是長眉真人道法高深 越發不贊成他的舉動 漸漸對他疏淡 曉月越發含恨在心 等至長眉真人臨去時 把衆弟子叫華面前 把道統傳與了玄真子 與齊漱溟 差點沒把曉月肚皮

氣炸又奈何他休不得 他早先在教道中 原名滅塵子 真人又對衆弟子道 此番承繼道統 原是那人的根行厚薄 功夫深淺爲標準 不以入門先後論次序 不邊人心難測 名人又都 身懷絕技 難免日後爲非作歹 遺羞門戶 我走後倘有不守清規者 我自不制裁之法說罷 取出一塊石函說道這石函內 有我練魔時用的飛劍 交與齊漱溟掌管 無論門下何人 只要犯了清規 便由玄真子與齊漱溟調查確實 只須朝石函跪倒默祝裏匣之劍 便會凌空而起去取那人的首級 如果你二人所聞非實 或顛倒是非 就是怎樣默祝 這石函也不會開甚或反害了自己 大家須要緊記 長眉真人吩咐已畢 便自升仙而去 衆同門俱都來與齊漱溟和玄真子致賀 惟獨曉月滿心不快 強打笑顏敷衍了一陣 後來越想越氣 假說下山行道 便打算跑到廬山隱居 所謂是眼不見心不煩 因知寡不敵衆 又有長眉真人留下的石函 到也並不想叛教 不想在廬山住了幾年 靜極思動便遊天台雁灣 在插虹鑄過見追靈叟因論道統問題 曉月腦羞成怒 二人動起手來被衆同門知道 都派他不對 他才一怒投到貴州野人山 去割髮歸佛 拜了長狄洞的哈哈老祖爲師 練了許多異派的法術 到底他根基還厚 除了配恨玄真子與齊漱溟而外 並未爲非作歹 衆同門得知此信 只替他惋惜嘆 幾口氣 也未去干涉他 後他又取了打箭爐這個富戶兒子 名叫朱洪爲徒 便常在打箭爐居住 那裡乃是川康間孔道 因此又認得了許多紅教的人 他偶遊至黃山 愛那紫金瀧之勝 便在那裏居住 他同許飛娘的關係 是因爲有一年爲陷空老祖所困 遇見許飛娘前來解圍 因此承他一點情 他早知法元要來尋他 因爲近年來勤修苦練 不似從前氣盛雖仍記前嫌 知齊漱溟玄真子功行進步 不取造次 所以法元來了兩次 俱命鹿清等設辭拒絕 法元第二次走後 便接到飛娘的飛劍傳書 天人交戰了好一會 結果心中 默認盤算了一會 覺得暫時仍不露面爲是 便速鹿清叫在面前 囑咐了幾句 並說若是院

元再來你就如此如彼的對答他。鹿清連聲說遵命。暫且不提。且說法元師徒二人。一乘至賊步行到紫金瀧。早已看見鹿清。站在澗岸旁邊。看見法元師徒回轉。不待法元張口便迎上前來說道：適才家師回轉。已知二位來意。叫我轉致一位。請二位放心回廟。到了緊急時節。目會前來相助。今日另有要事。不及等二位前來叙談。他老人家又匆匆下山去了。法元尙疑鹿清又是故意推辭。正待發言。那秦朗已把薛蟒吩咐之言。照那說了一遍。鹿清聞得秦朗提起薛蟒致意。果然換了一付喜歡面孔。先問秦朗的姓名。然後問他因何與薛蟒相熟。說了幾句話。漸漸投機。三人便在澗石對面坐下。又談了陣。法元乘機請他幫忙。請曉月禪師下山。鹿清知道法元心中疑慮。便向他說道：我師父生平從不打誑語。說了就算數。二位祇管放心吧。法元方才深信不疑。又問鹿清道：當初我同令師見面。已是三十年前。後來他老人家搬到打箭爐。便很少去問候。小師傳是幾時才拜入門牆。功行就這樣精進。鹿清道：你要問我出家的根由嗎。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祇記得我小孩子。是牛長在四川一個荒山下洞裏面。我也沒有娘。喂我乳的。是一隻梅花鹿。有一天我師傅他老人家路過那山。我正跟一羣鹿在那哩跑。我師傅說我生有異稟。日後還可和我生身父母見面。便把我帶到打箭爐。傳我劍術。到現今已十二年了。那個薛蟒的師傅。曾經幫過我師傅的忙。他又幫過我的忙。我要是早知道二位跟他認識。我也早就跟你們交好了。法元見鹿清說話胸無城府。也不知道什麼禮節稱呼。純然一片天真。非常可愛。正想同他多談幾句。想打聽曉月禪師在此隱居。是否爲覓還斷玉鈎。方要開口。便聽雌後洞中。有一個病人的聲音。道：清師弟。話我完了。快回來吧。我有事找餘呢。鹿清聞言。便忙向一人作辭道：家師不在。洞中未便讓客一位進去。現在我師兄喚我。異日緣。梓見再敘罷。便急忙走去。法元與秦朗見鹿清走後。師徒二人。一同離了紫金瀧。計算時日還早。便想起靈山白鹿洞去尋

叢 山 飛 俠 傳

雷音的師叔 八手觀音飛龍師太下山相助 頓便打聽雷音龍化下的落 劍光迅速 不一日到了廬山白鹿洞前 降下劍光正待舉步 忽見一陣腥風起處 連忙定睛看時 只見洞內竄出一隻吊睛白額猛虎 望着二人撲來 法元知是飛龍弟太喂的家畜 不肯用劍傷他 忙望旁邊一閃剛剛避過 又見眼前一亮 由洞內又飛出 一條獨角白麟 箭也似一般疾直向秦朗撲去 那秦朗那知其中玄妙 駭一聲來得好腦後 拍 巖道紅線飛起 法元忙喊休要冒失已來不及 劍光過處 把那三丈來長的白麟 揮成兩段那隻黑虎 見他同伴被殺將前足微伸後足伏起 一條長尾把他打得山響 正要作勢前撲 法元見白麟被秦朗所殺知道闖出大禍 又聽得洞內有隱隱雷聲 便知不妙也不及說話 伸手將秦朗一拉 喊一聲快逃二人劍光起處 飛身破空而去 法元在路上埋怨秦朗道 你怎麼這般魯莽 我連聲喊你不可冒失 你還把飛龍師太看守洞府的蛇虎 給毀了一個 道位老太婆 性如烈火 非常難惹 他對人向列是不分善惡 完全以對方同自己無感情為主旨 我同他雖然認識也只是由於雷音的引見 並無深交 請他下山相助 也無把握 祇是希望能先打他一個招呼 此人是最好信用 但求他不幫助峨嵋派 與我們為敵罷了 如今人未講成 反傷了他的靈蟒 他如知道 豈肯干休 尚喜我們走得快 他如出來尋見 豈非又是 一場禍事 秦朗見師父埋怨情知作錯 也是難可奈何他雖入道多年 嗜欲未淨 尚不識羣殺 法元雖龍數日不飢 橫不能斷絕烟火 二人見雷音找不着 無處可請別人 算作日期還早 本想回慈雲寺去 又想起峨嵋劍仙 暫時不來寺中尋事 是因為自己不在寺中 表示餘人不堆一擊的原故此時回閃 難免獨立難支 他是知道這雲叟的厲害的 便小想早回去 偶然想起每次往返武昌並未下去沾飲 又在山中數日未動暈腥 便想下去飲食遊玩 順路不買御劍飛行一路沿江而上 親賞風景秦朗自然更是贊成 師徒二人於是到了漢陽 找了個僻靜所在

下餘田業 一向是老主人掌管 未曾交派過所以全不知道 估量老主人 必定另行付託 有人日久不難發現 陶鈞是膏梁子弟祖要目前有用 也就不放在心上 居喪不便外出 每日依舊召集眾多教師 在家中練習 練到三年服滿所有家中教師的本領 全都被他學會 每屆比試時也總是被他打倒 越加得意非常 自以爲天下無敵 這一班教師見無再可教 便之薦賢一代 於是又汎陶鈞卑辭厚禮 千金過聘 由這些教師代爲聘請能手來教他 他爲人又非常厚道 見舊日教師求去時 他又堅不放走 對新來的能手又是禮敬有加 於是這一般教師舊者樂得不去 新者踴躍而來無不竭力教授 各出心得交易而遷 皆大歡喜 陶鈞又天質非常之好 那些教師所認爲不傳之秘訣手法 他偏偏一學便會 會了之後 又由新教師薦新新教師 於是梅庭如市教師雲集 每值清段上坎 左右前後 盡是新舊的教師 如衆星捧月一班的保護 真是無一個大膽的人 敢來欺負這十幾歲小孩 小孟督風聲傳出去 便有慕名來以武學友的英雄豪傑 不遠千里 特來拜訪 於是衆教師便饒了手脚認爲公子天才 已盡衆人之長 不屑與衆人爲敵 一方面卑辭厚禮優待衆人 以示公子的大方好友 方面只由教師的頭目 百靈烏賽蘇秦龐說先同衆人接見 談話半日 再行比試 接衆大多是先同教師門交手 獲勝之後再敗在陶鈞手裡 由教師訪公子贈銀十兩 以至百兩作爲川資 作遮羞錢 以免異日狹路報仇 有些滅身自好之士 到了陶家與這位龐教師一比之參 便不願比武拂袖而去 據賽蘇秦龐說說 衆不是目知不敵知難而退 陶鈞聽了更自心滿意足 高興萬分可是錢這東西 找起來很難 用起來却很快 他那七八萬兩銀子 那經得起他那樣胡花 不到幾年光景便用了一乾一冠 要向陶全去拿時 陶全因守着老主人的遇囑 執意不肯鬆手反用正言規勸 老主人辛苦半生 創業很難 雖然家有百萬之富 那大的一半 已由老主人託交別人保存 劉終時又未將那人各姓說出 將

叢

山

飛

俠

傳

【 81 】

事有無問題 尙不可知 餘下的這四成 不到三年功夫便被小主人花去七八萬 下餘這些不動產經老奴掌管 幸喜年年豐收 頗有贏餘已由老奴代小主人 添製產業現錢甚少 要用除非變賣產業 一則本鄉本土 傳揚出去怕被人議論 說小主人不是克家之子 二即照小主了如今花法 還是金山也要用完 當初勸小主人節省 小主人不聽那是無法 這在老奴手中有一點過日妖 以及將來小主人成家立業之費 老奴活一天 决不能讓小主人拿去 胡花 使着奴將來無顏見老主也於地下的 再者小主人習武 本是好學 不違據老奴之眼 光看來 這一班教場 差不多皆是江湖無賴 决非能經武術名家 天下豈有教師總被徒弟打倒的 這不是明透着他們無能嗎 況且每次來訪友的人 爲何總要先同他接洽之後 才行比試 其中頗有可疑之處 老奴雖是外漢 總覺小主人說是天生神力 也决不會這點年習武練成所向無敵的 依老奴見之 小主人就權說錢已用完 無力延師 每人給些川資 打發他們上路 如會真要想由武術成名 再打發多人 四處去打聽那已經成名的英雄 再現身延聘 這些親自送上門的兩三個好貨 至於打發他們走的錢 同異日請好武師的錢老奴無論如何爲難 自要去設法 現時如果還要變賣田產 去應酬他們 老奴絕對不能應命 陶鈞人極聰明性又至孝 見陶全這樣說法不但不惱 仔細尋思 覺得他雖言之太過 也頗有幾分理由 即如自己羨慕幹簷手璧一顆 輕身工夫 幾次請這些教師們教 先是設辭推諉 後來推不過 才教自己綁了沙袋去練習 由淺而深練了一二年 仗許的房 子 雖然礙得上去 但是不能像傳聞那樣輕如飛燕沒有聲響越一回 屋瓦更遭殃一回 一碎設是一大片 起初請教師不肯以真傳相授 等到教那些教師他事跳時 有的說工夫拋荒多年 有的說真英雄不想偷人不練那種工夫 有兩個能跳上去的 比自己也差不多 後來那些教師 被逼不過 才薦賢以代 先是冒未來的教師 吹了一大陣牛 及至見面別

無出奇之處。祇是破衆人架弄捧哄慣了，也就習成自然。今天經老人家陶全一提，漸漸有些醒悟。祇是生來面嫩，無法去下逐客之令。好生委決不下，祇得對陶全道：「你的話到不錯。先容我考慮幾日再辦。」不過今天有兩個教師，是家中有人娶媳婦，還有一個是要回籍奔喪。我已答應他們，每人送五百兩銀子，還有本月我們的月錢一千多兩銀子，沒有三千銀子不能過去。我帳房中已無錢可領，你祇要讓我這一次的面子不丟，以後依你就是。陶全嘆口氣答道：「其實老奴手中的財產，還不是小主人的。只因老主人有鑒及此，又知老奴是孤身一人，誠實可靠，才把這千斤重責，交在老奴身上。這一次小主人初次張口，老奴也不敢不遵。不過望乞小主人，念在老主人臨終之言，千萬不要再去浪費，急速打發他們要緊。說罷委々屈屈，到別處張羅了三千銀子，交與陶鈞。陶鈞將錢分與衆人之後，知後祇難爲繼。又知衆人並無出奇的，本領欲留不能，欲去不好意思。陶全又來催促幾次，自己道是設辭支吾過了十幾天，好生悶悶不樂。有一天正同衆教師在談話，忽然下人進來報說：莊外來了一個窮漢，要見主人。陶鈞正要發言，那賽蘇秦搶口說道：「想是一個普通花子，公子見他則甚，待我出去打發他走便了。」說罷，立起身來就要往外走。陶鈞忙道：「他如果是求助的，那就叫帳房，隨便給一點錢罷了。要是找我比武的，可急速引我見我。」賽蘇秦一面答應，一面已不迭的趕到外，而祇見那人是個中年男子，穿得十分破爛，一臉油泥，腰間繫了一條草繩，正與下人爭論。賽蘇秦上前喝問道：「你是幹什麼的？竟敢跑到這裏來吵鬧。」那漢子上下望，賽蘇秦兩跟微微笑道：「你想必就是這裏的教師頭，曾經勸我徒弟陸地金籠魏青，不要與你的衣食父母陶鈞比武。成者假敗在他手裏，還送他五十兩動子的慶，可惜他本慕名而來，不願意幫助你們去哄小孩，以致不領你們的情。我可不然，加上這兩天，正沒錢用，他是我的徒弟，你們送五十兩，我是他師父，能耐更大，我要五百兩，如少一兩，

你看我把你們衣食父母的蛋黃子尋總打出來。賽蘇秦起疑心是窮人會釋。故爾盛氣相向及至聽說那人。是魏青的師父去年魏青勸訪陶鈞。自己同人家交手。才一照面。便被人家。指頭點倒。後來才說出自己同衆人。是在此哄小哥哥。混飯吃。再三哀求他假敗在陶鈞手內。送他五十兩銀子人家不受。奚落一場而去這人是他師父。能耐必更大。祇是可惜。他把自己秘密當衆宜揚出來。不好意思。又怕衆人故恩用言語相詐。並無真實本領。想了一想。忽然計上心來。便對那人說道。閣下原來是來比武的。我們有話好說。請到裡面坐下。待我將此地比武規矩說明。再行比試如何。那嘆子答道。你們這裡規矩我知道。是假裝敗在你們手裏是三十兩。敗在你們衣食父母手裡。是五十兩。美其名曰川資謝囑。賽蘇秦心中又羞又恨無可奈何。一面使眼色與衆人。表示要收拾那人。一面假意謙恭。一個勁直往裡讓那人見他那般窘狀。冷笑兩聲。大踏步往裏便走。賽蘇秦便在前引路。往花園比武所在走去。打算乘他一個冷不防。將他踢倒了。試試有無能力。如果不是他的敵手。再請到自已屋中。用好言桂商。勸陶鈞送錢了事。主意拿定後。一面留神看那人行走。見他足下輕飄飄的好似沒有什麼功夫。真是假名詐騙。心中暗喜。剛剛走到花園甬道。回看後面無人跟隨。便讓那人前行。裝作非常客氣的樣子。等到那人才走自己的面前。便用盡平生之力。照定那人後心一拳打去。誰想如同打在鐵石上面。痛澈心肺。不覺大驚。知那人能爲一定不小。深怕他要發作。連忙跳開數尺遠近。再看那人。好似毫不放在心上一般。行若無事仍往前走。心知今日事情棘手。萬般無奈只得隨在那人身後。到了自己屋前。便讓那人先進去。再看自己手時已紅腫出寸許高下。疼痛難忍。那人進門之後。便問道。你打我這一下。五百兩銀子值不值呢。賽蘇秦滿面羞慚。答道。愚下無知。冒犯英雄。請閣下將來意同真姓名說。明好讓我等設法。那人道。我乃成都稍心源。久聞貴教師等大名。今日我要一一領教。如果

我敗你們手裡 萬事皆休 若是你們敗在我手下 你們一個個都得與我滾開 以免誤人子弟 賽蘇秦已經吃過苦手 情知衆人俱都不是對手 只得苦苦哀求道 我等並無真實本領 也瞞不過閣下 只見我等皆有妻兒老小 全靠陶家薪水美活 望乞英雄高抬貴手 免了比試 如果願在這裡 我們當合力在陶公子面前保薦 如果不願在這裡 你適才說要五百兩銀子 我等當如數設法奉上 說罷舉起痛手連連作揖 苦苦央求 那人哈哈大笑道 你們說羣東西 大替我們武術家丟人現眼 看見好欺負的 便狐假虎威以多爲勝 再不然乘人不備 暗箭傷人 等到官已不敵 又這樣卑顏哀求 如饒你們情面 難容 快去叫他們來一齊動手 沒有商量餘地 賽蘇秦還待哀求 忽聽窗外一聲斷喝道 氣死我也說罷 竄進一人 來的那人 正是陶鈞

第五回

小孟嘗結客揮金
莽教師當場出醜

飛 原奉陶鈞 自聽陶全之言 便留心觀察衆人動靜 今見有人來訪賽蘇秦 又搶先出去 自己要出去觀看 定要被這一羣教師攔阻 便假說內急 打草從花園內繞過去 看個清楚 剛剛走到花園 便見賽蘇秦用冷拳去打那窮漢 心中好生不悅 覺得比武要場 鼓明鑼 不能暗箭傷人 及至見那人竟毫不在意 賽蘇秦倒好似有負痛的樣子 心中暗暗驚異 便遠遠在後面跟隨 欲看看個水落石出 他一人進屋之後 便在窗外偷聽 見了賽蘇秦 許多醜態 以及那人所說種種的話 才知一向是受他們哄騙 便氣得跳進屋內 也不理賽蘇秦 先向那人深施一禮道 壯士貴姓高名 我陶鈞梅然受過幾年武工 一向受人欺誑 並未得著真傳 壯士如果要同舍間職位 教師比武 讓我得飽眼福 我是極端歡迎的 賽蘇秦見陶鈞進

【85】 原 階恨那一般飯桶 爲何不把他絆住 讓他看去許多醜態 情知事已敗露 又羞又急 不等

鄙人問答 急忙搶先說道 我們武術家照例以禮讓爲先 不到萬不得已 甯肯自己口頭上

26 吃點虧 不肯輕易動手以免傷了和氣 結下深仇 這位趙老師乃城郭有名英雄 他因慕公

子內夫名前來比試 我恐公子力夫尚未純熟 萬一一時失手 傷了以武會友之體 好在公

子正要尋覓高人 所以我就打算同趙老師商量 請他加入我門 吳公朝夕研究武藝 公子

不要誤會了意 趙心源聽他哈哈大笑 貴教師真可謂舌底生蓮 語妙入神了 我趙心源

也不希望哄外行騙飯乞 要入我門內事 我是高攀不上 要奉陪各位教師爺走上兩趙 那

卷 到是不差茶幸之至 陶鈞見在察秦還要設法哄騙自己 不由滿心大怒 祇是不好發作 冷

突了兩聲說道 這位趙老師既然執意要比試 何必攔阻人家呢 來來來 我替你們倆當作

證人 那個贏了我免奉送那四五十兩彩金如何 趙心源道 還是來門公子說話痛快 我趙

某非常贊成 養蘇秦見事已鬧僵 自己又不是做手 忽然冒頂一皺 計上心來便說道 趙老

師與公子既然贊成比試 愚下當奉陪不過今日天晚 可妨請趙老師安歇一宵 容我等

與公子稍盡地主之誼 明早起來約齊衆教師 晚在莊外草坪中 一齊分個高下如何 陶鈞

二 已知趙心原定非常人王恐他不能久留 樂得藉此盤桓 探探他的口氣 便表示贊成 趙心

源也不整拒 當下陶鈞留趙心源住在他的書房之內 又吩咐廚房備酒後風 讓趙心源上坐

趙心源也不客氣 問了衆教師名姓之後 道聲有僧選自入座 酒到半酣 陶鈞便露出延聘

之意 趙心源聞言大笑道 漢平江湖上都說公子好交 美意兼收情粗不擇了 想趙某四

海飄零 正苦無有容身之地 公子想留 在下是求之不得 祇是趙某還未與衆位教師爺比

試 公子也不知道我有些能耐 現在怎好冒昧答應 倘如趙某失敗在衆教師爺手裏 公子

我也面七無光 萬一僥倖把衆教師打倒 衆位教師爺當然容讓趙某在此 吃盤閉飯 公

子盛意趙某心領 且等明月交手後再說吧 陶鈞見趙心源滿面風塵 二目神光炯炯 言辭

爽朗舉動大方。廻非門下教師。那般鄙俗光景不待臆日比試。已目心服。在席上竭力周旋。他一人把其餘諸人簡直不放在眼裏。賽蘇秦向這一羣飯桶教師。見了這般情狀。一個個全都切齒痛恨。席散之後。陶均又取了兩身新衣。親自送給書房與趙心源更換。趙心源道：「公子這樣盛意。也不是趙某不受。且等明日交手之後。再領情罷。」陶均道：「我等一見傾心。閣下何必拘此不節。」趙心源問待推辭。無奈陶均苦勸。也只好收下。二人談了片刻。各自安寢。那賽蘇秦席散之後。召集衆人。互相埋怨了一陣。又議臨敵之策。其中也有兩個功夫稍好一些的。一名叫黎綽。一名叫黃暖。乃是水路的大盜。也是寒訪友比武。被衆人婉勸。夥的當下便議定明日與黎黃二人。先上頭陣。衆人隨後接應。如見不能取勝。估量人縱然利害。也雙拳難敵四手。就與他來一擁齊上。如再不勝。末後各人將隨身暗器。同時施放出來。他就不死也要受重傷的。打傷了趙心源之後。陶均好說更罷。如若不然。就放火來。搶他一光二淨。各人再另覓投奔之所。計議已定。夜無話。到了次日。陶均陪着趙心源。同衆教師到了莊前草坪。看的人業已堆滿。黃暖已自忍耐不住。手持單刀跳到場內。指點趙心源。陣陣趙心源也不脫去身上長衣。也不用兵刃從容迫前。走進場內。先打一恭。說道：「趙某特來領教。還望教師手下留情。」黃暖氣憤憤的說道：「你這東西欺人。甚快亮兵刃出來交手。趙心源道：「兵刃麼。可惜我不會帶將出門。這裡的兵刃。無不是鐵棍子的。不台我用。這可怎麼好呢。」黃暖怒道：「你沒有兵刃。拿打打定。嗎。」趙心源道：「請某家來位教師。請我在此吃二年閉飯。豈有一比之理也罷。」與各一個便宜。這席兵刃。教空手陪練。頑頑罷。黃暖道：「這是出何名願。既然如此。接罷罷。」言罷未了。刀迎面劈下。陶均見趙心源無有兵器。正要派人送去。他二人已動起手來。心中暗想：黃暖不講理。又怕趙心源空手吃虧。正在疑思。忽聽南場哈哈大笑。定睛一看。只見趙心源如同走馬帶似的。老長鬚在黃暖身後。

那黃暖怒發千鈞，一把刀橫七豎八上下亂斫。休說是人，連衣服也傷不了人家一點。引得滿場哈哈大笑，這其中惱了黎綽，手裡一條馬鞭，直入場中。陶鈞忙喊黎教師且慢，只許單打獨鬥，才這英雄。黎黃二人那副背懸，仍是。陶鈞上陶鈞見黎黃二人，刀舉攻舉，疾若飄風。正替趙心源着急，再看那趙心源，拳高跳遠，以。又羞又氣又着急，便不問青紅皂，二人放在心上。秦黃二人鬥了半天，說不能傷敵一分。又羞又氣又着急，便不問青紅皂，白虎手中兵器，拚命向敵人進攻。先是黎綽氣着趙心源，心，使了一個長蛇入洞，抖起碗大的槍花，分心趕刺。趙心源不慌不忙的，熟。文靈高下當地不遠。黃暖一刀，又照他脚面砍去，看看斫在脚上。趙心源忽地一個怪蟒翻身，將身一測，避過刀鋒。左脚剛一落地，黎綽的槍又到。同時黃暖寶刀又當面砍來。趙心源一聲寒骨好，將身往後一仰，脚後跟頓處，倒退斜穿馬去。數尺遠，近那黎綽一槍，一。恰巧黃暖用力太猛，收月不住。一刀正砍在黎綽槍上，砍成兩段。在這快如雷電當兒，趙心原業已飛身到了面前。舉起兩拳在黎往二人臉上一幌，他一人吃了一驚，慌不迭。一個拿了一把鋼刀，一個持起半截斷槍，還待迎敵。只覺頭上，唬忽有個東西，輕輕按了一下，再響敵人，已不知去向。忽見趙心原立在一個土坡上，手裏拿着他二人的帽子，哈哈笑得二位教師，果然武術高強，請饒了我吧。黎黃二人暗暗驚異，怎麼一轉瞬間自己帽子，會被人取去了。情知萬萬不是此人，對手祇是又捨不得離他，越加惱羞成怒，稍微想了一想，黎綽又在別人手中，取過一件兵刀。一人喊了一聲，又趕殺。趙心原，人這樣不知趣，便罵道：趙某手下留情，事等仍然不來事務，武就裏，饒了。賽蘇秦見勢不佳，這與餘下幾十幾個教師，使了一個眼色，自己却溜回莊中而去。那十幾個混人，那趙心原，利害，見軍師發了號令，還得倚多為勝。一個個手持兵刃，離了座位，假作觀望，往地中走去。到底敵人是一雙空手，起初還不

飛 俠 傳

好意思 加入戰團趙心原見衆人挨近 早知來意便一向迎敵 一面口中說道 諸位如果技癢何不也下來玩耍玩耍呢 衆人見趙心原陣感加惱怒 大吼了一聲 各持兵刃 一擁齊上 趙心原起初只敵黎黃二人 並未拿中實本頭 兼非用些輕身功夫閃轉騰挪 取笑而已 現在見衆人一齊上前 心裏不給他們 這利害 他們也不知道我趙心原爲何許人也 想罷 一面就把兩個帽子當作兵器舞了個雨不透 觀定衆人來到切近 忽地將身往下一蹲 用一個掃地連環腿 往後面一轉掃將過去 當時打倒了七八個人 黎綽受了同夥兵刃的誤傷 幾乎送肩削了去知 只好 接原原定計劃 打了一個呼哨衆人連滾代爬 忙跟着匹散退下來 趙心原本不想爲己甚 凝是敵人敗退 也不窮追 恰好身旁倒有兩個受傷着教師便上前用手相扶 剛剛扶起一人忽聽 金刃劈風的聲音 知道是敵人暗器 忙將頭一偏 躲了過去原來是一隻飛鏢 再往四外看時 敗退的十幾個教師手中各持暗器 已在四面 將自己包圍說時遲那時快 這四下飛鏢如飛蝗流星一般 向他打來 趙心原見他等這般卓鄙 暗暗好笑可是自己也不後大意 疎畧他竄高縱矮 縮頭低頭 手接脚踢 敏捷非常 活似猿猴樣 休傷傷他分毫 百忙中時接善敵人暗器 還要回敬一下 無不百發百中這時早惱了陶鈞 起初見黎黃敗退 衆教師以多爲勝已是又氣又恨 及至見衆人不是趙心原敵手 被人家赤手空拳打倒些 心中高興非常 現在見衆人敗退暗器番飛 不由大怒便在高處喝止 衆人極急亂原咬牙樹齒 那裡還聽他的話 陶鈞正待上前 忽見陶奎上氣不接下氣跑來說道 適才公子在此比武 有一個教師 偷偷回到莊中 將帳房細住開了銀櫃 搶了許多金銀 往西北方逃走了 陶鈞心想結然這般人俱是歹人 現今他們見餽手來了 知道他們站不住腿 便下這樣毒意 又想自己平日對他們何等厚待 竊走銀搶了自己鈔票 借知已迫於 衆性等比試完了再說 又見衆教師狼狽

情形 趙加忿恨便喊道 趙英雄不必手下留情 他們這一夥俱是強盜 適才已分人到我家中打搶去了 這時黎綽已得離陶鈞最近 聞聽此言 暗恨賽蘇秦不够朋友 衆人在此捨死忘生對敵 他倒於中取利 又恨陶鈞不講交情一心偏向外人 恰好手中暗器用完 便顧不得再打敵人 把心一橫只一置便到了陶鈞面前 大聲喝道 你這個得新忘舊的小畜生言還未了 一槍當胸便刺 陶鈞一個冷不防吃了一驚剛喊出一聲不好 黎綽已中鏢倒地 原來趙心原在場上亂接暗器時 地下所躺着兩個受傷的敵人 一個傷很重 已自動轉不得 雖經趙心原扶起依舊倒下哼哼裝死 那一個姓毛外號人等貓頭鷹 最是奸陰不過 他雖然也挨了趙心原一連環鏢 却是受傷不重 因見衆教師暗器盡飛 趙心原應接不暇之際 看出了便宜 恰好他身上帶着三支鏢鏢 悄悄取在手中 趙心原正在那裡亂接暗器 忽見地下受傷教師在那裡慢慢移動 便留上三神 貓頭鷹那知利害 將鏢騰在右手向前 舉一隻鏢鏢直奔趙心原咽喉打去 趙心原早已防備 見鏢來到 也不躲閃將口一張用剛牙緊緊將鏢啣住 恰好手中又接了一枝弩箭 獸準貓頭鷹右肩胛上 大中二指捏住箭桿食指用力 微一使勁打個正着 貓頭鷹第三次鏢還未發出 就中了敵的暗器 得疼滿地打滾 這是黎綽已經到陶鈞跟前舉槍使刺 趙心原遠遠看見 來了及救緩 他把口中的鏢換在左手 右手又接了黃暖一隻鏢 剛要回敬他一下 瞥眼看見陶鈞正在危險之中 也不及說話 雙手鏢冲着黎黃 人次第發出 黎黃二人 分別中鏢倒地 趙心原接着施展燕子飛雲縱的功夫 接連三縱已到了陶鈞面前 再看陶鈞已奪過黎綽花槍 要往下再刺 趙心原忙喊道公子不可造次 陶鈞停手剛要問時 趙心原忙道 公子請先回莊 待我先打發他們上路說罷 要過陶鈞手中的槍 將黎綽脇下一點便縱身入場 這時衆教師中 有乖覺一點的業已逃跑 有不知時務的還待上前 趙心原施展輕身工夫 縱到他們跟前 用槍桿

一點 無不應聲而倒 不大會工夫 衆教師除去的三四個外 其餘的俱都被趙心原點倒 在地不能動轉 趙心原又將衆人像提猪一樣 擡在一個地方 這時陶鈞並未走去 衆人俱 都不能動轉面向着他 露出一種乞憐之色 陶鈞正要發言趙心原道 懇爾等衆人 在此地 曠騙二公子混碗飯 原無什麼罪惡 祇是不該以衆凌寡 暗算傷人 爾等如果從此洗心革 面 趙某也不爲己甚 否時便請陶公子送爾等到官廳 辦券等搶劫之罪 任憑爾等打算吧 說罷便走將過去 在每人身後拍了一把 衆人緩醒過來 一個個羞容滿面轉身要走 陶鈞 這時到動了惻隱之心忙喚道 諸位暫且慢走 且容我派人將諸位的行李衣物取來 說罷 便叫人去叫陶奎將衆人灰物取來 又叫陶奎再籌一千兩銀子 作爲贈送衆人鴛川資 衆 人見公子如此仁義 俱都喜出望外跪在地下 向陶鈞叩頭謝別 陶鈞也跪下還禮 衆人當 即告報 那受傷的人便由不受傷的揜扶 分別上路而去 陶鈞見衆人走後 便請趙心原同 往莊中 執意拜他爲師 趙心原道公子生有異資 趙某怎配做公子的師父 我不過在此避 難 公子如以朋友相待 趙某當盡心相授陶鈞還是不依 趙心原只得受了鈞陶四拜 從此 朝夕用功 藝業大進

飛 山 雲 俠 傳

第六回

望門投止趙心源門內接銀鏢
渡水登萍陶孟任江心觀絕技

那趙心源原名崇韶 乃是江西世家 祖上在明朝 曾爲顯宦 趙心源從小隨宦入川 自均愛武 在青城山中 遇見俠僧軼凡 練了一身驚人的本領 他父辭官 隱居川東 課 子方出 去世之後 心源席父兄餘產 仗義輕財 到處結納異人名士 藝業也與日俱進 江湖上因他本領超羣 又有山水烟霞之癖 贈他一個雅號 叫作烟中神鶚 他與陸地 金龍魏青 乃是同師門兄弟 近年因在西川路上 幫助一家鏢客 去奪回家鏢 無意中却

西川八魔結下仇怨 因常聽魏青說起陶鈞經財好友 好武而未遇名師 便想去投奔於他 藉以避禍 好在他的號 江湖上並無人知道 八魔祇知道四川是他的老家 暫時不會尋訪 到江西來又見陶鈞情致殷殷 便住在她家中 用心指導她內外功門徑 三年光陰陶鈞果 然內外功俱臻上乘 對於心源 自然是百敬禮 有一天心源正同陶均在門前矚望 忽然 覺得有一個亮晶晶的東西飛來 再看心源已將那東西接在手中 原來是一隻銀鏢 正待要 問 忽見遠處飛來一人 到了二人跟前望着心源笑道 俺奉魔主之命 尋閣下三年 正愁 不得見面却想不到此相遇 現正靜聽閣下一句話 俺好去回覆我們魔主 說罷嬉笑兩聲 心源道 當初俺無意中傷了八魔主 好生後悔 本要與們負荆 偏偏又被個好友 約到此 地 陪陶公子練武 既然閣下奉命而來趙某難道就不識抬舉 不過趙某還有些私事來了 請閣下上覆魔主就說趙某明年五月初五端午 准到青螺山拜訪便了 那人聽了道 久聞閣下爲 人 素有信義 屆時還望不要失約才好 說罷也不失心源還言 兩手合攏向着心源當胸一 揖 即道得一聲請 心源將丹田之氣往上一提 喊一聲好閣下請罷 再看那人無緣無故 好似有什麼東西暗中撞了似的 倒退出去十幾步 面帶愧色 望了他二人幾眼回身便走 步履如飛展眼已不知去向 陶均見心源滿臉通紅 好似吃醉了酒一般 甚覺詫異 剛要問 心源搖搖頭回身便走 回到陶家 連忙盤膝座定 運了一會氣才說道險哪 陶鈞忙問究 竟 心源道公子那裡知道 適才那人 便是四川八魔主下的健將 名叫神手青鵬徐岳的便 是 說罷將手中接的那隻銀鏢 遞與陶均道 這便是他們的請柬 祇因我四年前在西川路 上 見八魔中第一的 個八臂魔主邱爺 劫一位鏢客的鏢 他既得了鏢 還要將護鏢的人 殺死我路見不平 上前接勸邱加不服 便同我打將起來他的人多 我看看不敵只得敗退 不知從什麼所在 放寒一把梅花毒針將他們打败 解了鏢客同我之圍 放針的人 始終不

曾露面 八魔却認定了我是他們的仇敵 我聽人說也非耍了我的命不可 我自知不敢 祇好避住此地 今日在莊外遇見徐岳 若非內中還有好手 不用說去見八魔 今日已受了重傷 那徐岳練就的百鬼金沙掌的功夫 好不利害 我才想趁我不在神 便下毒手 幸喜我早有防備 用計田硬力回撞他 下 他就不死也受了內傷 就接了八魔請柬不聽不去 如今離明年端午祇有九個多月 我要趁此時機作一準備 不能在此停留 公子藝業未成 我也不配做公子的師父 辱沒了公子資質 天下劍術異人甚多 公子如果有心還是出門留心 在風塵中去尋訪祇要不苟矜 聽下人存心厚道 便一會失之交臂的 陶鈞聽心源要走 萬分不捨再想挽留不住 又知道關係甚大 祇得忍痛讓心源走去 由此便發出門尋師之念 好在家中有陶全掌管萬無一失 於是自己也不帶從人 打了一個包袱 多帶銀兩 出門尋覓良師異人 因漢口有先人幾處買賣 心源常說蜀中多產異人 陶鈞算先到漢口 順路入川 行了月餘到了漢口陶家開的幾家商店 以宏善堂藥舖 資本最大開得東家來到 便聯合各號掌櫃分頭置洒洗塵 陶鈞志 求師 問這這些俗 酬應 甚覺無聊 周旋幾天之把各號買賣帳目略看了看 逢人便打聽那裡有練武藝的英雄 那武昌城內 趕保湊趣的 宏善堂的掌櫃 名叫張興財 知道東人好武 便請小東人到武昌去盤桓倆日 把當地幾個有名的武師介紹給陶鈞為友 陶鈞自從跟心源學習武功之後 大非昔比 見這一般武師 並無什麼出奇之處 無非他們經驗頗深 名聞較廣 從他們口中 知道了許多武俠軼聞綠林佳話 心中氣生羨慕 怎奈所說的人大都沒有準地址 無從尋訪便想再住些日 決定入川尋訪異人 衆武師中 有由個性許名號的 使得一手絕好的子母鴛鴦護手鈎 輕身的功夫也甚好 外號展翅金鵬 原是書香後裔 與陶鈞一見如故訂埋金蘭之好 這時已屆隆冬便打算留陶鈞過年後 一同入川 尋師訪友 陶鈞說有這麼一個知己伴侶 自然更加高興因

厭藥店頗覺 索性搬在許釘家中同住 有一天天氣甚好漢口氣候溫和 雖在隆冬 並不甚冷 二人便約定買舟往河中游玩 商量既妥也約旁人 雇了一隻翻船 携了們窳酒食上船之後見一片晴川 水天如鏡 不覺心神爲之一快 二人越玩越高興 索順命船家將船搖往鸚鵡洲邊 人跡不到的去處 盡清暢飲 船家把船搖遠鸚鵡洲 找了一個調泊所在陶許二人 又叫把酒食搬上船頭二人舉盃暢談 正在得趣之際 忽見上河頭 遠遠搖下一隻小船 這隻船看去簡直小得可憐 船上只有一人搖槳 水行若飛 陶鈞正要說那船走得真快 還未說完 那船已到了二人停舟所在 小船上的 是一個瘦小枯乾的老頭 在數九天氣身上只穿得一件七穿八洞的破單袍 可是漿洗得非常乾淨 那小船連頭帶尾 不到七尺 船中頂多能容積兩人 船頭上擺了一把瓦茶壺 一個破茶盃 還有一個裝酒的葫蘆 那老頭將船靠岸 望了許陶二人兩眼 提了那個葫蘆 便往岸上就走想是去沽酒去 那小船也不繫岸只管順順颺颺泊 陶鈞覺得希便向許鉢道 大哥你看這老頭 想是貪盃如命 船到了岸也不用繩繫 也不下錨硬上岸去沽酒 一會這船順水流去 如何是好呢 說時那船已遂懂要離岸流往江心 陶鈞忙命船家替他將船攏住 船家領命 便急忙用間竹竿將船船勾住 說也可笑 那船上除了幾件裝茶酒的器具外 不用說錨纜沒有 就連一根繩子也沒有 好似那老頭子根本沒有打算停般主意的 舟家只得在大船上尋了一根繩子 將那小船繫在自己船上的小木樁上 許鉢年紀雖只三十左右 閱歷頗深 見陶鈞代那操舟老頭關心 並替那繫繩的種種舉動 只是沉思不語 也不來攔阻於他 及待船家繫好小船之後 便站起身來 將那小船細細看了 遍 忽然向陶鈞說請老弟你看那老頭 覺身有些地方令人可疑之點 陶鈞道那老頭在這樣寒天 祇被一身單衫 雖然舊破 却是非常整潔 可是他上岸的時候 步履遲鈍 又不像有武功的樣子 實在令人氣不透寒歷 他反正不是

風塵中異人就是山林中隱士 決非常人等他回來 我們何妨請他喝兩杯 談談話 不就可
以知道了嗎許鉞道 老弟的眼力 果然甚高 祇是還不盡然 陶鈞正要問是何緣故那老頭
已變着第一大葫蘆酒 步履蹣跚從岸上回轉 剛到二人船旁 便大喝道 你們這羣東西竟敢
老夫沽酒的時候 偷我的船麼 船家看老頭說話無禮 又見他穿的那一身窮相 正要反
辱相罵 陶鈞連忙止住跳上岸去 對老頭說道 適才閣下走後 忘了繫船 我見貴船順水
飄去轉眼就要流往江心 所以才叫船家代閣下繫住 乃是一番好意 並無偷盜之心 你老
休要錯怪那老頭開言 越發大怒道你們這羣東西 分明通同作弊 如今真賊實犯俱在 你
們還要強辭奪理嗎 我如來晚一步 豈不被你們將我的船帶走 你們莫非欺我年老不成
陶鈞見那老頭蠻不講理 正要動火 猛然想起趙心源臨別之言 又見那老頭雖然暴躁 二
目神光炯炯 不堪造次仍然陪笑着臉分辯 那老頭對着陶鈞 越發越有氣 後來簡直破口
大罵許鉞看那老頭 越覺非平常之人 便飛身上岸 先向那老頭深施一禮道 你老休要生
氣這事實是敝友多事的不好 要說想偷你的船 那倒無此心 你老人家若不嫌棄 剩酒殘
肴請到舟中一叙 容我弟兄二人嗎酒賠罪如何 那老頭開言 忽然轉怒為喜道 你早說請
我吃酒不就沒事了嗎 陶鈞開言暗笑這老頭 罵了自己半天 原來是覓詐酒吃的 這倒是
說酒的好法子 因見許鉞那班恭敬 知出有因自己便也不敢怕愛忍着笑 雙雙揖客登船
坐定之後 老頭也不同二人寒溫一路大吃大喝 陶許二人毫無插言 問那老頭的名姓
只得殷勤勸酒進菜 真是酒到盃乾爽不過 那兩個船家 在旁守着老頭那份窮喝餓吃 氣忿
不過趁那老頭不留神 把小船上繫的繩子 悄悄解開許鉞明明看見 裝作不知 等到船已
順水流起伏許才故作失驚道 船家你們如何不經意 把老先生的船 讓水給沖跑了 兩個
船家答這這裡江流本急 他追人家船上又無繫船的東西 通共一條小繩 如何繫得住 這

大船去趕那小船，還是不好追。這可怎麼辦？好在他老人家，正怪我們不該替他緊住他的船，想你他老人家，心有法子教那船回來的。那老頭聞船家之言，一手端着酒盃，回此笑了。笑道：見觀的話很對，我是怕人偷，不怕他跑的。陶鈞心眼較實，不知許鉞是試驗老頭的能耐。見小船順水飄流，離大船已有七八丈遠，忙叫船家快解纜，去到江中替老先生把船截回。把兒家未及答言，老頭忙道：且慢，不防事的。我的船跑不了，我吃喝完自會去追他的。諸位不必費心了。許鉞連忙接口道：我知道老前輩有登萍渡水的技，倒正好借此瞻仰了。陶鈞這才會意，便也不開口，心中甚是懷疑這登萍渡水工夫，無非是形容輕身的工夫。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在水面行走，昔日曾聽見趙心源說過，多少得有點憑藉才行。着那船越流越遠，這茫茫大江，無風三尺浪，在你經身工夫到了極點，相隔數十丈的江面，如何飛渡仔細看那老頭，除二目神光很足外，看不出一些特別之點。幾次想問他姓名，都被他用言語岔開。又飲了一會，小船隔離更遠，以陶許二人目力看去，也不過看出在下流頭像浮桴似的露出些須黑點。那老頭風捲殘雲，吃了一飯盃盡盤空，然後乾起身來，酒醉模樣，糊塗步歪斜，七頭八腦的往船邊便走。陶鈞怕他酒醉失足江中，剛伸手拉他左手時，好似老頭遞在自己手裏，一個軟紙團隨着右手一甩，陶鈞第一把未拉住，那老頭已從船邊跨入江中。陶鈞嚇了一跳，不好兩字，還未喊出口，再看那老頭，足登水面並不下沉，回頭向衆人一看，一雙再見梯，梯能拉，登着水皮望下流，跑如飛一般走去。把船上衆人嚇得目瞪口呆。呆江楚間，權最盛，兩個船家爲水氣點化，嚇得跪在船頭上，叩其頭。許鉞先時見那老頭那般作爲，早知他非常人，起初疑他就會登萍渡水的工夫，故意要在人前賣弄，還種種身功夫，雖能提氣在水面行走，但是頂多不過三四丈的距離，用蜻蜓點水的方式，走時也非當吃力後，來見小船去遠，正愁老頭無法下台，雖知他竟履水登波，如履平地，像這

纔拿萬丈洪濤 當作康莊大路的 簡直連聽都未聽說過 深恨自己適才許多簡待 把絕世

異人失之交臂 陶均也深悔自己不會問那老頭姓名 正出神間 忽覺手中插着一個紙團

才想起是那老頭給的連忙打開一看 上面寫的 馮汝黃鶴川行宜避 八個字筆力遒勁 如

同龍蛇飛舞 二人看了一遍參詳不透 因上川行宜避之言便趁早日入川 以免錯過良機

同許鉞商量 勸他不要顯虛家事 年前對身 許鉞也祇得犧牲成見 定十日內將家中一切

事務官託可靠的人料理同時對身 當下囑咐船家叫他們不要張揚出去 適才這位仙人 留

得有話他同我們不緣 故爾前秀變化 於要洩露天機 則無福有禍 又多給了二兩銀子酒

錢 船家自是點頭應允不提 二人回到許家 第二天許鉞便去料理一切事務 那陶均求師

情切 一旦失之交臂好不後悔 因老頭祖條上 有酒醉黃鶴之言 臨分手有再見的語便疑

心叫他在黃鶴樓相候 好在還有幾天就擺 許鉞因事不能分身 也不強約 天天一人跑到

黃鶴樓上去飲酒 一直到天黑人散方歸 希望得些奇遇 到第七天上正在獨坐尋思 忽然

看見身人交頭接耳 匪一看見一僧一俗 穿着奇怪样貌兇惡 在身後一張桌子上飲酒

這二人便是金身羅漢法元和秦朗 相貌長得醜惡異常 二目兇光顯露 陶均一見這二人

便免不是等閒人物 便仔細留神看他二人動作 那秦朗所坐的地方 正在陶均身後 陶鈞

回隱時二人先打了一個照面 那秦朗身陶鈞神采變變 氣度不凡 也知他不是平常酒客 便

對法元道 師父管看那邊棹上的一個年輕壯士 二目神光很足 氣似內功很深 師父可看

得出是那一派中的人麼 法元聽秦朗之言 便對陶鈞望去 恰好陶鈞正回隱偷看二人

不由又與法元打了一個照面 法元見陶鈞是得丰神挺秀 神儀內瑩 英姿外現 簡直生就

仙骨 不由大吃一驚 便悄悄對秦朗說道 此人若論功行頂多武術才在入門 若論劍術却

【47】 尚差得遠 只因此人根基太厚 生就一付靈稟 他既不會劍術 當然還未被峨眉派收羅了

【47】

尚差得遠 只因此人根基太厚 生就一付靈稟 他既不會劍術 當然還未被峨眉派收羅了

去 事不宜遲，我將酒飯用完。你先到沙市相候，待我前去引他入門，以免又被峨嵋派收去。師徒用了酒飯，秦朗會完飯帳，先自一人往沙市去了。法元等秦朗走後，裝作憑欄觀望。江景一面留神去覷陶鈞，簡直越發越愛。那陶鈞起先見法元和秦朗不費的用途看他，一會又見他們交頭接耳，小聲秘密私談，鬼鬼祟祟的，一份情形，心中已自懷疑。後來見秦朗走時又對他釘了兩眼，越發覺得他二人對自已不懷好意。陶鈞雖造詣不深，平時聽趙心源時常議論功夫高深，同會客術的人，種種與常人不同之點，估量這兩個人，如對自已存心不善，絕不容易打發。那和尚吃定不走，未必不是監視自已，自己孤身一人，恐難對付，欲待得走，少年氣盛，又覺有些示弱，自想出世日淺，錯未得罪過人，或者事出誤會，他未可知。於是也裝作憑欄望江，和看街上往來車馬，裝作不介意的樣子。正在觀望之間，忽見人叢中，還有一個矮子的他招呼，仔細一看，正是他連日朝思暮想，那日在江上踏波而行的那個老頭，不功由心大喜。正要開口呼喚時，那老頭連忙向他比了又比，忽耳旁吹入一絲極微細的聲音，候道：「冰左邊坐著那一個賊和尚，乃是五台派的妖孽，他已看中了你，想收你做徒弟，你如不肯，他就要殺你。我現時一願露面，你如想拜我為師，可用計脫身。我在鸚鵡洲下等你。」那和尚向要纏等，你下樓，用強迫手段將你帶走，你不妨欲取姑與，先去和他說話捉弄他一下。說完便不見聲響，再看那老頭時，已走出很遠去了。說到這裡，閱者或者以為做者故斯張大其詞，否則老頭在樓下所說這些話，雖然聲小，既然陶鈞尚能聽見，那法元也是異派劍仙，中有數人物，近在尺尺，何以一點聽不見呢？閱者要知道，劍仙的劍，原是運氣內功，臻乎絕頂，才能身容合一，可剛可柔，可大可小。那老頭說話的一種功夫，名叫百里傳音，完全是練氣功夫。他把先天真氣練得細如遊絲，看准目的地，毅將出去，直貫對方耳中，聲音雖細，却是異常清楚。漫說樓上樓下，這幾十丈的距離，就是十里百里，也能傳

到 劍仙取人首級百里之外也是這一種道理 閒話少提書歸正傳 話說陶鈞 聞聽老頭之言 才明白那和尚注意自己的原因 因聽那老頭答應收他爲徒 真是喜出望外 又愁自己被和尚監視 脫身不得 望了望那和尚 好是不曾聽見老頭曾經和自己說過話一救 說此已知他二人程度高上 於是定了定心神 暗想脫身之計 那法元本想等陶鈞下樓時 故意自高身價 賈弄兩手 人的本領 好讓陶鈞死心塌地 前來求教 後來見陶鈞雖然看了他兩眼 也不過和其他酒客一樣 並不十分注意 不由暗暗罵了兩聲蠢才 他和陶鈞對耗了一會不覺已是申未曾初 酒闌人散 黃鶴樓上祇剩他倆個人 各人俱都假做眺望江景 正是各有各的打算 陶鈞這時再也忍不住 因聽那老頭之言 自己如果一走 那和尚便要跟踪下樓 強迫他同走 匆遽間委實想不出脫身之計 形在凝思怎樣走法 偏偏湊趣的酒保 因陶鈞連來數日知是一個好主顧 見他獨坐無聊 便上裏湊殷勤道 大官人酒飯用完半天 此時想必有些飢餓 適才廚房中 剛從江裡打來的新鮮魚蝦 還要作一點寒嘗嘗新慶 陶鈞開言 頓觸靈便笑道 我因要等一個朋友來商量一件事 原說是傍晚時 在此相會 大概也快來啦 既有這樣新鮮東西你就去與我隨便做兩樣 我此時有點內急 要下樓方便方便 倘如我那位朋友前來 就說我去就來 千萬叫他不要走開 說罷又掏出一錠銀子 叫他存在櫃上做出先會帳的神氣 向酒保要了一點手紙 下樓便走 法元正在等得不耐煩原想就此上前賣弄手段 及聽陶鈞這樣說法 心想物以類聚 這人質地 如此之高的朋友也定不差 便打算性率再忍耐一時 看看來人是誰 估量陶鈞入廁就要回家 也就不想跟去 又因枯坐無聊也叫酒保添了兩樣菜 臨江獨酌等了半日 不見陶鈞回來 好生奇怪 心想道此人竟看破了我的行藏嗎 冬日天短這時已是暝色滿江 昏鴉四集 酒保將爵掌上 又問法元用什麼不用 法元便探酒保口氣道 適才走的那位相公 不像此地

口言 想必常到此地咕酒 你可知道他姓甚名誰 家居何處嗎 那酒保早曉得法元像貌 兇奇董灑不已有些異樣 今見他探聽陶鈞 如何肯對他說真話 便答道這位相公 雖來過 係次因見路過客人 只知他姓陶不知他住在何處 法元見問不用所以然來 好生不快 又 想那少年既然該約會得有朋友 商量要事 也許入廝時 在路上相遇 或者不是存心要避 自己 便打在漢口住兩天 好尋覓此人 收爲門下 省得被峨嵋派又網羅了去

第七回

養仙湖三次戲法元
小猛嘗二番逢矮叟

卷)

法元酒飯用罷 便會帳下樓 去尋客店 剛剛走到江邊 忽兒對面來了一個又瘦又矮的老 頭喝得爛醉如泥 一手還拿着一個酒葫蘆 步履斜歪 朝着自己對面撞來法元的工夫 何 等純熟竟會躲閃不開 砰的一聲撞得滿懷 將法元撞得倒退數尺 那老頭一着急 哇的一 聲將適才所吃的酒 吐了法元一身明知撞了禍 好一句客氣的話也不說 慌忙逃走 法元 幾乎被那老頭撞倒在地 又吐了自己一身的酒 不由心中大怒 本想將劍放出 將那老頭 一揮兩段又想拿自己身分 用劍去殺一個老醉鬼 恐傳出去被人耻笑 正要想追上前去 暗下毒手 在月光底下 忽抬頭看見前面街道轉角處 站定一人 那個正是在那酒樓上所 見的少年 便無心與那老匪爲難 連忙拔步上前怎奈那少年看見法元 好似知道來意 拔 脚便走 兩下相隔有十幾丈遠 法元萬料不到陶鈞見他躲躲 所以走得並不十分快 及至 見陶鈞回身便走 忙急行幾步 上前一看 這巷中有三條小道 也不知那少年跑進那一家 去站在巷口 不由呆了一陣猛然想起 剛才那個那頭 有些面熟好似在那裡見過 又想起 自己深通劍術內外功俱臻絕頂 脚步穩如泰山 任憑幾百斤力量來撞 也不能撞動分毫 怎麼適才會讓一個醉鬼 幾乎將自己撞倒 越想越覺那人是個非常人物 特意前來戲弄

(二

自己再往身上一看，一件簇新的僧衣，被那老頭吐得狼藉不堪，又氣又怒等一會，不見那酒樓遇見的那少年露面，只得尋了一個客店住下，將衣服用濕布擦，一擦，放在屋內，向火爐去烘乾，坐在屋內，越發疑心，那少年是那老頭的同黨，便定下主意，如果那少年並不午敵派教下，那就不愁他不上套，無論如何，也要將他收歸門下，以免被敵人利用，如果他已在峨嵋派門下，便趁他功行未深，劍術未成之時，將他殺死，以除後患。法元打好主意，算盤之後，便在店房之中，盤膝坐定，等到坐完功課，已是三更時分，估量這件僧衣，業已烘乾，正要取來穿時，不料走到火旁一看，不但僧衣蹤跡不見，連自己向秦明要來的那十幾兩整碎銀子，俱已不知去向，不由大吃一驚，論起來法元御劍飛行，雖日行千里，未斷絕烟火食，已會服氣辟殺之法，數日不饑，這塵世上的金銀，原無什麼用處，只因在酒樓上秦明會帳時，因法元走後，恐怕難免不有用錢的地方，特給秦明留下幾兩散碎銀子，也不知那一個大胆賊人，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秦明這要一個玩笑，法元情知這衣服和錢丟得奇怪，自己劍術精奇，靈敏，樹葉落地也聽得，何況在自己房內，門窗未動，全沒絲毫聲息，會將自己偷去一萬二千元，此事非尋常賊盜所為，公是次一等劍仙，也不能有此本領，明也說敵人心和自己去，秦明丟了劍，沒有衣服和銀子，慢說明天不好意思出門見人，連店錢都無法付，自己更有名劍，決不能一溜了事，其勢又不能張揚，好生為難，想起天氣還早，何不趁此黑夜，上大戶人家，去偷些銀兩，明日就暗地叫店家去買一身僧衣，再設法尋查敵人蹤跡，主意決定之後，也不開門，更身劍合一，從鐵隙穿出去，起在空中，挑那房屋高的所在，並身進去，恰好這家頗有現銀，隨便零整取了有二十兩銀子，又取紙筆，留下一張借條，上寫路過缺乏盤費，特借銀二十兩，七日內加倍奉還，雙張者死幾個字，寫完之後，揣了銀子，仍從原路回轉店房，收了劍光，坐下，剛賊得一聲慚愧。

畫

山

飛

俠

傳

【 51 】

忽覺腰間似乎有人摸了他一把，情知有異，急忙回頭看時，忽然一縷東西，當頭罩下。法元喊聲不好，已被那東西連連罩住。情知中了敵人暗算，在急迫中，便不問青紅皂白，放起劍光亂砍一陣。一旬用手去取那頭上的東西，起初以為不定是什麼法寶，誰想摸去，又輕又軟。等到取下看時，業已被自己的劍，砍得亂七八糟。原來正是將才被那人偷去的僧衣。法元這真是平生第一次受人像小孩般玩弄，真是又羞又氣，又着急，哭笑不得。再一摸，適才偷借來的二十兩銀子，也不知去向。僧衣雖然送還，業已被劍砍成碎片，不能再穿。如要再偷時，勢又不能敵，在暗處，自己在男處，估量那人本領，決不在自己以下，倘再不知進退，難免不吃眼前虧，好生為難。猛一回頭，忽見桌上亮晶晶的堆了大大小小十餘個銀元寶，正是適才視人偷去之物，走上前一看，還壓著有一張紙條，上面寫道：警告警告，頑頑笑笑。羅漢作賊真不害臊，賊物代還，嚇你一跳，如要不服，報應就到。底下畫着一個矮小的老頭，見手裡拿著酒盃，手拿著裝酒的蘆葫，並名署名：法元尋完紙條，再細細看那畫像，好似畫內那老頭，和臨黑時江邊所遇的那老頭兒一樣。越看越熟，猛然想起原來是他，知道再待下去，決無便宜，不及等到天明，也顧不得，收徒弟，連夜駕起劍光逃走了。在路上買了一身僧衣，追上秦朗，回轉矮雲寺去了。說了半天，這個老頭是誰呢？這便是高山二老之一。老名叫養仙朔，矮叟朱梅。此人原在青城山得道隱居，百十年前，在嵩山少室尋寶，遇見東海三仙中的追雲叟白谷逸，兩人都是劍術高深，道法通神，性情又非常相投，從頭一天見面起，整整在嵩山少室相聚了有十年。於是便把嵩山少室，作為二人研究元功之所，各派劍仙。因他二人常在嵩山少室相聚，便叫他二人為嵩山二老。朱梅舉動滑稽，最愛偷偷摸摸，和別人開玩笑，真有神出鬼沒之能，又能隱形藏身，有一位劍仙，曾送了他一個外號，叫蟒仙朔，把他劍術自成一家的，另見一種神妙。生平未收過多的徒弟，隨數十年前在青城山

畫

山

飛

俠

傳

【 58 】

金鞭崖下 拾了一個徒弟 名叫紀登 便是清者多寶真人金光鼎去約請 教他避而不見 的那一個此人 生得又瘦又長 他師父祇着他肚腹跟前 師徒二人走到一齊 看去非常好笑 朱梅還有一個師弟 也是 個有名的劍仙 名喚石道人 法元原是石道人的徒弟 石道人因見他心術不正 不肯將相傳相授 法元才歸入五台派門下 所以法元深知朱梅的利害 嚇得望影而逃 那朱梅是怎生來的呢 他原先本同東海三仙之中的 追雲叟白谷逸 二人定每隔三年 無論如何忙法 必得到嵩山少室作一次聚會 今年本是他二人相會之期 忽然聳仙李元化 專誠騎鶴去到嵩山少室告訴他 說追雲叟領他帶口信 今年少室之約 已因事不能前去 同時還就請他下山 務忙 去磧慈雲寺 繼續準備異日與各異派翻險時的工作等語 朱梅聽了這一番言語 自是義不容辭 他於是先到了四川青城山 考察了一番紀登的功課 知道較前進步 便勉勵了他幾句 那金光鼎原先與紀登本是總角之交 後來紀登被朱梅接引 洗手學道 二人雖然邪正不同 倒是常常來往 金光鼎去請紀登下山時 恰好朱梅正在那裏 問起根由 不但不准紀登與金光鼎相見 反申斥了他一頓 紀登氣法 只得叫道童回復金光鼎 說是雲游在外 朱梅狂觀中待了幾日 靜極思動 心想各派都在網羅賢材 自己平生 只收這一個紀登作徒弟 雖然肯用功上進 怎奈資質不厚 不能傳自己的衣鉢 便想也去搜羅幾個根基厚的人 來作傳人 於是離了青城山到處物色 順着蜀江下游尋訪 雖然遇見幾個 都不合他的意 前時日在漢陽江邊 用劍誅了一個水路的小賊 他便把賊人留下的小船 作是浮家泛宅的生活來 他每來好飲 此書中有三個愛吃酒的劍仙 一個是追雲叟 一個是許道人 一法便是朱梅 他每日坐着小船在江邊沽醉 逍遙了數日 那日見陶鈞 便知是個好資質 一路跟他下來 故意將船繫岸去試驗於他 朱梅早算就法元 要經過此地 特意叫陶鈞在黃鶴樓相候 存心捉弄法元一番 他把陶鈞引上

黃鶴樓之後 便向陶鈞晤面 囑咐了幾句言語 約定第七日同往青城山去這才都作醉人吐了法元一滿身 後來見法元進了一家客店知道他還不死心 便跟踪下來 到了晚間 飛身進法元所住的店房 將他衣服銀兩偷去 原是念及他從前師父 石道人七分上 曾警戒他知難而退 以免日後身首異處 及至見法元 雖然有些畏懼却是始終不誤 又去偷盜人家 知道此人無可救藥 仍將盜去之潛衣 和銀兩與他送還留下一張紙條 作一個最後的警告 可嘆法元安金不息 未能知會朱梅一番好意 局以後集峨嵋 劍死得那樣慘法這且不提 輔說陶鈞在黃鶴樓上受了鸞句作語 脫身下樓之後 且喜法元並未在後跟來 於是急忙順着江邊往下走去 赴老頭之約 剛剛走出三里多地 便看見江邊淺灘上 橫着老頭所剩的小船 知道老頭不會遠去心中大喜 等到跑近船邊一看 祇是一個空船 老頭並不在船上 心中暗恨自己來遲了一步 把這樣的好機會錯過 正在悔恨之際 忽然覺得身後一隻手伸過來 將他腰抓在手中 舉起掄了兩掄 忽然喊一聲去你的吧 隨手一扔將他扔出有一四丈高遠 要換了別人 怕不被那人扔得頭暈眼花 陶鈞起初疑心是黃鶴樓上所遇的那和尚 便使勁掙扎 偏偏對方力大無窮 一絲也不能動轉 他自隨趙心源學藝三年後 武功確實大有進步 及至那人把他扔了出去 他心慌不忙 兩手一分 使了一個老鷹翔翅的架子 輕輕落在地上向對面一看 站定兩個人 一個正空那夢寐求之的矮老頭 還有一個老尼姑手持拂塵 慈眉如銀滿面紅光 二目炯炯有神 由心中大喜 正要趕上前去答話 忽聽那老頭對那老尼姑說道如何 我說此子心神滿足 資質不差麼 那老尼姑答應老前輩眼法 那有看錯的道理 這時陶鈞已跪在老頭面前 口尊師父 老頭喜快快起來 拜過靈雲山的白雲大師 陶鈞連忙上前拜見 白雲大師半體相還 陶鈞又請教師父的姓名 老頭道我乃嵩山少室二老之一 矮叟朱梅是也 因見你根基甚

叢 山 飛 俠 傳

厚 恐你誤入迷途特來將你收歸門下 你要知道 此乃特別的緣法非同小可 我生平只收你師兄一箇徒弟 他僅能將我的道法劍術 傳授下之二三 我如肯努力精進 前途實在不可限量 完全在你自爲之而已 我向白雲大師 俱都是日內要往成都 赴你師伯之追雲叟之約 你急逗回你寓所 收拾等候七日內隨我同行 我先送你到青城山金鞭崖 你師兄紀登那裡 你的那個朋友雖然他向道心虔 可惜他的資質不够做我的徒弟 再說他也無緣想來也不行 你回去對他言明 叫他暫時不必入川 他過年將家拿料理完竣之後 可到宜昌三遊旁去尋俠僧軼凡 他若不肯收留或說是我叫他去 同時還叫他對客僧軼凡 他的徒弟趙心源 被西川八魔所約明年端午 要到魔宮赴會人單勢孤 凶多吉少 叫他無論如何 要破例前去助他脫難 黃鶴樓上那個和尚 名叫金身羅漢法元 原先是你師叔石道人的弟子 也是一個劍仙 後來叛正歸邪 他必然仍要前來尋你不要害怕 凡事有我在 此 你此寺回去若遇見他你祇回頭便走 底下你就不用管了 到第七天早晨 你一人仍到這邊找我現時就分手吧 陶鈞俯首恭聽 等朱梅說完之後 便遵言拜別走去不提 白雲大師原是從廬山回轉 路遇朱梅 互相談起慈雲寺 事 才知道他也是撞了髯仙李元化代追雲叟的邀請 朱梅很是得意 告訴他收了一個弟子 因要試試陶鈞的定力同胆量 所以才突如其來的 將他扔起空中 及見陶鈞雖然有些驚疑 並不臨事驚慌 尤其是看清楚之後 再行發話 這一種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的態度 更爲難得 所以朱梅越覺滿意 白雲大師因要先回靈雲山去一轉 便告辭先行 朱梅便去點化法元 上文業已說過 這裡陶鈞剛走到離許家不遠 忽見前面來一箇僧法元 在舟裡東張西望 好似尋人的樣子 又見師傳朱梅從一條小巷內 步履歪斜 直往法元身上撞去 法元身法雖然敏捷非常 可是並未動動被朱梅一撞幾乎跌倒 又叫了他一身 野去勢形十分狠烈可駭 至關心他師傅 更如

法元比劍打專看個熱鬧。忽然覺得有人在他肩膀上一拍說：「這你看什麼，忘了我的話嗎？」回頭一看，正是自己師父。這眨眨眼的功夫，不知怎麼會從前面二十多丈遠的地方，到了自己身後。正要答話，已不見師父的踪跡。猛抬頭，見法元好似看見了自己，正往前走來。知道不好，慌不迭的，連忙跑進卷內，且喜許家就在跟前，忙轉身，縱便已越牆而入。邁步進了廳堂，祇見許鉞正在那裏愁眉不展，問起原因，許鉞祇管吞吞吐吐，不說實話。祇說四川之遊不能同去，請他即日動身。陶鈞暗跟師父果然先知，便把失梅之言，對他說了一遍。許鉞祇是嘆氣對陶鈞道：「恭喜賢弟，還未跋涉，就遇劍仙收歸門下，愚兄雖承他老人家指引門路，去投俠僧軼凡，但不知我有無這個福氣，得隨身劍之門呀。陶鈞見許鉞神氣非常沮喪，好生不解，再三追問，根由許鉞終是不肯吐露隻字。陶鈞不便再往下追問，祇是心中懷疑而已。許鉞也不再料理別事，每日陪著陶鈞，把武漢二鎮的名勝，遊了一個遍。到第六天上，備了一桌極豐盛的酒席，也才約邀外人。二人煎在家中，痛飲飯後，剪燭西窗，越談越捨不得睡，一宵易過，忽聽雞鳴，陶鈞出看天色，冬日夜長，東方尚是昏沉沉的。陶鈞因與師父初次約會，恐怕失約，便得在東方未明前，就到江邊去，等以表細敬。許鉞也表贊成，便執意要送陶鈞，並在江邊陪他。陶鈞因師父說過，許鉞與他無緣，惟恐師父不願意相見，便想用婉言謝絕，才說了兩句客氣話。許鉞忽然槍着說道：「賢弟，你難道看愚兄命在日夕，就不肯加以援手嗎？」陶鈞聞言，大驚忙問見何緣故。許鉞嘆氣道：「你見我面帶愁煩，再三問盤，此時愚兄已陷入危境，因知賢弟的本領，雖勝過愚兄，但絕不是那人的對手，所以不肯言明。第二日忽然想起，令師可以救我，雖然說我與他無緣，但他既肯指引我的門路，可知他老人家尚不十分鄙棄我，恰好我的仇人與我約定，也是今日上午，在江裡見面比試，所以我想跟賢弟同去，拜見令師，或者能藉令師的威力，解此大難。我這幾日，幾次三番想同賢

弟說明 祇因年輕荒唐的事 不好意思出口 如今事機急迫 愚兄祇有半日的活命現時天已快明 無暇長談 死活全仗賢弟能否引我去拜求令師丁 陶鈞見許鉞說時 那樣鄭重好友情長 也不暇計師父願意與否便滿口應允 正待問如何與人結仇 這時見明瓦上 已現曙色 許鉞又說是江邊再談 便把打好的包裹和銀兩 提在手中一同出門 路並不遠到時天才微明 江邊靜蕩蕩的 一些聲息皆無 只有江中寒潮 不時向堤岸激潑見小船不在知道師父未來 二人找了一塊石頭坐下 嚴冬時節 雖然寒冷且喜連日晴朗 南方氣候溫和 又加以二人武力有根底 尚不難耐 坐定以後 許鉞便開始叙說以前結仇經過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白露橫江良朋談往事
青霜製電俠女報親仇

飛 許鉞直 我家祖先 世代在大明承襲武職 家傳九九八十一手梨花槍 在武漢三鎮一帶頗有盛名 我有一個族弟 名喚許錢 小時一同學藝 非常友愛 家父因見異年景荒亂非常忿恨 不願意教我為官 因此我弟兄將武藝學成之後 含弟便往外經商 我便在家中

傳 閉戶力田 同時早晚用功習武 八年前 含弟忽然跑了回來 左手被人打斷身上中了人家的暗器問起情由 原來是他經商到長沙 走到一個大鎮場上 看見一個老婆子 帶着大小兩個女兒 大的不過也就十七八歲上下 在那樣擺把式場子 場上立着一面旗 上寫比武招婿說話非常狂傲 這一老二小 三個女人在鎮上亮了三天的場 被他打倒不少當地的有名教師 含弟年青 見獵必喜 便下去和那女人交手先比拳脚 輪給人家後來要求比武刃才一出手 那老婆子便上前攔住 說道小女連日比試身體困乏兵刃豈眼睛 彼此受了

傷都不好 況且適才貴客梁山失敗在小女手中 就算這次贏了 也無非扯個直 算不得贏贏 沒如由老身代小女比武 如果老身輸了 立刻照的履行 以免臨時又來爭論 舍弟欺那婆子年厲他說的話 也近情理 雙方同意之後便動起手來 誰想打了半日不分勝負 正在難解難分 那老婆手使一對特別的兵刃 名叫麻姑鋤非常神妙 想是老年氣弱 看看有些支持不住 舍弟眼看就要取勝之際 忽覺右膀一陣酸痛 手一鬆 個失着 被那婆子一鋤將他右手打折 當時敗下陣來 回到廝所一檢查 原來他無心中中了人家一梅花針 要是明刀明槍輸了自無話說 像這樣暗箭傷人 使舍弟便成殘廢 愚兄自然決難容讓 便連夜同舍弟趕到那個鎮場上 恰好走到半路相遇 愚兄此時除了自己獨門梨花槍外 又從先師孟心一那裡 學了幾年內功 自然他們母女不是敵手 先是那女子同我動手 爲見他武藝相說是均好 不忍心要他的性命 況且打場老弟的又不是他 少年輕狂 想同他開玩笑 又在四五月天氣 穿得很單薄 我便用醉仙瓦拳法 同他動手 老是在他身旁掏掏摸摸 趁空在他褲腰上 用鷹爪力輕手法 捏了一下 故意賣一個破綻與他 恰好他使了一個鴛鴦連環腿踢將過來 被我接在手中 祇一甩的功夫 他褲帶早被我用手法捏得已經要斷 他又用力一振褲子 便掉將下來 在衆目一！赤身露體妙相軒呈 他羞得要哭出來 那婆子一面用衣服與他遮蓋 一面上前朝我說道 我母女本不是賣武爲生 乃是借此招婚的 小女既輸在佛手下 請你就照約履行吧 我本爲報仇而去 況且業已娶妻生子不但未允 反說了許多俏皮話 那老婆子 羞惱成怒 便和我動起手來 這時大家都兵刃拚命時 還未到半個時辰 我也覺着左膀酸疼 知道他俺又發暗器 偏偏那婆子倒奪我中暗器時 他剛好使了一個吳剛伐桂的招數 當頭一鋤打到 我右手單舉着槍 橫着一擋他第二鋤又到

靈 山 飛 俠 傳

我忍疼疼抖着槍 使了一個怪蟒翻身 抖起斗大的槍花 祇一絞將他剛鋤撥開 他露出整的前胸 我當時取他性命易如返掌 終因不愿打人命官司 所以槍尖垂下 將他左腳筋挑斷 倒在地下我才對他們說道 許某向不欺負婦人女子 誰叫你們暗箭傷人 這是給你們一個教訓 警戒你們的下次 說完我便同舍弟回家 且喜那梅花針打中得不利害 僅僅受了一些浮傷 後來才知道那老婆子 是南五省的江洋大盜余化虎的老婆 有名的羅利他蔡三娘 他兩個女兒 一個叫八手龍女金珣姑 小的一個便是如今尋我為仇的女空空紅娘子余瑩姑 上兩月有一匪好友 湖南善化羅新特意前來送信 說那余瑩姑 因我不該當衆羞辱於他 又不肯娶他為妻氣病身亡 蔡三娘受傷之後已成廢人 又因痛女情殷 竟一氣而亡 我聽了非常後悔 但也無濟我事 誰想他二女瑩姑立志報仇 天天去跑到他母親姊姊坟前去哭 忽然遇見羅浮山女劍仙 元元大師看他可憐 收歸門下 煉成劍術之後便要尋我報仇 他同大師同派中的一個朋友孫裡 得來消息 叫我加緊防備 恰好賢弟約我入川 訪師學劍正合我意 原疑隨賢弟同行那日賢弟出門 我正在門外閒立 忽然走過一個女子向我說道 這裡可是許教師的家中麼 我便說姓許的不在家 你找他則甚 他說你去對他說 我是你算八年前的舊賬的 我名叫余瑩姑他如是好漢 第七天正午 我在江邊等他 如果過午不來 那就莫怪我下絕情了 我聞言知道他既尋上門來 決不能善罷干休 得就驚逃 也不能逃了老小 倒不如捨這條性命給他 事隔多年 他已不認得我樂得借七天空閒 辦理後事 便答道你不是他開 不過事情 終要有個了斷他早知你要來 特命我在此等其他的本心 再說豈也不是他開 不過事情 終要有個了斷他早知你要來 特命我在此等候他因為有豈要事 須去料理七日之事 那是再好不過你放心 他屈時準到就是 那女子

見我知道他的來歷 很覺詫異 臨去時回頭望了我兩眼 又回頭說道 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原來閣下就是許鉞 那真是太好了 我本應當今天就同稱交手 以報殺姊之仇只是傳門中規矩 要同人拚死的話 須要容他多活七天 好讓他去請救兵 預備後事第七又午前我准在江邊等你如要失信 那可不怪我意狠心毒 我明知難免一死 當下不肯輸嘴 很說了幾句漂亮話 那女子也不還言 祇冷笑數聲而去過後思量 知道危在旦夕 又知道賢弟體力不能够助我 不願再把好朋友拖累上 先是不肯對你說明 就是這個緣故 這時已屆辰初二刻 日光漸漸照滿長江江上的霧 經紅日一照勾出一片朝霞 非常好看 二人正說得起勁忽見上流頭 搖下一隻小舟 往水面上駛行若飛 陶鈞忙道師父的船來了 我們快去迎接吧 許鉞遠遠向來船看了又看道 來船決不是朱老師 這個船似乎要大一些 言還未了 來船業已離岸不遠這才看准船上 立住一個紅衣女子 一個穿青衣的少年尼姑那穿紅衣女子 手中擎着一個七八十斤的大鐵錨 錨岸約有兩三丈遠 手一擲處 便釘在岸上 脚微一點 便向那妙齡女尼飛身上岸 看去身手真是敏捷異常 陶鈞正要稱羨 忽聽許鉞口中愛的一聲還未及說話 那兩個人自己走至二人面前 那紅衣女子 馬先發言 對許鉞道想不到你居然不肯失信 如約而來 這位想必就是你約的救兵嗎 一人做事一人當 何苦饒上好朋友 作什麼 陶鈞聞言 便知來人定是許鉞所說的紅娘子余瑩姑 因聽他出言無狀正要開口 許鉞忙拉了他一把 便對余瑩姑說道 姑娘休得出言無狀 許某堂堂男子自家事自家了 豈肯連累朋友這位小孟嘗陶鈞 乃是我的好友 他因有事入川 在此等候他的令師 我一則送他筵行二則來此踐約 你見手兩人在此 便疑心是約的帮手 那你也和這位比邱同來 莫不成也是瞿怕許某 尋 助拳麼 余瑩姑聞言大怒道 我與你不共

戴天之仇 如今死在臨頭 還要巧語傷人 今日特地會會你的獨門梨花槍 你何平也在你家姑娘面前施展施展 說罷腰中寶劍出匣 靜等許鉞亮兵刃 許鉞聞言哈哈大笑道 想當初我與你母親姊姊動手 原是你們不該用暗箭傷我兄弟 我才出頭打抱不平 比時手下留情 並不肯傷他二人性命 你姊姊丟醜你母親受傷 那怨他學藝不精怪得誰來 今日你爲母報仇其志可嘉 久聞你在羅浮練成劍術 許某自信武術 尚不在人下若論劍術 完全不知你如施展劍術 許某情願引勁受戳 那也無須乎動手 能憑一刀一槍 許某情願奉陪 三合說罷裹手往胸前一搭 神色自如那穿青女尼 自上岸來便朝陶鈞 望了個目不轉睛 這時見二人快要動手 敢忙插嘴道二位不必如此 我也同貴友一樣 是來送行的 三位已有前嫌 今日自然少不得分個高下 這是起因我已盡知依我之見 你們兩家只管比式 我同貴友作一個公證人 誰也不許加入幫忙如何 許鉞正怨朱梅不來 陶鈞跟着嘴苦 聞言大喜 連忙搶着說道 如此比試我贊成已極 還未請教法號怎麼稱呼那女尼道 我乃神尼上優下曇門下弟子 素因便是瑩姑是同門師妹 他奉師叔之命 到我漢陽白銀庵借住 我才知道你們兩家之事 我久聞許教師 乃是武漢第一正人俠士 本想爲你們兩家解紛 但是這事當初 許教師也有多少不對之處 所以我也就愛莫能助了 不過聽許教師之言 對劍術却未深造 我們劍仙中人 遇見不會劍術的人 放劍去殺他其原因僅爲私仇 而那人又非奸惡的淫賊 不但有違本門中規矩也不大光明 我師妹他是決不肯的 教師只管放心 亮兵刃怕許鉞問言 感激如釋重負 不由胆氣便壯了三分 他的槍原實蛟筋擰成 脆柔脆剛可以束在腰上 一聲多謝了便取勝出來 一脫手筆杆一般直 拿在手中靜等敵人下手 余瑩姑原有口吃毛病 偏偏許鉞素因回答 俱都是四川湖北一帶口音 說得非常之快 簡

直無從插口 只有暗中生氣 及至聽素因說比兵刃不比劍的話 似乎語氣之間 有些偏向敵人好生不解 自已本認爲這是不共戴天之仇 原打算先把敵人嘲弄個够 再放飛劍出去報仇 如今被素因說了多少冠冕堂皇的話 又的確是本門中的規矩 無法駁回 越想越有氣早知如此 不請他同來 反倒省事 若不是臨行時師父囑咐 早了素因師兄如同見我凡事服從他命命的話 恨不得頂撞他幾句 偏用飛劍殺與他看 正在煩悶之間 又見許劍亭出兵刃立等動手 不由怒發千丈道 大胆匹夫你家妹娘 不用飛劍也罷殺你報仇 快些拿命來吧言罷 這一聲請脚點處 縱出丈許遠近左手插着劍訣 右手舉劍橫眉 亮出越女劍法第一招青鸞展翅的架勢 待敵入進招 那一種氣靜神閒 沉着英勇的氣概 再加他上他那絕代的容華 不特許陶二人見了心折 就連素因是神尼優曇得意弟子 個中老手也暗暗稱許他入們不久 功行這樣精進 這時許劍在道生死關頭 自然是不敢大意 將手中長槍緊一緊上前 縱道一聲有借 抖起三四尺方圓的槍花 當肋點到 瑩姑喊一聲來得好急忙舉劍相迎 誰知許劍槍法神化 這一槍乃是虛招 等到瑩姑舉劍來撩時 他見敵人寶劍寒光耀目 削在槍上定行兩斷 瑩姑的劍鏢未撩上 他槍縮 槍杆便轉左左手順勢一搶桿 照着壁一脚而掃去 瑩姑不及用劍來擋便將兩脚 向上一縱滿想縱將過去 順勢當頭與劍一劍 誰想許劍這一槍桿 也是虛招 早已料到他這一着 瑩姑剛剛避過 許劍槍柄又到右手 殺勢一個長蛇入洞 對準瑩姑腹部刺到 手法神妙迅速異常 許家梨花槍本來變化無方 許劍從小熬練一十餘年 未有日間斷 又從明師練習內功 升堂入與飲同小可 瑩姑所學越女劍 平常等閒只因一念輕敵 若非許劍手下留情 就不死也帶了重傷了 許劍這幾年來閱歷增長 處處虛心極力避免 結仇樹敵深為瑩姑乃劍仙愛徒

此大但求無過於願已足 故此不敢輕下毒手槍到瑩姑腹前 瑩姑不及避讓 愛的一聲 未喊出口 許鉞已將槍掣回 瑩姑忙將身體縱來去丈許遠近 再看身上 衣服已被許鉞槍尖劃破又羞又惱 劍一指縱將過來 一個長河刺蛟的招數當胸刺到 許鉞見他毫不承情 便知此人無可商量 便總些微給他一點利害 知道劍鋒利害不敢用槍去迎 身子往左一偏 避開瑩姑寶劍 朝着敵人前側面縱將出去 脚才立定連手中槍 一個金龍回首 朝瑩姑左臂刺到 這回瑩姑不似先前大意 見許鉞身手輕捷如猿 自己一劍刺空 他反向自己身後縱將過來 早已留心容到許鉞一槍刺空 剛剛轉過身來 便用劍照槍杆底下撩將上去 許鉞知道不好已無法再避 自己這條槍費盡無數心血製造 平時愛若性命 豈肯廢於一旦 在這危機一髮之間 忽然急中生智 不但不往回縮槍 返將槍朝上面空中拋去 接着將脚一墊 一個黃鶴冲霄燕子飛雲勢 隨道槍縱將出去 那槍頭映着月光亮晶晶的 剛從空中向衰草地上斜插下來許鉞業已縱到接在手中 忽聽腦袋後微有聲息 知道不好不敢回頭 急忙將頭一低往前一縱 哎的一聲劍鋒業已將右肩頭的衣服 刺了一個洞 若非避得快 整個右肩臂豈不被敵人刺了一個對穿 原來瑩姑一劍 朝許鉞槍上撩去 沒想到許鉞會脫手丟槍 及至許鉞將槍扔起 穿害拿月去捉回手中槍時 瑩姑怎肯輕饒 一個厄崖刺果的招數未曾刺上 知道許鉞使這種絕無僅有的奇招 正是絕好機會 毫不怠慢 也將脚一頓 跟踪縱起 二人相差原隔丈許遠近 只因許鉞要去槍稍爲慢了一慢 恰好被瑩姑追上對准後心一劍刺到 寶劍如果迎着順風平刺出去 並無有金刃劈風的聲音 最難警覺 還算許鉞功夫絕熟 步步留心微聞聲息 便知敵人趕到身後 祇得將身往左一伏低頭躲去 肩頭衣服刺了一下也顧不得受傷與否 知己避過敵人劍鋒 忽地怪蟒翻身 槍花一抖

敗中取勝許家獨門拿回頭槍 當胸刺到 瑩姑見自己一劍 又刺了個空 正在心中可情 不料敵人回敬這樣快法 這時不似先前大意 將身一仰 槍頭恰好從瑩姑腹上擦過 瑩姑順手掣樓劍往上一撩 但聽當叮一聲 瑩姑也不知什麼響聲 在危險之中脚跟一墊 平斜着倒退出去兩三丈遠 剛剛起立 許鉞已持槍縱到面前 原來許鉞始終不想傷瑩姑性命 回身一槍刺猛 正在後悔自己不該用這一手絕招 忽見瑩姑仰而朝天 避開自己槍尖 暗佩服他的胆智 便想說勢將槍杆向下一插 跌他 跌 誰知瑩姑在危險忙急之中 仍未忘記用劍敵人的兵刃 起初一劍刺空 敵人又槍法太快無法避開 及至仰面下去 避開槍頭 自己就勢撤回 一面往後仰着斜縱 一面用劍往槍上撩去 許鉞也未想到他這樣快法 急忙掣回手中槍已是不成 半截槍頭已被敵人削斷掉在地下 痛惜非常 心一恨便乘瑩姑未曾站穩之際 縱近身旁一槍刺去 瑩姑更不怠慢急架相還 二人這番惡鬥 驚險非常 把觀戰的素因和陶鈞二人 真替他們搥一把汗 陶鈞起初怕許鉞不是來人對手 非常焦急 及見許鉞 隻槍使得出神入化 方信名下無虛這才稍放寬心 他見這兩個人 一個是絕代容華的劍仙 一個是風神挺秀的俠士 雖說許鉞是自己好友 可是同時也不原敵人被許鉞刺死 無論內中那一個 在戰場上 躲過危機 都替他們額手稱慶 深知二虎相爭早晚必有一傷 暗中禱告師父快來解圍 以免發生憾事 誠於中形於外 口中便不住的咕魯 那素因起初一見陶鈞 神輕上頓時受了一番感動 便不住的對他凝望 及至陶鈞被他看得回過臉去方才覺察出 自己雖是劍仙到底是個女子 這樣看人 容易惹人誤會 及至許余二人動起手來 便注意到戰場上去 有時仍要望陶鈞兩眼 越着越覺熟識 二人同立江邊相隔不遠 素因先前一見陶許二人 便知這兩入根基甚厚 早晚遇着機緣要歸本門

因爲法勸解瑩姑，這才故意出來作公正人。原是不願傷許鉞的性命，忽見陶鈞口中亂動，疑心他早會什麼旁門法術，要幫許鉞的忙，便留神細聽。如果他二人已入異也，用法暗算瑩姑。此人品性可知，那就無妨用飛劍。將二人一齊斬首，及至看陶鈞口中咕嚕臉上神氣非常焦急，又有些不像，便慢慢往前挨近。陶鈞專心致志，在那裏觀戰口中仍是不住的喚著師父你老人家快來，素因耳聰，何等靈敏，業已聽出陶鈞口中念的是「大慈大悲的矮叟朱梅仙師父你老人家快來，替他二人解圍罷。」素因聞言，大大驚異，這矮叟不是嵩山少室二老朱梅朱師伯麼？他老人家已多少年不收徒弟了，如今破例、來收此人，他的根骨之厚可也，不由、望、陶鈞、眼、猛看見陶鈞耳輪後一粒硃砂紅痣，不由大吃一驚，脫口便喊：「不一聲龍官，陶鈞正在口目並用的當兒，忽聽有人喊他的乳名，精氣緊張之際，還疑心是家中尊長尋來，便也脫口應了一老道：「龍官在此，便聽有人答言道：「果然是你，想不到在此相遇，陶鈞聞言詫異，猛回頭見那叫素因的妙年女尼，站近自己身旁，笑容可掬，不知他如何會知得已乳名，正要發問，忽聽素因口中說一聲不好，要知許鉞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逐洪濤投江遺救
背師言爲實傾生

話說陶鈞正奇怪素因女尼喚他的乳名，忽見戰場上有一個如迅練般閃白光，飛往戰場。陶鈞疑心他用飛劍去殺許鉞，嚇了一跳，回頭往戰場上看時，這兩個拚命相持的男女劍俠，已經有人解圍了。解圍的人正是盼穿秋水的師父，矮叟朱梅不由心中大喜，還將過去同許鉞踰倒在地，素因原疑瑩姑情急放劍，知增危險異常，便飛劍去，及見一個老叟，

忽然身出來 將瑩姑的劍捉在手中 不覺大吃一驚 定睛一看 認出是前輩劍仙 叟本悔
 自己還是在十蔣平前 同師父往峨嵋摩天崖 去訪一真大師 在半山之上 見他 面才知
 道他是頂頂大名 嵩山二老之一 因是入道時遇見的頭一位劍仙 他又生些好些異樣 故
 而腦海中 印像很真 當下不敢待慢 急忙過來拜見起初瑩姑 同許鉞殺了兩三個時辰難
 分高下 瑩姑到底閱歷淺 沉不住氣 幾次幾乎中了許鉞的暗算 不但不領許鉞手下留情
 反而惱羞成怒 素因注意到陶鈞那一會工夫 許鉞因為同瑩姑戰了一個早晨 自己又不
 願意傷他 他又不知進退 這樣下去 如何是個了局 便想索興給他一個利害 一面抖擻精
 神 努力應戰 一面暗想誘敵之計 瑩姑也因為戰久不能取勝 心中焦燥 心想這厮太已狡
 猾 不給他假便宜 決不會來上當的 他萬沒料到許家梨花槍下決不能去取巧賣乖 一個
 假作聰明 便要上當 這時恰好許鉞一槍迎面點到 瑩姑知道許鉞 又用虛中套實的招數
 來誘敵 藉罵賊徒 今番休要難逃公道了他算計許鉞 必定又是二仙傳道 將槍交於左手
 仍照上次暗算自己 便賣個破綻 故意裝作用劍未擦的神氣 把前胸露出 准備許鉞槍頭
 刺過 飛身取他上二路 誰知許鉞工夫純熟已極 他的槍法所謂四備撥千斤 不到分寸決
 不虛撤 他見瑩姑姿勢軟弱 向後一退 陡的向前劍探猛一運力 槍桿微偏照塊劍脊上
 一按使勁一絞 但聽當當叮叮之聲 營姑撒劍進劍都來不及 輕不起許鉞神力這一絞 虎口
 震開寶劍脫手 掉在地上同時他地的槍 挨着一些劍鋒削成兩斷 祇剩手中半截槍柄 許
 鉞更不待慢 持着四五尺長為半截槍柄 一個龍歸大海 電也似疾的 朝着營姑小腹上點
 到營姑又羞又急 無法抵禦祇得向後一縱 躲過這一招時 許鉞已將瑩姑的劍 拾在手中
 並不向前追趕笑盈盈捧劍而立 營姑見寶劍被人拾去 滿心火發 不假顧及前言 且自報

仇要緊 便將師父當年練拳防魔的青霓劍 從懷中取出 許鐵見瑩姑粉面生春 忽從腰間取出 個尺多長的劍匣來 便道：「妙未及開言 那營姑已將寶劍出匣 一道青光 迎面擲來 情知來得利害 不及逃避 祇得長嘆一聲 閉目等死 正在無可奈何之際 忽聽哈哈一聲 一會不見動靜 再睜眼看時 祇見那日江邊所遇的矮叟朱梅 站在自己面前 一道白光 匹練般正向那個少年女尼飛回 敵人所發的劍光 已被朱梅捉手中 如小蛇般屈伸不定 青森森的發出一片寒光 這時因言陶鈞 也都先後來到朱梅面前拜要 陶鈞才猛想起 不是朱梅趕來早已性命難保 自己為何還站在一旁發呆 便連忙向朱梅跪下 叩謝解圍之德 朱梅被衆人都朝他跪拜 好生不悅 連忙喊道：「你們忙些都給我起來 再要來這些虛偽禮節 我就要發皮氣了 素因常聽師說他性情古怪 急忙依然站立 與許鐵陶鈞 一個是救命恩深 一個是歡喜忘形 祇願行禮 朱梅說的有理 却未曾聽見 惹得朱梅發了皮辰 走過來 順手先打了陶鈞一個響吧 把陶鈞打了一個頭暈眼花 錯會了意 以為是師父 定怪他不該引見許鐵 一著急越發叩頭求恕 見陶鈞陶鈞無故挨打 便中替他跪求不止 誰想裏邊叩得勤朱梅的氣 越生得大 又上前踢了陶鈞兩腳 然後回轉身朝着許鐵跪下道：「我老頭子不該跑來教家 又不該受你一跪不曾還你 所以許老不起來 你不是我的手障徒弟 我不能打你 我也還知幾句如何 這一來陶鈞一人 越發胆戰心驚莫測其妙 跪在地下 不知如何是好 朱梅跪在地下氣不過 又把腳在身背後 去踢陶鈞 陶鈞見師父要責打自己 不但不敢避開 反對迎上前去受打 與師父消氣只消幾下 便踢了一個鼻青臉腫 素因早知究竟 深知朽梅皮氣 不敢在旁點明 後來見陶鈞已被朱梅連打帶踢 受了好幾處 傷門牙都幾乎踢掉 順嘴流血實在看不過去 便上前一把 先將陶鈞拉起道：「你柱自做了

【 68 】 朱師伯徒弟 你怎麼會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氣 最不喜歡人 朝着他老人家跪拜麼 這時陶鈞已被朱梅踢得不成樣子 心中又急又怕 素因說的話 也未及聽 聽待上前跪倒時 陶鈞已用微聽出朱梅口中之言 再聽素因那較講法 恍然大悟 這才趕緊覺道 弟子知罪若前輩請罵 倒時趕路過來 把陶鈞攔住 又聽素因之言 受了一通 陶鈞氣才百白無妄之災 是由於多禮而來 便不敢再舉舉妄動 唯等待立於旁 朱梅站起身來 撲了撲身上的

土朝素因 哈哈笑道 你只顧當獨心的中正人 又怕親戚挨打 在旁多事可憐 元元大師 枉自把心愛的門徒 交付家託家應 家知過地 去投長江 做水鬼 你好意思嗎 素因聞言 更不慌忙 朝看朱梅說道 弟子怎敢存偏心 元元師叔早知今日因果 他斗營姑來投弟子

原是想要磨練他的火氣 使成全材 否則營姑身劍不能合一 功行尚淺 在這異派橫行之寺 豈能容他下山惹事 師伯下來 弟子當然奉了元元師叔之命 責備營姑 師伯既在此地 弟子縱一知半解 怎敢尊長門前賣弄呢 陶鈞二人 這時才發覺面前少了 個人 那志切報仇的余營姑 竟在衆人行禮忙亂之際脫身遠行 不知去向 朱梅既說他去投江 想必是女子心窄 見二劍全失 無顏回山 去見師父 故爾去尋短見 許鉞尤覺營姑死得可惜 不由咳了一聲 朱梅只向他望了一眼 及至素因說了一盡話以後 陶許二人 以爲朱梅皮氣古怪 必定聽了生氣 誰想朱梅聽罷 反而哈哈大笑道 強將手下無弱兵 你真和你的師父 那老尼姑的聲口一樣 這孩子的氣性也真太暴 無怪乎他師父不肯把真傳給他 說罷 便往江邊下流頭走去 衆人便在後面跟隨 走無半里多地 朱梅便叫衆人止步 朝前看時 營姑

果在前面江邊淺灘上 做出投身入江的架勢 衆人眼看他往江心縱了若干次 身子一經縱起 彷彿有個什麼東西攔住 將他碰了回來 結果仍舊落在灘上 並不曾入水 營姑

飛 俠 傳

的神氣 露出十分着急的樣子 陶許二人好生不解 祇見朱梅忽然兩手合嘴 朝着江對面 輕輕說了幾句 陶鈞見師又這般動作 便知又和那日岳陽樓下一樣 定是又要朝江心中人說話便往前看時 祇見寒濤滾滾江中一隻船兒也無 好生詫異 再往江對岸看時 費盡目力 才隱隱約約看出對岸山脚下 有一葉小舟 在那裏停泊 也看不出船中有人無人 朱梅似這樣千里傳音 朝對岸說了幾句 扭回頭又屬附素因幾句話 素因便向許鉞說道解鈴還得緊鈴人 許教師肯隨我救我師妹麼 許鉞早就有心如此 因無朱梅吩咐 不敢造次見素因想邀 知是得了朱梅同意自然贊同 便隨素因往淺灘上走去 兩下相隔 還有二三丈素因便大喊遙 師妹休尋短見愚姐來也 這時營姑還在睡哩 忽聽素因呼喚 急忙回頭 看 見素因與自己仇 許鉞 同素因越加羞愧難當恨不即死 便咬緊牙關 兩足一頓使盡平生之力 飛起兩丈多高 一鰲魚鷹入水的架式 往江心便跳 這一番使得力猛並無遮攔 撲通一聲渺起丈高的水花 將比心寒濤 激動了一個大回圈 瑩姑落在江中忽又冒將上來 祇見地兩手望空 亂抓了兩下 便自隨浪飄流而去 許鉞起初見營姑投江 好似有東西遮攔 心疑是朱梅的法術 素因教憑回來救人 疑心是示意他與營姑賠禮 消氣 及至身營姑墜入江流 不知怎麼會那樣着急 平時水性頗好 當下也不及與素因說話便奮不顧身的 往江心便跳數九天氣 雖然寒冷且喜水落江淺 浪力不大許鉞在水中追了幾丈遠 才 他抓着營姑一青髮 仰右手裏着營姑領口 倒端着水背流到江邊 將營姑抱上岸 業已凍得僵 打戰寒難奈 再看營姑臉上全青 業已淹死過去 許鉞也不顧寒冷 請素因將姑兩腿盤起 自己兩手往脅下一插 將他的靈柩轉 挖出許多清水摸他胸前 一絲熱氣俱無知是受凍所致 真無法解救焦急萬狀 朱梅業已同了陶鈞

走將過來 祇見朱梅好像沒事一般 用手往江面連招不一會 便見劉岸搖來一隻小船
 正是當初朱梅所乘之船 船裏上船定一個老尼姑 身材高大滿臉通紅 離岸不遠 便跳將
 上來 素因迎上前來拜見 口稱師叔弟子負重而來 望師叔開 那老尼姑道 既係他自
 取 怎能怪你 我氣非想教許檀施恩於他 解去冤孽罷了 朱梅道 够了 够了 快將他救轉
 再罷 天寒水冷功夫長了 要寫書的那老尼問 便回身從腰間取出兩粒丹藥 叫素因
 到小船上 拿來盪溫熱水 攪碎 替姑服下 陣 陣 吐 吐 許江水 緩緩
 過來 覺着身體被火烘烘 回 回 許鐵 一手插在背脊上 眾抱蒼牛
 身體 一手自 背上輕輕拍打 不由又羞又氣 又氣又恨也沒 看請 身身還有何人喝
 道 大膽狂徒 竟敢考急中戲弄於我 還未了 回手一拳許鐵不及提防 被他打個正着
 登時臉上紫腫起來 喉嚨流血 替姑沒好 的在前 縱 忽覺身子有些輕飄飄 站不立
 穩原來地從早上起來忙看過 許鐵報仇 一些食物未吃 便回勁敵戰了一早晨 又加
 上灌了一肚子的江水 氣人 幾幾因用力太猛 險些不曾栽倒 身子晃 兩晃 才得
 定正要朝許鐵罵 猛聽有人喚道 胆孽障 你看帶個在此 替姑定神 看 正是自己師
 父羅浮 白雪洞元元太師 幸邊立着素因 同一這老尼兒 便是將才放去自己寶劍的人
 還有適才相遇的程姓陶的少年 不由又羞又怕 急忙過來 跪在地裏叩頭請罪 原來替姑
 性如烈火 當初在羅浮山學藝時 元元太師說他燥性正退 祇教他輕身功夫 和一套越女
 劍法不肯教他飛劍 替姑志在報仇 苦苦哀求 又託許鐵多問門師叔師兄輩說情 太師仍然
 不肯 羅浮山原是人間福地 遍山皆是梅花景色 每到十月底邊 梅花盛開 一直開到
 第一年春天 才相繼謝落 替姑無雨時 便奉太師之命深入 谷採藥 有一年春天 忽然被

他在後山中發現一個山洞 進去的時候 很仄小 越走越深 越走越覺往上 盡是螺絲形的小道 漸漸看見前面露出亮光 尋端時時聞見梅花香味 瑩姑天生好奇 仗着自己手中寶劍鋒利 不怕毒蛇猛獸 便直往洞內走去 轉過一個鍾乳下垂的甬道 忽然前面現這一塊平坦的草原 上面有成千珠大可合抱的千年老梅 開得正盛 忽見前面 又有一片峭壁寫着香雪海三個摩崖大字 下面有一個洞口 心說師父住的都洞 因為萬梅環繞 洞中有四時不謝之花 所以叫着香雪洞 這洞又有這個香雪海 想必也是因為梅花多的原故 這洞中景緻不知比那香雪洞如何 今日既被我發現 到裏邊去看看 如果比香雪洞還好 回去告訴師父 便搬在這裏來住豈不更妙 一面一面便往洞中走去 適才的洞 步步往上 這個洞却是步步往下 走了十幾步見裡面有一座石屏 轉過石屏 隱約之間 看見前面有東西放光 走近前一看 什麼都沒有那光從一塊石板底發出 他便用手中的劍 把石板掘開 底下便現出一把一尺三寸長的小寶劍 估量是個寶物 取在手中 仍將石板及好 因洞中光線太暗 正要縱身到外看時 忽聽有脚步声之聲 從外進來疑心是洞中主人前來 不及逃出便隱藏午屏風旁邊 看看來人是誰 暗處看明處很為仔細 祇見來人是個個女子 前面走的一個祇穿了一條褲子上身衣服 全用樹葉做成 身材婀娜 眉目裡隱含蕩意 後面那的一個穿着一身藍布衣服 面容非常美麗 頸上拖了一串鎖鍊 二人走到屏風前面 便立定不爭論起來 穿樹葉的女子說道 這三十六年杳長歲月 如何熬得過去 我在峒主走裡 享不盡的無窮富貴 你師父所說 不用他自己動手便會有人用飛劍斬你 這句話不過嚇嚇你罷了 如果不是你要回來取東西時 我門怕不走去有幾百里路麼 我怎麼又要害怕呢 藍衣女子說道 不是我害怕 師父的利害 是深知 適才豪傑相救 將我放出

【 72 】

此洞 本不想回 取我這些寶物的 祇因我當初辛苦得來 頗非容易 就藏在洞中受過十幾年的活罪 也爲這些東西而起 但是師父當日埋藏那些寶物時曾說過這些東西 傳到人

問 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 不知又要強生多少慘事又不願把他毀壞 於是便拿來埋在這石頭下面 同時將師父當年練拳防魔的青霓劍 埋在上面一層 因我劍術練成之後 爲偷盜這些寶物 曾經犯戒殺人 本想將我殺死 是我苦苦哀求 又蒙定慧大師兄求情才免我一死 迫去我的寶劍 因在洞中三十六年 面壁參修埋寶時節 曾對我言過 倘如我遇橫逃脫 或者再存貪念 去盜寶時自有人用那青霓劍取我首級師父平日說話 無句不驗 我雖捨不得又跑回來 要叫我親手去掘那石板 我實在無此胆量 那穿樹葉的女子 聞言笑道

我因你當年對我有許多的好處 十餘年不見 後來才知係在此等罪 恰好嗣主要求像你一

般的人才 所以不遠千里前來相救 多年不見 怎的這般膽小 你既害怕待你說出地方待我替你取如何 藍衣女子道 就在這石屏後面 一塊石板底下 必須要小心在意纔好穿樹葉的女子說道 不妨事說罷 便轉石屏這時瑩姑得來的小寶劍 在手巾中不住震動 好似一個把握不住 便將脫手飛去似的 估量兩個女子 絕非常人自己恐怕不是常人對手

便不敢造次 又不知藍衣女子所說的寶物 是什麼東西 很後悔適才拙石板時 沒有往下搜尋見那兩個女子 由左往屏轉時 自往便輕輕手脚 由右往屏前轉 瑩姑胆子甚大也

忘了處鏡危險 還想偷看所說的寶物 開開眼界 便隱身在壁脚黑暗所在 看二人動靜祇

見那穿樹葉的女子 手中持了一杆鋼叉 又尖上紅光閃閃 他用叉將石板挖開 在裡面撥了一陣 又掘起一塊小石板 從內中取出一個石匣說道 我說你師父故意恐嚇你不是 這不是你說的石匣的 寶劍那有呢 穿藍的女子連忙接過石匣道 惹是寶劍已被師父 早已

取去寶物以得 我們快走吧 那穿樹葉的女子說道久聞你從前明宗室靖王府中 得這九龍照寶鏡 同這夜明珠時 傳了三個峨嵋派劍客 殺死十數個人命是無價之寶 洞外光不如洞中黑暗 可顯此二寶神奇何不取出 讓我開開眼界呢 那藍衣女子好一似受了人家恩惠無法拒絕很為難的 把手中石匣自開 瑩姑在暗處看得很清楚 祇是那石匣 有八寸見方四寸厚 裏面裝着一個銅鏡鏡背後盤着九條龍 鱗角生動非常 晶光四照 寒光射目 另外還有一粒徑寸的大珠 方一出匣登時合洞光明照得清徹異常 那穿樹葉的女子接過鏡珠二寶 正不住連聲誇贊好寶果然價值連城 那穿藍衣的女子 忽然大驚失色 連聲愛呀不好 往直往穿樹葉女子身後躲去

第十回

得青電余瑩姑下山
認硃砂秦素因感舊

瑩姑以為藏在暗處 不會被人家後現 誰想那夜光珠 才出匣 便以似點了千百枝蠟炬一般 把洞中照得如在天青白日之下 穿樹葉的女子一心觀寶到不曾留意 藍衣女子 本自心虛 深怕師父飛劍前來 老是留神上聽西望 瑩姑本在他身後 他猛一回頭聽見一個紅衣少女 一手拿着 隻寶劍 正是當初他師父埋寶 同時埋下一口青霓劍 原說他離叛道 自有人用這口劍來殺他 焉道不胆裂魂飛呢 那穿樹葉女子看見瑩姑站在前面 他久聞元元大師的利害也自心驚 且藍衣女子嚇得那樣 祇得強打精神 光將兩隻寶物 揣在身旁 朝着瑩姑喝道你是何人 擅敢前來窺探我們舉動 你不知鬼母山玄陰峒 赤髮同主大弟子翹翹的利害麼 瑩姑知道這時示弱難免受害 率性詐他一詐便答道 何方妖女 竟敢到本山私放罪人 偷盜寶物我奉師父之命 在此等候多時 速速將二寶放下 還可饒你

【78】

不死 那穿樹葉女子還未及答言 瑩姑手中的青霓劍已在手中 不住的崩騰 手微一鬆便自脫手飛 一道青光光閃處 穿藍衣的女子 愛約一聲死倒洞口 瑩姑翹翹（即穿樹葉衣女子）登時大怒 抖手中叉 那叉便飛起空中 發出烈焰紅火 與那青霓劍鬥在一處 瑩姑不會劍像 心知敵人利害暗暗焦急 正在無計可施忽聽洞外一聲斷喝道 大胆妖孽 竟敢奪山擾閭言罷元元大師 已從洞外進來 翹翹知道大師利害收回叉脚一頓湖 一留火光 竟自逃走 大師手一招將劍取回 瑩姑見大師到來心中大喜 正要開言 大師擺手道 一切事情我已盡知 死的這人是你不肖師姊王娟娟 也是他自作自受 才有今日 他今日如果投身異教 又不知要害人多少 這是天意假手於你將他正法 我們下規矩甚嚴 你應當以此爲戒這口青霓劍乃是我當年練魔之物 能發能收既然被你發現 就賜與你吧 你異日如果犯了教規 你師姊便是你的榜樣 此間乃是香雪洞的後洞 早晚時有瘴氣 於初修道的人不宜 快將你師姊掘土安埋隨我回去罷 瑩姑無意中得了一口飛劍 又感激又快活埋了王娟娟之後便隨大師回洞 大師又傳他運用飛劍之法 大師賜劍之後 日後總教訓不可任性逞能多所殺戮 居心要正直光明 不可偏私 惟獨於他要報仇之事 總是不可置否 瑩姑見師父不加攔阻 以爲默認 又有了這口飛劍 便打算求大師 准他下山報仇 大師素日威嚴 對於門下弟子 不少假借辭色 瑩姑雖然性急總不敢冒昧干求 便打算相機再託人關說那湖南大俠 善化羅新的姑娘 衡山白雀洞金老老羅紫烟 同元元大師 弄常莫逆每到羅浮梅花盛開時 定要到香雪洞盤桓一個月他恨愛惜瑩姑 常勸大師 盡心傳授 大師因當年王娟娟 學成劍術之後 作了許多敗壞清規之事 見瑩姑性燥 殺氣太重鑒於前事 執意不肯 就連青霓劍的賜與 也由我金老老的情面 本來他未始不愛瑩姑的天

畫 山 飛 俠 傳

資 不過不讓瑩姑碰足釘子 磨平火氣之淺 決不傳他心法而已 瑩姑知道金老老肯代他進言等到十月底邊 金老老來到 瑩姑覷便跪來 命老老憐他孝思 果然替他求情大師大不以爲然他投當初事端 其過不在許某 他不過不該存心輕薄而已 雙方比武總有勝敗況且瑩姑母親 不該先用暗器把人家兄弟 打成殘廢許某爲手足報仇 乃是本分 他不曾傷人足見存心厚道 又不貪色尤爲可敬 他母親心地褊狹 自己氣死 與人干當初我因見他孤苦無依 又可憐他的資質 纔收歸 下 你還怪我不肯以真傳相授 你看他纔得一口現成飛劍功夫尚未入門 就敢離師下山 豈不可笑金老老道 你不是打算造謠他嗎 你何妨將機說計准他前去 許某如果收行不好 落得假手於他 成全他的心願 許某果是個好人 你就如此這般 見景生情如何大師這纔點頭應允 寫了一封信 把瑩姑叫至面前說道你劍術尙未深造 便要下山這次爲母報仇 雖說孝思但那事起因 其屈不在許某 你既執意要去你身劍不能合一 一個孤身女子 何處棲身你將這封信 去投奔漢口白龍庵你同門師姊 我師兄神尼優曇的徒弟 素因那裏居住 這信祇許素因一人拆看 不許他人拆看一切聽他指導 見他猶如見我一般到了漢口 先打聽許某爲人在何 如果是個好人便順回省你母姊自己當初的過處 將這無價值的私怨取消 如果許某是個奸惡小人 你就與他報仇 也應當 世除害那就任你 自己酌量而已我這口青劍劍 當年用時 頗爲得力道成以後 用他不着 專拿爲本門執行清規之用 你師姊之死 他就爲犯了清規 今既賜你如果無故失落 被異教中人得去 那你就無須乎回來見我 大師伯要若回湖南 讀他帶你同行你孤身行路不便 你事辦完之後便隨素因師兄 在白龍庵修練 聽我後命可也 瑩姑從小生長綠林 又跟母親姊姊周遊四方 過慣繁華生活 山中清苦寂寞好多年 聞得

師父准他下山 滿心歡喜當下俯首承訓 第二日金老老羅紫烟 帶了瑩姑 駕劍光直往漢陽白龍庵 將瑩姑放下地上回轉衡山不提 素因見了大師的信 明白用意 便對瑩姑說道 你那仇人許鉞爲人正直 湘鄂一帶 頗有俠義名稱 照師叔信中之意 你這仇恐怕不能報 罷瑩姑八年臥薪嘗胆 好容易能得報仇如何肯聽 素因也不深勸 便叫瑩姑 先七日去與許鉞通知瑩姑逃去 忽然元元大師來到 便叫素因 祇管同他前去 如此如此便了原朱元元大師自瑩姑走過 便跟踪下來 囑咐完了素因之後 走至白龍庵正要回山 忽然遇見來梅朱梅便代追雲叟 約大師在成都 同破慈雲寺 大師又談起瑩姑之事 雙方商量第七天上同時露面 大師駕了朱梅的小舟在隔江等候 那姑瑩同許鉞 打到中間 忽見一個瘦小老頭將青霓劍收去大吃一驚 原盼素因相助 及見素因將劍光放出 又行收回 返到朝那老頭跪拜 便知老頭來頭甚大 自己本想口出不遜也不敢了 二劍至失無顏回山 也不敢再見師父情急心窄 便想躲到遠處去投江 元元大師欲好在隔岸望見 瑩姑跳江 幾次被大師真氣逼退回身正在納悶 回頭見素因趕到 大師知道素因 有入海尋針之能 便想藉此磨折於他任他去洗 誰想反是許鉞將他救起 後事大師過江將瑩姑救醒 他在昏悶中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打了一拳跳起來便罵 及至有見師父 又愧又怕忙過來 不住的叩頭請罪 大師道你才得了山便背師訓 許檀樾被你苦苦逼追 你還敢用我的飛劍 去忘報私仇亂殺好人 若非朱師伯將劍收去他已身首異處 他見你投江 也無非憐你一番愚孝 這樣寒天奮不顧身從萬頃洪濤中 將你救起 你不知激思感德 惹乘人不備 打得人家順嘴流血 我們下那有份這種忘恩背本的孽障 從此逐出門牆 再提是我徒弟 我用飛劍取你首級 瑩姑聞言嚇得心驚胆裂 惟有叩頭求恕不敢則聲 素因見小輩不敢進言相勸 陶許

二人也不敢造次。還是朱梅道算了。够他受了。看我面子。恕過他一次吧。如今他二人俱是寒湯鷄一般。好在來路。我逼起濃霧。無人看見。我們就回到許家去坐一坐。讓他們更衣。嘴飽罷。元元大師這才容顏轉靈道。不是朱師伯與你講情。我定不能要你這個孽徒。還不上前謝過。瑩姑才放心站起。狼狽狼狽走。到朱梅隨前剛要下跪。急得朱梅連忙躲脚。大嚷道。我把這老尼姑。你不知道我的老毛病嗎。怎麼又來這一套。大師忙道。你朱師伯不受禮。就免人罷。快去謝許鉞檀樾救命之恩。瑩姑先時見許鉞幾番相讓。火在石頭並不承情。及至自己情急投江。到了水中。才知尋死的滋味。不大好受。後悔已自不及。醒來見身在江邊。祇顧到見仇眼紅。並不知許鉞相死。適才聽師父之言。不由暗佩服許鉞捨身救敵。真是寬洪大量。又見許鉞臉上血跡未乾。原是自己一拳打傷。漸漸仇意半消。反到有些過意不去。又聽大師命他上前道謝。雖然不好意思。怎敢違抗。規規規規的。走了上前正要開口。許鉞知機忙向前一指道。愚下當初爲舍弟報仇。誤傷令堂。事出無心。令蒙大師解釋。姑娘大量寬容。許某已自感激。盡何敢當。姑娘陪語呢。瑩姑自長成後。從未與男子交談。今見許鉞溫文大雅。應對從容。不覺心平氣和。把敵對之心化於烏有。雖想也說兩道句歡話。到底面嫩無法啓齒。禍了兩福。臉一紅。急忙退到師父身旁。許鉞便請衆人往家中更衣用飯。朱梅道。你先同陶鈞回去。我們即刻就到。陶許二人不敢再說。便告辭先行。走過適才戰場。轉向街上。便遇見熟識的人問道。許教師你剛從江邊來麼。怎麼弄了身的水。適才那邊大霧。你初出鍋蒸籠一樣。莫非大霧中失足落在江中罷。陶許二人。才明白在江邊打了一早晨。並無一個人去看。原是大霧隔斷的原故。隨便敷衍行人。兩句轉回家去。二才人進中廳。忽然眼前一亮。朱梅元元大師。素因瑩姑四人。已自降下。瑩姑髮妻故去已經四年。

遺下衣物甚多 留下一鬼一女 俱在親戚家附讀 家事由一個老年姑賣掌管 便請衆人坐定 一面命人端茶備酒 急忙將姑母請出 叫他部瑩姑進去更換濕衣 自己也將濕衣從新換好出來陪坐 大師不食烟火食素因吃素 朱梅陶鈞 到是葷酒不忌 而且酒量甚豪 酒到杯空 移時瑩姑換好衣服出來 他在山中本未斷葷 常打鹿考肉來吃 大師也命他入座 自己隨便吃了點果子 便囑咐瑩姑好生跟素因學劍 同朱梅訂好在新正月間 成都相會 將其一頓 駕劍光破空而去 瑩姑因不知青霓劍是否還在朱梅手中 抑或是師父一怒收了回去 見師父一走也不敢問好生着急 素因見瑩姑坐立不安 心知爲的是兩口寶劍 便對瑩姑道賢姊的兩口寶劍 俱是當世希有之物 加上元元師叔的真傳 賢妹的天資 自必相得益彰 適才元元師叔命我代爲保管 早晚陪賢妹用功 從今以後我的荒庵 到是不愁寂寞的了 瑩姑聞言知二劍未被師父收去 才放寬心這時陶許二人 都陪朱梅痛飲 殷殷相勸無暇再說閑話 那素因心中有事 幾番要說出口來 見朱梅酒性正豪 知這老頭兒皮氣特別 不便插咀攔他高興 那陶鈞在觀戰時忽聽素因叫他乳名 好生不解本想要問 也因為朱梅飲在高興處上 自己拿着一把壺 不住的替他斟 沒有功夫顧到說話 大家祇好悶在肚裏 這頓酒飯 從未正直飲過西初 素因本不用葷酒瑩姑飲量他不大 陶許二人也早已酒足飯飽 因都是晚輩 祇有恭恭敬敬的陪着 到了掌上燈來 朱梅已喝得醉眼模糊 忽然對素因說道 你們姊弟不見面已快一十年了 回頭就要分別 怎麼你們還不認親呢 素因聞言站起答道 弟早就想問 因見師伯酒性正豪 不敢耽誤師伯的清興 所以沒有說出來 朱梅哈哈笑道 你又拘了我比不了李鬚子 有許多臭規矩 骨肉重逢 原是一件快活事 有話就說何妨 素因聞言便對陶鈞道 陶師弟 請問堂上尊大人 是不是單諱一

畫

山

飛

俠

傳

【 79 】

個鑄字的鑿陶鈞聞言連忙站起答應。先父正是單名這一個字。師姊何以知之。素因聞言不禁下淚道：想不到二十年前陰我姑父竟自下世去了。姑母王太夫人呢。陶鈞道：先父遺世之後先母第二年也相續下世去了。小弟年幼。寒家無多親故。師姊何以這般稱呼。請去其詳。素因含淚道：龍官你不認得身入空門的表姊了。你可記得十九年前的一個雪天晚上。我在姑父家中同你玩得正好。忽然我繼母打發人立逼着教我回家過年。你拉着我哭不讓我走。我騙你說：第二日早上准來我們一分手。就從此不見面的。素因因嘆。陶鈞聞言這才想起幼年影事也不禁傷心。答道：你就是我秦家表姊乳名玉妮的麼。我那舅父呢。素因道：愚姊自先母去世。先父把繼母扶正之後。平素對我十分虛待。多蒙姑父姑母垂愛。接到姑父家中撫養。此時我纔十二歲。你也才五歲。先父原不打算作異族的官丁。經不住繼母的朝夕絮聒。先父便活了心。我們分別那一天。便是先父受了他人的委用。署理山東青州知府。先父也知繼母恨我。本打算將愚姊寄養姑父家中。繼母執意不肯。先父又怕姑父母用大義責難。假說家中有事硬把愚姊接回。一同上任。先父爲人忠厚。錯用了一個家奴。便是接我回家的石升。他自隨先父到任之後。勾結幾個喪盡天良的幕賓。用繼母作爲內綫共同蒙蔽先父。朋比爲奸鬧得起聲喊道：不到一年。被當地一個僕僧。名叫超觀。本是前明的宗室。武功很好。夜入內室本要結果先父的性命。誰知先父同他認得。問起情由纔知是家人幕賓作弊。先父全在鼓裡。他說雖非先投主動。失察之罪仍是不應寬容。便將先父削去一隻耳朵。以示敬戒。那惡奴與幕賓俱被他梟去首級。懸掛在大堂上。先父知事不好。積威之下。又不敢埋怨繼母費的許多情面。才把惡奴幕賓被殺的事。彌縫過去把急辭官打算回家。連氣帶急死在路上。繼母本是個妾扶正又無兒女。他見先父死去。草草葬埋。

把所有衣服變賣銀兩 本打算帶我回到安徽娘家去 走在半路又遇見強人 將他殺死 正要將我搶走 恰好恩師從四川民山疑玉峰 神尼上優下曇走過 將強人殺死 將我帶到山中 條道 面壁十年才得身劍合一 奉師命下山在戒都碧筠庵居住 兩年前又奉恩師之命 將碧筠庵 借與醉師叔居住 以作異日各位師伯師叔 兄弟姊妹們聚會之所 叫我來這漢陽白龍庵參修行道 適才見賢弟 十分面熟 聽說姓陶 又被我發家耳輪後 粒硃砂紅痣 我便叫了賢弟的乳名 見你答應便知決無差錯 正要把前因後果對你細說時 朱師伯已然現出法身 以後急於救人 就沒有機見說話了 朱師伯前輩劍仙中的神龍 嵩山二老之一輕易不收徒弟 你是怎生得拜在門下 造化真是不小 陶鈞聞言甚是傷感 也把別後情形 及拜師的經過 仔細說了一遍 那許鉞見眾人俱是有名劍仙的弟子 心中非常羨慕 不禁現黃辭色 朱梅看了許鉞臉上的神氣 對他笑道 你早晚也是劍俠中人 你忙甚麼呢 將來峨嵋鬥劍 你同瑩姑 正是一對重要人物 你如不去作癩和尚的徒弟 白骨箭誰人去破呢 我不收你 正早要成就你的良緣 你怎麼心中還不舒服呢 許鉞聽朱梅之言雖然多 少不解 估量自己將來 也能廁身劍俠之門 但不知他說那俠僧軼凡劍術如何 便站起身 多勢問道 弟子承老前輩指示投師門徑 所說三遊洞 隱居這位師父 但不知他老人家 是那派劍俠 可能收弟子這般庸才麼 朱梅道 你癩和尚 他能耐大得緊呢 尤其寶長昆專能降魔 戒既介紹你去 他怎好意思不收 不過他修皮處比我還古怪 你可得留點神 如果到時你不能忍受 錯過機會那這輩子 就沒人要了 許鉞連忙恭身答應 朱梅又對素因道 破慈雲寺 須是 不得你 天已不早你同瑩姑回庵 我這就同陶鈞到青城山去 我們大家散了罷 許鉞雖然惜別 知朱梅皮氣特別不敢深留 當下眾人分手除許鉞勇

春到三遊洞投師 暫時不走外 素因同瑩姑回轉白龍庵朱梅便帶了陶鈞 駕起劍光 往青城山金鞭崖而去

第十一回

金鞭崖陶鈞學劍
碧筠庵朱梅赴約

矮叟朱梅的大弟子紀登 自從師又下山後 因恐金生鼎等 又來煩擾輕易不肯出門這日清晨起來 算計師父快要回來 便拜崖請站立果然立了不多一會 遙望天邊有兩粒黑點 朝

崖前飛來 移時朱梅携着陶鈞 在金鞭崖前降下 紀登連忙上前拜見 朱梅叫陶鈞見過師

兄 一同進了觀門 朱梅命紀登將打坐鍊氣口訣 日夕傳與陶鈞用功 又到雲房內 取出一把長劍 賜與陶鈞 叫他接着劍訣練習陶鈞拜謝之後 接過寶劍一看 連頭帶尾有三尺

六寸長 劍柄上有七個金星 上面刻着金犀兩個篆字 用手攢劍柄微一用力 自己鏗然

出匣 寒光凜凜 森人毛髮端的柄好劍 心中高興已極從此每日跟隨紀登 早晚用功不提

矮叟朱梅 在觀中住了幾日 單把紀登叫過一旁囑咐了幾句 便自下山往城都而去 這時

成都碧筠庵醉道人 自同追雲叟分別後 雖正用劍被污 却蒙追雲叟將太乙鈞贈他使用 這

較比原來寶劍 還要神化 他每日除在後都市上賣醉外 便在庵中傳授松鶴二童劍術 這

目正在院中閒立 遠遠看見天空中一道青光飛來 定睛一看 正見追雲叟帶到衡山去用

千年朱纈草 替自己洗鍊的寶劍 心中大喜手一拍 那寶劍業已落在手中仔細看時 居然

返本還原 仍是以前靈物 暗暗感激追雲叟的高義 心想這口劍雖是自己鍊就神物 並不

似三仙二老 他們的創 完全由於五行真氣採鍊五金之精而成 衡山相隔數千里 怎得認

主歸來 爽爽釐正太驚奇 忽聽破空拍響聲 抬頭看時 周淳業已駕劍光從空中降下 見

了醉道人 上前拜見醉道人道 周道友休得如此客氣 我們相識不久 這友功行甚重 運籌
 精進 雖然白老前輩有起神入化之能 然而道友的根基秉賦 也就可想 周淳恭身答道
 師叔休得過獎 弟子自蒙家師收錄 因自己年歲長大深怕不飽入門 心中非常恐懼 那日
 隨家師回到衡山 便蒙家師指示秘訣 又賜我丹藥數粒 到第七天上 家師命我到後山最
 高峯紅沙崖下 去採千年朱靈草走到崖前 忽然紅霧四起 當時 陣的頭暈眼花 神志昏
 迷 堪堪臥倒 猛想起弟子初遊雲慈寺時節 遇見一個身體矮小的老前輩 用土塊打弟子
 數次將弟子打急 隨後追趕並未追上 那位老前輩留與弟子一個紙包 內有兩粒丹藥 紙
 包上面寫着留備急用 用百毒不侵 八個字 弟子此時已是兩腳麻痺辛喜雙手還能動轉
 忙將那兩粒丹藥取出嚼碎 嚥了下去 立時覺着神志清明異常 可是紅霧依舊未消 心知
 那崖 必非善地而衡山頂上 一年到頭俱是白雲封鎖年年祇有兩次雲開 如採不着藥草
 誤子家師之命 恐受責罰依舊在崖前尋覓忽聽崖旁洞內 有小兒啼聲 走向前一看 祇見
 一個山洞高寬約有兩丈 洞口有一個沒有殼的大蝸子 長約七八尺光景 口中噴出紅霧
 聲如兒啼 幸那東西 才得出殼 行動極為笨緩弟子服了靈丹 毒物不侵便用寶劍 將他
 斬為數段 忽見紅光從那東西身後洞中發出 越過看時 正是 叢千年朱靈草 上面還
 結着七個橘子大小的果兒 鮮紅奪目 弟子個連根拔起 不敢再為遲延 急忙下山走到半
 路 回頭看時 業已雲霧滿山稍遲一步 便無路下來了家師見弟子取得仙草甚是嘉獎 說
 起那蝸子時 家師起初本未料到有這樣怪物 幸喜尚未成形 又有靈丹護衛 不然一近他
 身 怕不化為膿血那靈草一千三百年結一箇果 成熟七天便入地無踪 服了之後 益氣延
 年輕身換骨 又抵百十年苦功家師便將仙果七個 賜與弟子 吃下去當時身體酥軟 連瀉

三日全愈後 方大身輕靈勝尋常 如今可以力擒虎豹 手提飛鳥家師深恩 又傳弟子許多
 的劍法另換了一口練成的寶劍 照口訣勤習了四十九日 便能御身飛行 師叔的劍 也同
 時泥練還原 又說起贈丹的老前輩 才知是家師好友朱師叔 今早命弟子前來送信 順便
 將師叔寶劍送回行近武都 那寶劍好認認得家一般 一箇不留神 便脫手飛去 弟子隨後
 追趕見他在此地飛來 已知師叔收去 才放了心 家師說李師叔約請各派劍仙 不日陸續
 來到請師叔代爲招待 家師向有他事 來年正月初五前准到 此番乃是邪正兩方 正面衝
 突的開端彼此約請的能人劍客 俱不在少數 這第一次交手 必須遇挫龍鱗 銳氣 同時
 把他們用作根據地萬慈雲寺 一舉消滅 以減少他們的勢力 家師還請師叔除夕到寺
 中探一探動靜 設能們那裡 能人甚多 如身他們窺破 祇說特去通知比試日期 不可輕
 易動手 弟子奉命轉達 請師叔斟酌辦理 許真人聽罷 當下謝了周淳冒險採靈草之義
 因爲許真人 一紙幡符統系之下 與峨嵋山祖師長真真人 俱都是朋友稱呼 長真真
 人自己每回進雲叟 苦竹的蛇 三 前往海鹽居 氣急上乘支宗 醉處 是齊漱溟的師
 弟施因追雲叟 雖是師兄好友到底人家得道的多年 又與長真真人 有一面之識 平素總
 以晚輩自居周淳請他師叔還他 不肯去受周淳飲水思源 自己入門又淺 再三不肯改口
 祇得由他 第三天 先是後傳劍仙中 峨眉派掌劍仙乾埋正氣妙 真人的女兒齊
 靈雲 同着他的弟兄金蟬 髯仙李元化爲弟子白俄孫南 奉了妙一夫人符籙因之請 命來
 聽候調忙又過了幾天 將仙同門師兄弟 風火道人吳元智 帶着大弟子七星手施林來到
 施林與周淳本有一面之緣 當下周淳便謝了當日 施林指引之恩 二人談得甚是投機 第

二天起蓬浮山 霄雲洞元元大師 巫山峽白竹澗毛修庵白雲大師 陝西太白山 積翠崖萬

里飛虹修元奇 同他弟子黑陵兒尉遲火 坎離真、許元通 雲南昆明池洞元寺 哈哈僧元

覺禪師同他弟子 鐵沙彌悟修峨眉 飛雷嶺 髯李元化先等來到 醉道人與周淳 竭誠

款待松鶴 童 忙 固 手 足 不 停 到 除 夕 的 頭 一天 醉道人同各位劍俠正在雲房閒話

羅浮七面中的飛里飛虹修元奇發 普門諸位重友 俱都各據名號 相臨數千里 除每三

年前往峨眉衆首外 很少相見 這次不但同門師弟相聚 許多位不在本門請前輩道友 也

來參加 同時小弟兒們 也彼此多一番認識 將出互相傳理許多幫助 可以算得一個大盛

會了祇是相隔破寺之日不遠 嵩山二老 掌教師兄 以及餐霞大師等 爲什麼還不見到來

呢 髯李元化答道 師兄有所不知此次邊雲叟邀友 原是受了掌教師兄之託 替他在此

在持一切 一來掌教師兄 要準備最後峨眉門劍時一切事務 現在東海練寶 不能分身二

來這次慈雲寺邀請的人 出類拔萃的有限 祇二老已足够應付 所以這次掌教師兄 來不

來還不能一定 餐霞大師就近監視許飛娘 這次飛娘如不出面 大師也未必前來 他單說

派他一個得意女弟子 他名叫朱梅前來參加 想必日內定可來到 醉道人道 餐霞大師女

弟子 怎麼會與矮叟朱老前輩同名同姓 雖說不同門戶 到底以小輩而犯前輩之諱多少

不便 餐霞大師說難道沒有想到這一層 替他將名字改換變 髯仙聞言哈哈大笑道 醉道

友你在本門中 可算是一個道行淵厚 見聞最廣的人 怎麼你連朱老前輩 同餐霞大師女

弟子朱梅 同名同姓這一段前因後果都不知道呢 醉道人便問究竟 各位劍俠 也都想聽

髯仙說事經過 髯仙肅起初我不知道 前數月我奉追雲叟之命 去請餐霞 他說要派弟子

朱梅參加破寺 同各位前輩劍俠 以及同門師兄弟見一見面 將來好彼此相助 我因他的

弟子與朱老前輩同名，便問大師何不改過。大師才說起這段因果，原來大師的弟子朱梅與朱老前輩關係甚深，他已墜劫三次，就禮拜在大師門下，還是受朱老前輩所託呢。大家正要聽聶仙說將下去，忽然一陣微風過處，朱梅業已站在衆人面前，指着聶仙說道：李鬚子，你這人太不長進，專門背後談人陰私，你祇顧說得起勁，你可知道現在危機四布了麼？衆劍仙聞言大驚，連忙嚷生請問究竟。朱梅道：不用忙，少時自有入前來報告，省得我多費一番唇舌。言還未，便聽簷前有飛鳥墜地的聲音，簾起處進來一人，面如金紙，見了諸位劍仙，匍匐在地，追雲叟連忙從身上取出一粒百草奪命神丹，朝雪人口中一塞，了進去。醉道人與聶仙見來人，正是岷山萬松嶺朝大觀水鏡道人的門徒，神眼邱林，不知爲何這樣狼狽，急忙將他扶上雲床，用一碗溫水灌了下去，待了半盞茶時，邱林腹內咕魯魯響了一陣，臉上由金紫色漸漸由白而紅，這才恢復元狀，睜眼看見諸位劍俠在旁，便翻身坐起。這時各派劍中小弟兄們，本同周淳孫南等，在前面配殿中談話，聽說崑叟朱梅與邱林先後來到，入房相見，邱林坐起之後，先該了矮叟朱梅賜丹之恩，然後說起慈雲寺中景況，及他脫險情形。

第十二回

燭影忽搖紅滿殿，陰風來鬼祖。
劍光閃閃電昏林，黑月會妖人。

原來醉道人與張老四父女，謾道周雲從，打邱林豆腐店中走，慈雲寺中人，因周雲從也得奇怪。寺周圍住厚店舖，差不多都是寺中堂與，決不會見了過人，不去通報，惟獨邱林在寺旁小道上離寺較遠，不在他範圍之中，未免有些疑心，曾罪派入去盤查數次，也問不出一些端倪也。自從周輕雲夜鬧慈雲寺，斷去毛太一隻左臂，俞德受傷，後奉法元趕

到 知道峨眉派利害 嗚呼皆通約東門下衆人不許輕易出廟 念自己親身出去 約請能人
 前來與峨眉派見面高下 法元去後 俞德傷勞業已痊癒 便要告辭回西藏 去請師父毒龍
 尊者出來與他報仇雪恨 智通恐他去後 惹發人單勢孤 勸他 必親身往 可先寫下書信
 一封說說受 峨眉派門下 無故誣欺負 身受重傷 自己不能親往 求他師父前來報仇
 俞德本是無主見的人 便依言行事 懇懇切切寫下一封書信 武煩毛太門徒 無敵金剛賽
 達摩智能前任 自己同毛太每日閉門取樂 過了好些日子 轉瞬離邊年才八九天 不但慧
 能沒有音信 連金身羅漢法元 也沒有回來 所請的人 也一個未到智通心中迫急萬狀
 到了二十三那天晚上 智通俞德 正在蟬房談話 忽然一道黑烟過處面前站定二人 俞德
 是驚弓之鳥 正待放劍智通已認清來人 正是武彝山飛雷洞 七手夜叉龍飛 同他弟小
 靈猴柳宗潛 連忙止住俞德 與三人介紹 這龍飛乃是九華山金頂歸元寺 獅子天王龍化
 的兄長 與智通原是師兄弟 自從他師父五台派教祖太乙混元祖師死後 便歸入廬山神
 魔洞白骨神君教 練經二十四口九母陰魂劍 還有許多妖法 郭日打廬山回洞 小靈
 猴宗宗潛 便把智通請他 下相助 與峨眉派對敵之事說了一遍 龍飛聞言大怒 說我與
 峨眉派 有 共戴天之仇 當年太乙庫元祖師 就是受他們的暗算如今他見五台派 失了
 首領 還要追近殺決 前些日我師弟羅梟到 華採藥 又被齊漱溟的兒子斷去一臂 越發
 仇深似海 事不宜遲我們就此前去 助齊師伯一臂之力說罷 帶了癩身法寶 師徒二人駕
 起陰風 直往慈雲寺走來 見了智通談話前情 越發忿怒依龍飛本心 當晚便要尋峨眉
 派中人 見個高下 還是智通攔阻勸那峨眉派人行踪飄忽 又無一定住所 白從到寺中
 關兩次 便沒有再來 師弟雖然神通廣大 到底人單勢孤莫如等金身羅漢回來 看看所約

的人如何 再作商議 龍飛也覺言之有理 祇得暫忍心頭之怒第二日起 前番智通所約的人 勞山鐵掌仙祝鶚 江蘇太湖洞庭山霹靂手尉遲元 滄洲草上飛林成祖 雲南大竹子山 披髮狻猊狄銀兒 四川雲母山女崑崙石玉珠 廣西鉢盂峯報恩寺 莽頭陀 同日來到智通見來了這許多能人 心中大齊 便問衆人 如何會同日來到都得這樣巧法 披髮李貌狄銀兒 首 而答道 我們那裏有什麼朱卜先知 先前接了你的請柬我們雖恨峨眉派刺骨 到底鑒於從先峨眉鬥劍的覆轍 知道他們人多勢衆 不易抗敵 都想另外再約請幾個帮手 日前各位道友 先後接到萬妙仙姑許飛娘的飛劍傳書 他說他有特別原因 恐怕萬一倒時不能前來 他另外約請了兩位異派中特別能人 前來相助 峨嵋派無論如何利害 決無勝理 請我們大家安心前去 准於臘月二十四日 趕到慈雲寺 飛娘自教祖死後 久已不見他有所舉動 有的還疑心他叛教 有些道友接信後 不大相信 後來又接着曉月禪師展轉傳信的證明 又說他本人 屈時也要前來 我們這才按照書信行事這飛劍傳書 當初除「教祖 普人下劍仙祇有四五個人 有此本領想不到飛娘 才數十年不見 便棘到這般地步真是令人修奇了 智通道 以先大家對於飛娘的議論 實在冤屈了他人家表面上 數十年來沒有動靜 骨了裡却是臭新營胆這們多年 我也是今年才得知道 便把前事又說了一遍 當下因為法元未到 龍飛本領最大 先舉他做了個臨時首領 龍飛道 我們現在空自來了許多人 敵人巢穴 還不會知道 萬一他見我們人多他們就藏頭不露面等我們走後 又來

【 87 】 仗勢欺人 不似峨眉鬥劍 訂下得約會 我看如今也無須乎閉門自守第一步 先打聽他們巢穴往那裡 或是明去 或是暗去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如何 智通終是持重 商量了一會便決定先派雙鬚人 出去打聽峨眉派在成都 對面什麼人 住在那裡 然後等曉月禪師

金身羅漢回奉再說 讀定之後因爲狹鏡兒路最難 小靈猴擄宗潛 成都是他舊遊之地
 便山他 人担任 到成都城鄉內外 打探消息又隔了一天 法元纔回廟 除曉月禪師未到
 外另外約請了四位有名劍仙 第一位是有根禪師 第一位是諸葛英 第三位是癩道人 第
 四位是滄浪羽士隨心一 皆是武當山有名的劍仙 大家見面之後 法元便有飛龍道 令弟
 龍化 不知和雷音道友 一向在九華山金頂歸元寺修煉慶 我這一次原本想約他幫忙 誰
 想到了那裡不會遇見他 反倒與齊漱溟的女兒爭打起來 到處打聽他二人的下落 竟自
 打聽不出來 你可知道他二人現在何處 龍飛聞言 面帶怒容道 師臨休要再提起我那不
 才兄弟了 提起反倒爲我同門之羞 我現在不但不認他爲手足 一旦遇見他時 我還不能
 輕易饒他呢說罷怒容滿面 好似氣急的樣子 法元和他兄弟二人 平素不睦 知道其心中
 有原故也就不便派問 當下便朝大衆 把追雲叟在成都出現 蛾眉派門下 兩次到寺中大
 鬧 恐怕他們早晚要找上門來 所以特地哈處約請各位仙長相助 這次雖不似前番蛾眉
 闕劍預先定下日期 但恐我深知追雲叟這箇老賊 決不能輕易放過 與其讓他找上門來
 不知我們准備管備之後 先去找他報仇 他們巢穴很多 城都聚會之所 祇碧筠庵一個地
 方我早就知道 當初不說一則恐怕打草驚蛇 二則恐怕未到齊時 兪賢弟報仇心切 輕舉
 妄動蛾眉派中人 雖無關緊要 追雲叟這個老賊却不好對付 如今我們人已到齊 是等他
 來還是我們找上門去 或者與他約定 個地方比試 諸位有何高見 法元在衆人中 輩份
 最大大家謙遜了一陣 除龍飛自恃有九子母陰魂劍 兪德報仇心急外 餘人自問 不是追
 雲叟的敵手 都主張等曉月禪師同齊龍尊者 內中來了一個耳說 好在人多勢雄 也不怕
 人家找上門來當初未明張旗鼓 約定日期比試 樂得勻出功夫 籌畫萬全之策 龍兪二

畫 山 飛 俠 傳

人雖不願意，也拗不過衆人。衆人正在議論紛紛，祇見一溜火光，狄銀兒挾着一人，從空飛下。小靈猴柳宗潛也隨後進來，狄銀兒見了衆人，忙呼智通，命人取繩索過來，把這奸細捆了一回頭，看見法元便走，將過來施禮。這時被擒的人業已捆好，衆人便問狄銀兒究竟狄銀兒道我自昨日出去打聽敵人所住，走過望江樓便上去飲酒，聽見樓上有些酒客紛紛議論，適才走的這位道爺真奇怪，無冬無夏，老是那一件破舊單道袍，他的酒量也真好，喝上十幾斤，臨走還代上一小葫蘆，他那紅葫蘆少說着也裝上十七八斤酒，成都這大麵酒多大量的人，也喝不上一斤，他竟喝那們多，莫非是假酒仙吧？我覺得他們所說那人頗像那年峨眉閔劍，殺死我師兄火德星君陸大虎的醉道人，正打算明日再去暗中跟隨，尋查他們的住所，誰知我同柳賢姪下樓走了不遠，便覺得後面有人跟隨，是我二人故作不知，等走到離所不遠，才回頭問這斷爲何要跟我們，這斷不但口不服輸，反同柳賢姪爭鬥起來，別看模樣不濟，武功還是不弱，若非我上前相助，柳賢姪險些遭了他的毒手，本待將他殺死，因不知他們窩藏之地，特地擒回請諸位發落。衆人聞言，再朝那人看時，祇見那人生得五短身材，白面高鼻，一雙紅眼，普通買賣人打扮，雖然被擒，英姿勃勃，看去武功很有根底。當下法元便問那人道：你姓甚名誰，是否在峨眉派門下？現在成都，除追靈叟外，還有的都是什麼人，住在何處？從實招來，饒你不死。那人聞言哈哈大笑道：你家太爺正是峨眉門下神眼邱林便是。若問本派成都人數，除教長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外，東海三仙，嵩山少室二老，還有本門以及各派劍俠，不下百位，俱在成都，却無一定住所。早晚蕩平妖窟，爲民除害，我既被獲，遭擒殺，剛聽便，何必多言。龍飛俞德性情最暴，見邱林言語傲慢，剛要上前動手，忽聽四壁吱吱鬼聲，一陣風過，燭燄搖搖，變成綠色，衆人毛髮皆豎，不知是何吉

凶 俱都顧不得般人 各把劍光法寶準備以觀動靜 一霎時間地下陷了一個深坑 由坑內先現出一個拷拷大的人頭 頭髮鬚鬚絞做一團 好似亂草窩一般 碧綠一雙眼光 四面亂閃 衆人正待放劍 法元俞德已知究竟 連忙攔住一會現出全身 那般大頭 身體却又瘦又矮 穿了一件綠袍長不滿一尺 醜怪異常不是法元俞德 預先使眼步止住 衆人見了這般怪狀幾乎笑出了聲 法元見那人從坑中現出 急忙躬身合掌道 不知老祖駕到 我等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說罷 便請那人坐下 那人也不歡遜手一拱便居中坐下這時鬼聲已息 燭焰依舊光明 法元俞德便領衆人上前又相介紹道 這位老祖 便是百蠻山陰風洞 綠袍老祖便是 練就無邊魔術百萬魔兵 乃是魔教中南派開山老祖 昔年在西藏 老祖與毒龍尊者鬥法 曾顯過不少的奇蹟今日降臨 絕非偶然不知老祖 有何見教綠袍老獨答道 我自那年 與毒龍尊者言歸於好 回山之後年不會出門 前些日毒龍尊者與我送去一信 言說你們又要與峨眉派鬥法 他因一樁要事 不能分身託我前來 助你們一臂之力 但不知你們已經交過手了沒有 說時聲音微細 如同嬰兒一般 法元道 我等新近一二月才得娶齊 尚未與敵人見面多謝老祖前來相助 就煩老祖作我等領袖吧 綠袍老祖道這有何難我這數一年來 練就一樁法寶 名叫百毒金蠶蠱 放將出去 如同數萬黃蜂 遮天蓋地而來無論何等劍仙 被全蠶咬上一口 一個小時毒發攻心而死 峨眉派雖有多人 何懼之有衆人聞言大喜 惟獨邱林暗自心擊 祇恨身體失却自由 不能回去報信 不由便嘆了一口氣 綠袍老祖聞得呼息之聲 一眼看見地下細的邱林便問道這是何人 法元便把邱林跟蹤被獲 正在審問之間適逢老祖駕到 未曾發落請問老祖有何高見 綠袍老祖道 好些日未吃人心了 請我吃一盆人心湯罷 法元聞言便叫智通命人取冷水盆來 開膛取心 邱林知

道不免於死 到也不在心下 且看這羣妖孽如何下手 智通因為要表示誠心親自動手 將冷盂盆放在邱林身旁 取了一把牛耳尖刃 剛要對准邱林助下刺去 忽然面前一亮 一道金光如匹練所電也似疾的 卷將進來 智通不及抵擋 忙向後倒縱出去 衆人齊都把劍光法寶 亂放出來時那金光已如閃電一班 飛向空中龍飛兪德等 追起看時祇見一天星斗 廟外寒林被風吹得機械作響 更無一息兒踪跡 再回那柱上綁的邱林 已不知去向 祇剩下一攤長長短短筠絞筋繩 幸喜衆人 祇在救回被擒的人 阮挨近邱林站立的知客僧了 一 被金光掃碰了一下 將左耳削去半邊外餘人皆示受傷 衆人正在興高彩烈之際 經此一番變動 氣銳大挪 愈加知道峨眉派 真有能手連兪德的紅砂 都未能損傷衆人分毫可以想見敵人的利害 便都面面相覷 不發一言這且不言 話說邱林正在瞑目待死之際 忽然眼前一亮 從空降下一道金光將他救起 在飛起的當兒 忽然覺得一陣腥味刺鼻 立時頭腦昏眩 心中雖然清楚 祇是說不出話來 不一會功夫那駕金光的人 已將他帶到一個所在 放在下來 對邱林仔細一看 忙說不好輕雲忙將我的丹藥取來 話言未了便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妙齡女子 從丹房內 取了九粒丹藥 那人便用一壺清水將丹藥 與邱林灌了下去 然後將他扶上雲床 臥下歇息 這時邱林業已人事不知混身酸痛已極 直睡到第二日早起又吃了幾次丹藥 才得清醒過來 睜眼一看 只見面前站定一個美麗少女 生就仙轉英姿 看去功行很有根底 便要下床叩謝救命之恩 那女子連忙阻住道 師兄你雖然醒轉 但是你中了兪德陰魂沙 毒還未淨不可勞動 待我去與你取些吃食來 說罷掉頭自去 邱林也覺周身疼痛難忍 祇得恭敬不如從命見那女子 稱他師兄 想是同 之人 祇不知他姓什名誰是何人弟子 小小年紀 居然能不怕兪德紅砂 及綠袍老祖等妖法 在虎穴銀

潭中將自己救出 小弟兄中真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想到這裏 又暗恨自己 不應錯殺了人 犯了本門規矩 被師父將寶劍追去 帶罪立功 自己入門三十年 還不如後輩新進的牢幼女子 好生愧悔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 那女子已從外面走進 端了兩碗熱騰騰的豆花素飯 與他食用 邱林腹中正在饑餓 當下也不客氣 殺了便吃 吃完覺得精神稍好 便先自口顯上道謝救命之恩 又問這是什麼所在 那女子道 師兄休得誤會 我那有這大本事 此間是辟邪村玉清觀 作晚救你的 便是玉清大師 我名周輕雲 乃是黃山猿叢大師的弟子 師兄不是各手神眼 邱林的慶 昨日玉清大師 打從慈雲寺經過 順路探看敵人虛實 見師兄被擒 便用劍光 將師兄救出 不想師兄肩頭上 還是沾了 點紅砂 若不是大師的靈藥 師兄怎得活命 大師今早又因要事出門去了 臨行時 請師兄就在此地休息 每日用靈藥服用 大約有七八天 便可復完了 邱林聞言 才知道自己被玉清大師所救 祇是一心店記着 回碧筠庵去 報告虛實 便和輕雲商量 要帶病前去 輕雲道 聽玉清大師說 此番破慈雲寺 三仙二老 都要前來 能前知的人 很多 慈雲寺虛實 那裡招必早已知道 師兄病體本痊 還是不勞頓的好 我等大師回來 過年初三四 也許前去 聽候 驅遣 屆時同行 豈不甚好 邱林因昨日同醉道人分別時 知道三仙二老 一個未到 慈雲寺有 好些妖人 恐怕衆劍俠吃了 暗虧 執意要去 輕雲初說不下 祇得陪他同行 邱林病勢仍重 不讓他去 冒天風 輒得同他步行前去 好在辟邪村 離碧筠庵 祇有二十餘里 遠近 到了晚飯時分 輕雲和邱林起身 上路 二人剛走到一片曠野之間 祇見風掣電閃 敔 跑過一雙十六七歲的幼男女 後面有四個人 正在緊緊追趕 容待那一雙男女 剛剛跑過 邱林已認出追的四個當中 有人正是那萬惡滔天的多寶真人 金光鼎 便對輕雲道 師妹快莫放走前面 那個採花賊道 那

便是多寶真人金光鼎 正說時 金光鼎同着獨角蟒馬雄 分水犀牛陸虎 關於銀龍白縉等
四人業已到下面前 輕雲見來人勢衆 知道邱林帶病不能動手 便說道師兄快先走一步
等我打燬他們便了 說罷 便迎上前去

第十三回

力誅四審周懷女送友碧筠庵
夜探強敵醉道人飛身慈雲寺

那金光鼎四人 本是好色淫色 因法元叫智通約束寺中衆人 不許出外生事 他四人在寺
中 住了多日天天眼見 俞德智通淫樂不休 祇是不能染指 寺中婦女雖多 俱都是些禁
樹欲待出來採花又被智通止住 雖恨智通 祇顧自己快活不近人情 好生不忿 但是奇人
離下惟有忍氣吞聲 看見人家快活時心癢癢地 嚙一口涎沫而已 這些日來了許多聽人
他四人班輩又小本領又低 除奴才式的幫助合寺僧徒 招待來賓外 衆人會談 連坐位都
無有一個越加心中難受 同時淫慾高漲手指頭早告了消乏 昨天看見邱林 被金光鼎救去
衆人毫無辦法說平日所見所聞 慈雲寺這羣人 決非峨眉派敵手 便安下避地爲高之心
今早起來四人商量停妥 假說要走青城山 聰請紀登 前來相助 智通因見他等一向表面
誠忠毫不疑心 還送他四人很豐富的川資 叫他四人早去早回 四人辭別智通出寺之後
金光鼎 其等因被軼凡賊和尚追逼 才投到此地 實拿望借他們勢力快活報仇 雖想到
此處替他們出力 行動都不將自由 還不把我們當人 如今他我同峨眉派人爲仇 雙方都
是暗中準備 莫如我們瞧冷子 到城內打着慈雲寺旗號 做下幾件風流事 替雙方把火藥
線點燃 我們也清清火氣 然後遠走高飛技奔八魔那裏安身 你們看此計可好 這些人原
是無惡不作的淫賊 金光鼎會劍術衆人事不都聽他調遣 從來不敢違抗 又聽說有花可採

自然是千肯萬肯 當下便分頭去采盤子調線 當日便訪出有四五家 俱是絕色女子 馬雄陸虎本主張晚上三更後去 白縉偏說今天該大開葷 天色尙早 何方多訪幾家 也是他等惡貫滿盈 那幾家婦女家門有德不該受淫賊污辱 他等四人會齊之後 信步閒遊不覺出了北門 比時北門外最爲荒涼 馬雄道諸位來看看我們采盤子 采到坎堆裏來了 快些往回路走先找地方吃晚飯罷 有這四五家 也够我們快活的了 何必多跑無謂的路呢 况且天也快黑了 就有好人 也不會出來了 言還未了忽聽西面上堆旁 有兩個少年男女說笑的聲音道 大哥你看鬼子才捉到三個天都黑了 我們快些回莊吧 回頭婆婆又要罵人了 聲音柔脆非常好聽 衆淫賊聞言大喜 便朝前面望去 只見從土堆旁閃出一男一女 俱都佩着 一口短劍手上提三隻野兔 年紀約有十六七歲 俱都長得粉粧玉琢 美麗非常 四淫賊心大動 馬雄一個縮步纜上前去 攔阻去路說道 你們兩個小乖乖不要走了 跟我們去享福去吧 言還未了 面上已中了這男孩一拳 打得馬雄頭眼直冒金星 差點沒有栽倒在地不由心中大怒罵道 好不識抬舉的乖乖香老子取你狗命 言還未了 那一雙男女 俱都拔劍在手馬雄也將隨身兵刃 取去迎敵 金光鼎陸虎白縉 也都上前助戰 誰想這兩個小孩不出武藝超羣身體靈便 還會打好些雜暗器 見淫賊一擁而上毫無懼色 不一會功夫四淫賊已有兩個帶傷 馬雄中了那男孩一飛蝗石 陸虎中了那女子一枝袖箭 雖不是致命傷却正疼痛非凡 金光鼎見勢不佳 跳過一旁將劍光收起 這一雙男女俱都識貨 喊一聲不好將脚一頓 一縱倒退三五丈遠 撥轉頭 風馳電掣般落荒逃走 那金光鼎因要擒活的受用收起劍光 緊緊追趕 打算追上再用劍光逼他會路 正趕之裏 一見前面站定一個決色少年美女 估量是兩個小孩同黨那裡放在心上 正待一擁齊上祇見來人 並不動手

叢 山 飛 俠 傳

微微把肩膀一搖便有一道青光飛起 金光鼎忙喊留神 已來不及 再看馬雄白縉 業已身首異處 陸虎因走在最後 得延殘喘論光鼎見來人飛劍利害 也把劍光放起一青一黃 在空中對敵 那兩個少年男女正慌不擇路的逃走 忽見敵人不來追趕 回頭看時 見一個女子 用一道青光司敵人的黃光對敵四個敵人 已死了兩個心中大喜 重又回轉 那陸虎迷信金光鼎飛劍 還在夢想戰勝 擒那女子來淫樂報仇 他見金光鼎與那女子 都再神志專一運用劍光 在旁看出便宜正待施放暗器 這兩個少年男女 業已趕到 腳一縱雙雙到了陸虎跟前也不答言 兩個人的劍一上一下 分心就刺陸虎急忙持刀迎敵不到兩個照面 被那男孩 一劍言胸刺透陸虎屍體就地 金光鼎見那一雙少年男女回轉 自己作忙 又見陸虎喪命 微一分神黃光便被青光擊為兩段 喊一聲不好 想逃命時已自不及 青光攔腰一繞把金光鼎斬兩截還倆少年男女 見四淫賊俱已就戮心中大喜 走將過來 朝着輕雲深施一禮道謝相助之德 輕雲見這一雙少年男女 長得丰神挺秀骨格清奇 暗中的賞賞下互相通下姓名 原來那少年男女 是同胞兄妹男的名叫趙琪 女的名叫張瑤青 乃是西川大俠張人武的孫兒女 父母早已下世 只剩下祖母白氏在堂 也是明木有名的俠女 琪琪兄妹 自很受祖母的訓練 學就一身驚人本領 今天因為出來打野兔遇見淫賊 若非輕雲相助 險遭不測 瑤青見輕雲年紀同他相仿 便學成劍術好生讚美 執意要請輕雲到家拜他為師 學習劍法 輕雲因自己年幼不得師父允許怎敢收徒 答應破了慈雲寺之後 替他一人介紹 這時邱林 也從路旁僻靜處 走了出來大家又各互相介紹邱林便對輕雲道 師妹你看這裏 雖是僻偏之地但是遺四具死尸 若不想法消滅 日後被人發現 豈不株連好人 輕雲道 二師兄但放宽心我自有道理 便徒腰中取出一個瓶兒倒出一些粉紅色的藥

【 96 】 丸 彈在賊人腔子裡說道 這個藥名爲萬能消骨散乃是玉清大師秘製之藥 我在觀中

住日子不多 承大師朝夕指教 又送我這一瓶子藥彈在死人身上 一時三刻 便化成一灘

黃水消滅情跡 再好不過 正霎時忽見面前一亮 便有一道金光 照人定睛一看 玉清大師

已來到面前 朝拜雲雲 雲雲 雲姑初次出馬 便替人間除害 真可喜可賀 邱林先跪謝得救

之恩 轉雲這領事 張琪兄妹二人拜見 玉清大師道 我不爲他們我還不來 我適纔在棋盤峰

過經 無意中偷聽得兩個異派中人 要往成郭北門外張家場 去收他兄妹二人爲徒 我料

知他兄妹根基 必定很厚 我願不得辦事 匆忙趕到張家場見了他們祖老太太之後 才知

到不是外人 他令祖母便是追雲叟老前輩的姪曾孫女 後來聽說 他兄妹出門打野鬼去

了 我趕到此地 你已將四城殺死 他兄妹二人根基頗好 學劍術原非難事但須破了慈雲

寺之後 替他們介紹罷 張琪兄妹見玉清大師一臉仙風道骨 又同自己外高祖父相熟 知

道決非普通劍俠可比 他既垂青自己 豈肯失之交臂互相使了個眼色 雙雙走將過來 跪

在地下 執意非請大師收他爲徒 不肯起來 玉清大師道二位快快請起 不是我不肯因爲

我生平未收過男弟子 所以要等破寺之後 見了衆道友 看你二人與誰有緣 便拜誰爲師

你二人何必急在一時呢 張琪兄妹見大師不肯 還是苦苦哀求不止 玉清大師見二人如

此誠心 略 尋思便對張琪說道 你二人既然如此向道心誠 我也正愁你二人回家 難免

被異派劫騙去了 這麼辦我先收你妹子爲徒 你呢 不妨先隨同到我觀中 我先叫你吐納

運處之法 破寺之後只向別位道友介紹便了 張琪兄妹聞言大喜 又叩了幾個頭 起來垂

手侍立一旁 邱林病未痊愈 又在野外受了一點晚風 站了多時不住的渾身抖戰 玉清大

師忽對他說道 我祇願同他們說話 忘了你的病體你要知道過受毒已深 危在旦夕 我的藥

力無非苟延殘喘而已。我今早出門，就爲是去尋靈藥與你解毒，救你性命，也是你吉人天相。我在棋盤峰回轉時路過嵩山二老，矮叟拿老前輩，他有專作百毒的仙丹，比我尋得的勝強百倍。他也是伴碧筠庵去，你要想活命，趁這天色昏黑之際，勉力施展你平生本領飛跑。那怕多累多難受，也不聽在半路停留緩氣。你祇連縱帶跳的跑進碧筠庵，先讓你渾身死血活動一下。那時再得朱老前輩仙丹便可活命。切記切記。我叫雲姑在後，暗中護送便了。又對輕雲說，你快回師兄到了碧筠庵，務無須進去，可先回觀等我。我領他兄妹二人去見他們老祖太太，說明一切情形，隨後就來。說罷，邱林便亂別衆人，也顧不得週身疼痛，眼眉昏花飛一般往前快跑。雖然累得氣喘喘，也不敢停留半步。到了碧筠庵，看那丈許的圍牆估量自己還可縱得上去，便不走大門咬緊牙關，提着氣越牆而過。輕雲見邱林到了目的地，知已無碍，便自回轉。邱林進房以後，見許多位劍仙都在，頭昏眼花，也分不出誰是誰來。心中一喜，氣一懈怠，一個支持不住，暈倒在地。等到服了矮叟靈丹，經了些許時辰，才悠悠醒轉，覺得週身疼痛大減。當下坐起，謝了矮叟朱梅活命之恩，隨把慈雲寺情形說了一遍。衆人聽完蟬林報告之後，便問矮叟朱梅有何高見。朱梅道：諸位不要害怕，祿袍老祖的妖法與俞德的紅砂雖然利害，屈時自有降他之人。不過他既來到，早晚必定前來擾亂一番。碧筠筠地址太少，又在城內，大家雖然能够抵禦一陣，附近居民難免妖法波及。再者，小弟兄們根行尚淺，一個支持不住，中了暗算，便不好施治。豈不是無謂的犧牲。如今事不宜遲，我們大家一齊往辟邪村玉清觀去。他那裡地方又大，遠在郊外山巖之中，一旦交起手來，也免殃及無辜。同時今晚請二位道友先到慈雲寺去，同他們訂好決鬥日期，告訴他，我們今在辟邪村玉清觀中，或是他們來，或是我們登門領教。願乞觀察虛實，諸拉意。如

何 衆劍俠聞言俱各點頭稱善 因爲醉道人輕車熟路 便催定請他去訂約 朱梅道醉道友
前去 再好不過不過敵人與我們結怨太深 他們又是一羣妖孽不可理喻 此去非常危險
還須有一位本領超羣之人 去暗中策應才好 言還未了一陣微風過處 忽聽一聲說道 朱
矮子你看我去好麼 衆人定睛看是面前站定一個矮胖道姑 粗眉大眼 方嘴高鼻 面如重
棗手中拿着九個連環 叮當亂響 認出是落雁山慈鷹洞的頑石大師 俱各上前相見 這時
朱梅已離坐上前 摩着頑石大師說道 你這塊頑石也來湊熱鬧麼 你要肯陪醉道友去 那
真是太好不過 如今事不宜和休二位急速去吧 我同大衆到辟邪村靜候消息便了 罷罷
醉道人和頑石師 別了衆人 逕往慈雲寺而去

第十四回

彌天星雨兩次破金蟬
徹地金光一番誅醜怪

這時法元智通俞德等 正同衆人陪着綠袍老祖 在大殿會商如何應敵 先前龍飛自邱林
逃走後 本要約同綠袍老祖同俞德二人 各將鍊重的法寶 先往碧筠庵去施展一番 殺一
個回陣 法元總盼曉月禪師到後再作通盤計畫 好在幫手能人 俱都來了不少 慈雲寺已
如銅牆鐵壁一般 進可以戰 退可以守 樂得等人到齊 把勢力養足去獲一個全勝龍飛性
情暴躁心中不以爲然 執意要先去探個虛實 當下約同俞德帶了柳宗潛 前往碧筠庵 剛
剛走到武侯祠 便見前面白霧迷漫 籠罩里許方圓 簡直看不清碧筠庵在那裡 可是身旁
身後 仍是清朗朗地 疑是峨眉派的保障眼法兒 正要將九子母陰魂劍放出 往霧陣中穿
去 忽見從來路上飛來萬朵金星 這時正在丑初天昏月暗 分外鮮明 俞德一見大驚忙喊
道兄仔細 一面說 一面把龍飛拉在道旁 從身上取一個金圈 放出一道光華 將自己同

雲 山 飛 俠 傳

龍飛圍繞在金光之中龍飛便問何故 俞德忙叫禁聲 你只在旁細看動靜便了 二人眼裡那萬朵金星飛近俞德二人身旁 好似那道光華 擋住他的去路 金星在空中略一停頓 便從兩旁繞分開來 過了光圈又復合一 龍飛耳中 但聽得一陣支支之音 好似春蠶食葉之聲一般 那萬道金星合成一簇之後 更不遲慢 直往那一團白霧之中投去 在這一霎那當兒忽見白霧當中 冒出千萬道紅絲 與那一族金星才一接觸 便聽見一陣極微細的哀鳴 那許多碰着紅絲的金星 紛紛墜地 好似正月裏開的花炮一般 落地無踪煞是好看 而後面未接觸着紅絲的半數金星 好似深通靈性 見事不祥電掣一般 撥回頭 便往來路退去 那千萬道紅絲 好似白霧中有人駕駛 也不追趕仍就飛回霧中 把一個俞德 看了個目口呆朝着龍飛 低喊一聲風緊快走 龍飛莫名其妙還待問時 已被俞德駕起劍光 帶回來路俞德到了慈雲寺前面樹林 便停下了下來朝着龍飛說道 好險哪 龍飛便道 適才那是什麼東西這樣害怕 俞德輕輕說道 起初我們的見那萬道金星 便是綠袍老祖費多年心血 練就的百毒金蟬蠱 這東西放將來專吃人的腦子 無論多利害劍仙 被他咬上一口 一個對時准死無疑 適才金身羅漢 請大家等候曉月禪師到後再說 我見綠袍老祖臉上 跟你一樣 好似很不以爲然的樣子 果然他見我們走後 想我們未到碧筠庵以前 將金蟬蠱放出 咬死幾十個劍仙 顯一點奇蹟與大家看 誰想人家早有防備 先將碧筠庵用濃霧封鎖 然後在暗中以逸待勞 放出來的那萬道紅絲 不知是什麼東西 居然會把金蟬刺死大半綠袍老祖還時心他不定有多難過 他爲人心狠意毒 性情特別 不論親疎 翻臉不認人我們回去 最好晚一點裝作沒有看見這一回事 以防他羞惱成怒 拿我們出氣 傷了和氣平白他又失去一個大帮手 我看碧筠庵必有能手 況且我們虛實不知 易受暗算 今晚

【100】

祇可做罷。率性等判明張旗鼓。養一個够本殺多的是賺的。再作報仇之計罷。龍飛聞言將信將疑，經不住愈德苦勸，待了一會，方各駕劍光，回到寺中，見了衆人，還未及開言，綠袍老祖便厲聲說道：「你二人此番前去，定與探出下落，可曾見路上看見什麼？有，」

道我二人記錯了路，就誤了一些時間，後來找到碧筠庵時，只見一團濃霧，將他包圍，怎麼設法也進不去，恐怕中了敵人暗算，便自回轉，並不曾看見什麼。綠袍老祖聞言，一聲怪笑，伸出兩隻細長手臂，如同鳥爪一般，搖擺着拷拷大的腦袋，睜着一雙碧綠的眼睛，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坐來，走到愈德跟前，突的一把，將愈德抓住，說道：「你說實話，當真沒有看見什麼嗎？」聲比鼻號一般，衆人聽了，俱都毛骨森然。愈德面不改色的答道：「我是毒龍尊者的門徒，從不會打誑語的。」

綠袍老祖才慢慢撒開兩手，他這一抓，幾乎把愈德痛測心肺。綠袍老祖回頭看見龍飛，又是一聲怪笑，依舊一搖一擺，緩緩朝着龍飛走來。愈德身量高正，站在綠袍老祖身後，便搖手做勢，那個意思，是想叫龍飛快躲。龍飛也明白綠袍老祖要來問他，決非善意，正在想躲開時，偏偏智通派來侍候大殿的一個凶僧頭目，名叫雙尾蝎子，了緣，正端着一盤點心，後面跟着知客僧，一端了一大盤水果，一起進來，直往腰中走去。恰好走到綠袍老祖與龍飛中間，法元要打招呼，已來不及了。緣因在了一頭前，正與綠袍老祖碰頭，字被綠袍老祖一把撈在手中，了緣護痛手一鬆，啗的，聲盤子摔爲粉碎。一大盤的肉包子，撒了個滿地亂滾。在這時候，衆人俱聽一慘聲呼，再看，了緣已被綠袍老祖一手將肋骨抓斷兩根，張開血盆大口，就着了緣軟脅，「一吸」呼，先將一顆心呼在咀內，嘴嚼了兩下，隨後把嘴含着了緣胸前，連呼帶咬，把滿肚鮮血，帶腸肝肚肺，吃了個淨盡。然後舉起了緣尸體，朝龍飛打去。龍飛急忙避開，正要弄出九子母陰魂劍時，愈德連忙攔過，將他拉

叢 山 飛 俠 傳

住道 老祖吃過人心 便不妨事了再看綠袍老祖時 果然吃完了人血以後 眼皮直往下搭 微微露一絲綠光 好似吃醉酒一般垂着雙手 慢慢回到坐上 沉沉睡去衆人雖然凶惡 何曾見過這般慘狀 尤其是靈母山女崑崙 石玉珠 大不似爲然 若非估量自己實力不濟 幾乎放劍出去 將他斬首 知客僧了 也覺寺中有這樣妖孽 大非吉兆 生元暗叫智通 把了綠尸首 拿去掩埋 心中也暗暗不樂到了第二日 大家對綠袍老祖由敗畏中 便起了一種厭惡之想 除法元外 誰也不敢同他接近說話 而綠袍老祖反不提前事 好似沒事人一般 俞祖一人見不追問 才放了心到了晚間 又來兩個女同道 一個是百花女蘇蓮一個是九尾天狐柳燕娘 俱都是有名的淫魔 利害的劍客 法元留大衆引見之後 因之綠袍老祖愛吃生肉 除盛設筵宴外 還具備了些活的牛羊與他享用 晚飯後大家正升殿議事之際 忽然一陣微風過處 殿上十來枝粗如兒臂的大蠟 不住的搖閃 燭光影裡 面前站定一個窮道士赤足芒鞋 背上背着一個大紅葫蘆 斜插着一枝如意金鈎 衆人當中 多一半都認得來人正是峨眉門下鼎鼎大名的醉道人 見他單身一人 來到這虎穴龍潭之中 不由暗暗佩服來人的胆量 法元正待開言 醉道人業已朝大衆 施了一禮 說道 衆位道友在上 貧道奉本派教祖和三仙二老之命 前來有話請教 不知那位是此中領袖 何妨請出 談法元聞言立起身來 厲聲說道 我等現在領袖乃是綠袍老祖 不過他是貴間貴客 值得與你這後生小輩接談 你有什么話祇管當衆講來 稍有不合理處 祇怕你來時容易去時難 有些難逃公道 醉道哈哈大笑道 昔日之乙混元祖師創立貴派 雖然門下品類不齊 本人尚不失修道人身份 他因謬信惡徒周中匪之言多行不義 輕動無名 以致身敗名裂 誰想自他死後門下弟子益加橫行不法 姦淫殺搶 視爲家常便飯 把昔日教規付於流水 除

掉幾位潔身自好者改邪歸正外 有的投身異端甘爲妖邪 有的認賊作親 仗勢橫行 我纔
 屢派扶善除惡 爲世人除害難容爾等胡作非爲 現任三仙二老 同本派道友 均已前往辟
 邪村玉清觀 明年正月十五夜間 或是貴派前去 或是我等專門領教 夫一個最後存亡 且
 看還是邪存還是正勝 諸位如有本領祇管到十五晚上 一決雌雄 貧道此來赤手空拳 乃
 是一客人 諸位聲勢洶洶何來 言還未了衆中惱了秦朗俞德群飛等 各將法寶取出 正將
 施展醉道人故作不知 仍舊談笑自如 並不犯衆人放在心上 法元雖然怒在心頭 到底覺
 得醉道孤身一人勝之不武 忙使眼色 止住衆人道 你也不必以口舌取勝 好在爲日不
 久就可見最後分曉 明年正月十五我們准到辟邪村領教便了 醉道答道 如此甚好 貧
 道言語莽撞幸勿見怪俺去也 說罷施了一禮 正要轉身 忽聽殿當中一聲怪笑說道 衆人
 慢退 醉道人未曾進來時早已留心 看見綠袍老祖居中高坐 此時見他發話攔阻 故作不
 知問這這位是誰 恕我眼拙不曾看見 綠袍老祖開言 又是一聲極難聽的怪笑 搖擺着大
 腦袋出兩隻細長鳥爪 從座位上 慢慢策將下來 衆人知道醉道人難逃毒手 俱都睜着
 大眼看個動靜 法元心中雖不願意綠袍老祖去傷衆使 但因他性情特別古怪 無法攔阻
 又恨醉道人言語猖狂 也覺惟有聽之 不過醉道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便暗使眼色 叫衆
 人準備 那綠袍老祖還未走進醉道人身旁 祇見一道匹練似的金光 飛進殿來 便聽一人
 說道醉道友這般妖孽 不可理喻 話已說完還不走等待何時 衆人情知來了帮手 那連金
 光來去迅速非常 這一霎時間 看殿上醉道人已不知去向 衆人便要追趕 綠袍老祖一聲
 長嘯 從腰中抓了一把東西 望空中灑去 法元俞德忙喊衆人快收回劍光法寶 由老祖一
 人施爲 衆人用目看時祇見綠袍老祖手放處 便有萬朵金星 萬花筒一般 電也似疾飛去

空中 接看綠袍老祖將足一頓無影無踪 俞德龍飛秦朗三人 便飛往空中看時 祇見最前
 面一道青光飛也似的逃走 後面這萬朵金星 雲馳電掣的追趕 看看已離青光不遠 忽見
 萬朵金星後面飛起萬道紅絲 比金星更快 一展眼間便已追上 那萬朵金星 好似遇見勁
 敵 想要逃回 後路已被虹絲截斷 在空中路一停頓萬道紅絲與萬朵金星 碰個正着但聽
 一陣支支亂叫之聲 那萬朵金星如同隕隔落雨一般 紛紛墜下地來 接着便是一聲怪嘯
 四面鬼哭神號 聲音淒厲愁雲密布 慘霧紛紛俞德喊一聲不好 諸位快降下地來 切莫亂
 動 一面將圈兒攷起 化成敵大光華 將來衆人圍繞在內 祇見地面上千萬綠火 漸漸往
 中央聚成一叢 綠火越聚越高 忽地分散開來綠火光中現出綠袍老祖 拷拷大一張怪臉
 映着綠火 好不難看 綠袍老祖 環身以後便從身上取出一個白紙旛兒 上方繪就一個骨
 骸七個赤身露體的麗女 才一振動 俞德三人 便覺頭目昏眩非常難過 綠袍老祖正待將
 旛連搖 猛地一團丈許方圓的先色光華 往旛上打到將旛打成兩截 那五色光華 也同時
 消滅 接着 一道匹練似的金光 從空降下 望着綠袍老祖祇一繞便將綠袍老祖分爲兩段
 金光也便自回轉 倏的又見東北方飛起 溜綠火 飛向老祖身前 疾閃若電 投向西南方
 而去 這一幕活電影 把三人看了個目瞪口呆呆俞德知事不祥 喊一聲快走收起圈兒 不由
 分說 拖了秦龍二人飛回慈雲寺而去 這裡再說醉道人 見綠袍老祖 搖擺着往自己身旁
 走來 便知不好正準備迎敵時 忽被一道金光引出 剛剛出了寺門便聽那人說道 醉道友
 頑快往回路誘敵 待我與頑石大師 除此妖孽醉道人一便答應 回頭看那人時 低見此人
 身若十一二歲功童 穿着一身鵝黃短衣 項下一個金釧 赤着一面粉嫩白足 活像觀音
 菩薩學前童子 並非觀音本派中人 看去非常和藹 却是素昧平生 耳中響着這時

後面綠袍老祖 已將金星放出 那人祇顧催醒道人快走 醉道人也不及辨問那人姓名 便駕起劍光 往前逃走 偶然回頭看後而追的萬點金星 發出即即之聲 漫天蓋地而事知是金蠶盡 暗自驚心 看看被那些金蠶追上忽見蠶後面 又飛出千萬道紅絲 把金蠶消滅了 卻淨盡 便回轉劍光 來看動靜祇見一道金光過處將綠袍老祖分為兩段 知是那人所為 心中大喜 急忙走近前看時 祇見地下倒着綠袍老祖的下半截尸身 上半截人頭 已不知去向 將才用金光救自己出險那人 同頑石大師 正在說話 頑石大師一見醉道人同轉 便迎上前來說的醉道友 快來拜見 這位老前輩 便是雲南雄獅嶺 長春岩無憂洞的極樂童子李老前輩 這次若非老前輩 大發慈悲 這綠袍老祖妖孽的金蠶 怕不知道要傷若干萬數生靈 面我們也不知有多少同道 要遭大劫呢 祇是我多年煉就 全仗他成名的一塊五靈石 深深被孽障斷送了 醉道人聞言 才知這人 便是當年青城派鼻祖極樂真人李靜虛 昔日陪侍長眉真人 曾經見過 怪不得面熟比時真人劍術自成一派 與峨嵋派鼻祖長眉真人 不相上下 因為教錯了兩個徒弟胡作非為 犯了教規 他劫不像混元祖師那樣庇徒護惡 親自出來整頓門戶 把惡徒擒回青城 遍請各位劍仙到場 按家法治從無意 收徒傳道 退隱到雲南雄獅嶺長春巖無憂洞 靜參玄宗數十年工夫悟澈上乘 練成嬰兒脫去軀殼 成了散仙從此便自號猛菜童子 本懸在洞中 一意精進上升仙闕 一來外功未滿 二來青城派劍法 尚無博人終覺可惜打算物色一位真根基深厚 心端品歷的人 承繼道統 那日偶遇玄真人 談起各派情形 知道不久各派劍俠在成都都有一場惡鬥 便來到成都 想到他們兩下住處 都去觀察一番 順便看看有無良緣者在內 他剛到慈雲寺便見綠袍老祖 居中高坐即比一端 已分別兩家邪正剛言慈雲寺 又遇見神尼優雲 說綠袍

若祖妖法利害 知道真人有練就三萬六千根乾坤針 請他相助一臂之力 真人因不願偏袒一方 祇答應除去綠袍老祖 代世人除害 仙算就綠袍老祖 要金蠶放出害人先將碧筠庵用霧封鎖 後來從霧中放出乾坤針 將金蠶除了一小半 知道綠袍老祖 決不甘心便在暗中監視 今晚見醉道人冒險入寺 又見頑石大師 跟在後面便上前去相見 他叫頑石大師藏在暗處 聽他招呼再行動手 然後進去將醉道人救出 叫他逃走誘敵 他後面用乾坤針去殺金蠶 以防逃走 而絕後患 後來綠袍老祖展動玄牝旛 頑石大師知道利害便想乘其不備 從暗中用五雲石將他打死 誰想旛却被他打折 五雲石受妖魔污穢 也同歸於盡 真成了一塊頑石 把多年心血 傳於一旦好不可惜 醉道人拜見真人之後 又謝了相助之德 真人道爲世除害 乃是分內之事 遇到無須客氣不過這妖孽 練就一粒玄陰珠藏在後腦之中適才不及施放 便被我將他打死 被一個斷臂的妖人 連頭偷了逃走 必定拿去爲禍世間 我作事向來全始全終 難免又惹下許多麻煩了 醉道人聽罷真人之言 便恭恭敬敬的 請真人駕到辟邪村去 相助破慈雲寺 真人道你們各派比劍 雖有邪正之分究竟非妖人可比 我當初會因收徒不良 引爲深感怎好意思 代死去的（指混元祖師）朋友 整頓門戶 況且他們很少出種拔翠之人 能同你鬥敵 這個我萬不能奉陪 醉道人不敢勉強 便請真人駕到辟邪村小生一會 好讓一班後輩 瞻仰金容 真人也不想看看峨眉新進中根行如何 答應而去到了辟邪村 朱梅早已聽人說遠遠半空中 滿天金犀 同萬道紅絲相鬧出來看時 已認出是真人的乾坤針正破金蠶 便回來呼喚衆人 迎上前去 才離觀門不遠 便見醉道人和頑石大師 陪道真人駕到 當下接了進去 真人遍觀峨眉門下果然有不少根行深厚之人在內 尤以周輕雲知金蟬爲最好 但是一個是鬚鬚大師愛徒 一個

是整齊潔淨前生愛子 俱與他無緣 知道峨眉派門戶 將來一定能够發揚光大好生贊賞 加勸，覓一個良材 以博衣鉢之想 不愿見各派劍仙 自相殘殺坐了 會 便要走 衆人挽留不住 祇得隨送出了觀衝 眞入袍袖一展 一道金光婉如長虹 照得全村通明起在空中 便自不見 矮叟朱梅 回不服人 自問也望塵不及 其餘衆人 要是佩服不置

第十五回

秘笈誤良朋三世重逢始結師生完夙孽
寒月撒劍氣四俠傾蓋同施身手深慈雲

卷)

衆人回觀之後 醉道人把前事說了一遍 又說自己業經壇作主張 與他們訂下十五之約 他們人雖衆多 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人物在內 不知他們所謂的人到齊沒有 矮叟朱梅道 那裡會到齊 如今來的差不多俱是無名之輩 那利害的 如許飛娘曉月禪師毒龍尊者 俱都還未露面呢 衆人談了一會 便議定由玉清太師醉道人頑石大師 鸞仙李元化四人 分班每日前往住雲寺探看虛實 轉眼光陰 便到了正月初五 雙方陸續又來了 不少帮手 辟邪村玉清觀來的是 餐霞大師弟子空空吳元琪 同女神童朱梅 東海三仙 玄真子的大弟子諸葛警我 苦行陀頭的大弟子笑和尚 神尼優曇的大弟子素因等 慈雲寺那邊來的是 許飛娘門徒三眼紅霓薛蟒 曉月禪師的兩個門徒 通臂神猿鹿清 病維摩朱洪 武當山金霞洞明珠禪師 飛來峯鐵爐 人等 許飛娘因有特別緣因不能前來 曉月禪師 日內准到 法元聞訊之後稍放寬心 後了初九那一天追雲叟白谷逸才到了辟辟村 衆人上前分別拜見之後 追雲叟又謝了矮叟朱梅先到之情 隨後便問素因與玉清大師 令師神尼優曇如何不肯光降 素因答道 家師說此番比試不過小試其端 有諸位老前輩 同衆道友 已儘够施爲家師無加入的必要 如果華山烈火祖師 忘了誓言 西藏毒龍尊者 前來助紂爲

(二

畫 山 飛 俠 傳

唐時 家師再出場不晚 但是家師已着人去下過警告 諒他們也決不敢輕舉妄動了 追雲
叟聞道 烈火毒龍兩個孽障接着神尼警告 當然不敢前來 我們到省去了不少的事 許
飛娘想必也是受了餐霞大師的監視 不過追到底不是根本辦法 我向來主張除惡務盡 這
種惡人 決沒有洗心革面的那天 倒不如等他們齊前來 一網打盡的好 罷罷 女神
童朱梅忽然走將起來 朝着追雲叟跪了下去 隨着將手中 封書信呈上 起來爲立一旁
追雲叟接過餐霞大師書信看了一遍 點了點頭 尋着矮叟朱梅說道 朱道友 這是餐霞入
師來的信 他設法教他兩個門徒 到成都參加破慈雲寺 一來爲的是讓他們增長閱歷
一來爲的是好同先後輩道友見見面 異日積外功時 彼此有個照應 三來他門徒女神童
朱梅在幼小時 原是你送去 託餐霞大師教養 比時他才兩歲 餐霞大師要你起名 你們
說就叫他朱梅罷 說完就走了 於是變成和你同名同姓 倘何以要讓他與你同名 以及你
二人經過因果我已盡知 所以託我給你二人 將惡因化解 並把他的名字改過 以免稱呼
上下不方便 你好好麼 矮叟朱梅面帶喜容道 這有什麼不好 我當初原是無心之失 不意
糾纏三世我渡他兩次 他兩次與我爲仇 直到他這一世 幸喜他轉劫爲女 我才將他送歸
餐霞門下 如今你同餐霞替他化解這層孽冤 我正求之不得呢 這一番話衆人之中 只有
二三人明白 連女神童朱梅本人也莫明其妙 不過他在山中 久聞三仙 老之名 並且知
道 老中 有一個與他同名同姓 不知怎的 日前見了矮叟朱梅以後 心中無端起了萬般
惡厭此人之想 自己也不知什麼緣故 現在聽追雲叟說了這一番話 估量其中定有前出又
不敢問儘自胡猜亂想 忽聽追雲叟說道 人孰無過 我輩宅心光明 無事不可對人言 待
我把這事起因說了罷 在百數十年前矮叟朱梅朱道友 同女神童朱梅的前身 名叫文瑾

乃是同窗好友 幼年同擢巍科 因見明木奸臣當道無意作官 二人雙雙同赴峨眉 求師學道 得遇峨眉派鼻祖 長眉真人的師弟水晶子收歸門下 三年光陰 道行大進 同時師父水晶子 也兵解成仙 有一天二人分途在山中採藥 被文道友在一個石壁內 發現了一部瑣密笈 其中盡是吐納飛升之術 文道友便拿將回來與朱道友一同練習 練了三年功夫 俱都將嬰兒練成 脫離軀殼 出來遊戲山中歲月 到也逍遙自在 比時文道友生得非常矮小 朱道友却是一表非凡 道家剛把嬰兒練成形時 對於自己的軀殼 護保最爲要緊起初他二人很謹慎 總是一個元神出遊 一個看守門戶 替換着看守門戶 後來胆子越來越大 常有同時元神出遊的時候 不過無例都是先將軀殼 安置在一個嚴密穩妥的山洞之中 也是文道友不該跟朱道友開玩笑 他說那瑣密軀笈 乃是上下兩卷 他拿本公諸同好的 祇是第一卷 第二卷非要用朱道友拜他爲師 不肯拿出來朱道友向道心誠 不住的央求 也承認拜文道友爲師 文道友原是一句玩笑話 如何拿得出第二卷來 朱道友却認出是文道友成心想獨得玄秘 二人漸漸發生意見 後來朱道友定下一計 趁文道友元神出遊之時 他也將元神出竅把自己軀殼 先隱在山後 個山洞之中 自己元神 却去佔了文道友的軀殼 打算借挾制 好使文道友將第二卷瑣密軀笈 獻了出來等到文道友回來 見自己軀殼 被朱道友妹佔 向他理論朱道友果然借此挾制 非教他獻出原書不可 等到文道友諸神罰咒 辨証明白 朱道友也打算讓還文道友軀殼時 已不能夠了 原來借用他人軀殼 非功行煉得極深厚 絕不能來去中如這一下 文道友固然嚇得個胆落魂飛 朱道友也了個惺恐無地 彼此埋怨一陣 也是無用 還是朱道友想起 雙方軀殼掉換 等到邀成以後 再行還原這個法子同打算 原本不錯 等到去尋朱道友本身軀殼時 誰想因爲獻的

時候 荒疎了一點 被野獸鑽了進去 吃得祇剩一些尸骨文道友以為朱道友是存心謀害 誓不與朱道友干休 但是白身僅是一個剛練成形的嬰兒 奈何他不得 每日元神在空中 飄蕩 到晚時依草附木 口口聲聲喊朱道友還他的軀殼 山中高寒 幾次差一點被罡風中 化 朱道友雖然後悔得萬分 但也是愛莫能助日日聽着文道友哀鳴 良心上受刺激不過吹 正打算碰死在峨眉山上 以身殉友恰好長眉真人走過 將文道有元神 帶往山下 找一個 新死的農夫 拍了進去朱道友聽了這個消息 便將他牽引上山 日夕同在一處用功 巨耐 那農夫本質淺薄 後天太鈍 不能精進 並且記恨前仇屢次與朱道友拚命為難 想取朱道 友的性命俱被朱道友逃過 他氣忿不過 跳入捨身巖下而死 又過了數十年 朱道友收了一 一個得意門徒 相貌與文道有生前無二 愛屋及烏 因此格外盡心傳授 誰想這人心懷中 善學成之後 竟然去行刺朱道友 那時朱道有已練得超神入化 那人行刺未成 便被朱道 元神所斬 等到他死後 又遇見長眉真人 才知果然時文道有投生 朱道友後悔自己不及 又隔了若干年朱道友在重慶市上 看見一雙乞兒夫婦 滯斃路側 旁邊有一個兩鬢女孩 長得與文道有絲毫無二 這時朱道友 巴能前知 便算出果是他三收入身 當時原想將他 帶回山中撫養 又鑒於前次 接 連的報復不休 將來雖免麻煩 欲待不管 一來良心上 問不過去二事見這女孩 生就仙骨資稟過人 如被異教中人收了去 同自己冤冤的報 還 是小事倘或一個走入歧途 為禍世間豈非孽由自己 造已生平 從未收過女徒弟 為難了 好一會才想起黃山餐霞大師 當下便買了兩口棺木 將女孩父母成殮 將這女孩 帶往黃 山拜託餐霞大師撫養教育 大師 見這女孩根基厚頗為歡喜 當下便點頭應允 那女 孩因在路上受了風寒感冒 頭上有些發熱朱道友的丹藥 本味靈異 便取了一立 與那女

孩調服那女孩服了朱道友靈藥之後，不消片刻，便神智清醒過來，居然尹啞學識，眉目又非常靈秀，餐霞大師與朱道有，俱各歡喜非常。朱道友見那女孩可愛，便用手撫弄。誰想那女孩前因未味，一眼認清朱道友面目，惡狠狠睜着兩隻眼，舉起兩隻小手，便往朱道友臉上一抓，竟自氣暈過去。朱道友知他懷怨已深，自己雖用許多苦心，難於解脫，不由得嘆了口氣，回身便走。餐霞大師因這女孩，沒有名字，忙將朱道友喚轉，叫他與女孩取名。朱道有爲紀念前因起見，又不知那女孩生身父母名姓，便說就叫他朱梅吧。說完走了。直到今日，才與這女孩一次見面。這便是女神童朱梅與朱道有的一段因果。這女神童朱梅，因今年在九華出去誅毒蟒，誤中了白骨箭，得服肉芝之後，把他生來惡根，業已化除淨盡。雖然異日決不會再發生什樣舉動，但是你們兩下，俱都應當由淺把話說明，因爲峨眉派轉眼門戶光大，女神童朱梅，是後輩中最優良的弟子，他的險難也太多，很有仰仗朱道友泉助的時候。我既受餐霞大師委託，與你們倆家化界，依我之見，莫如朱道友破一回例，收這女神童，祇記名弟子，以後如遇危險，朱道友責無旁貸，努力扶他往上，把昔日同門之好，變爲師生之誼，把他的名字，也改過來，以便稱呼。了解這一重公案，豈不兩全齊美？嬌叟朱梅聞言，微笑不語。那女神童朱梅，這才恍然大悟，聽到前身傷心處，不由落下兩行珠淚來。直到追靈叟把話說完，他自服了肉芝之後，久已矜平躁釋，再加餐霞大師日常訓導之力，心地空靈，已極平日常聽師父說，自己修行甚厚，異日必望大成，但是多災多難，師父三十年內，便要飛昇，已不得有這一個永遠保鏢的，時常照護於他。見追靈叟要叫他拜矮叟朱梅爲師，這種莫大良機，豈肯失之交臂？一時福至心靈，便不等招呼，浮自走了過來。朝着追靈叟與朱梅二人雙膝跪下，口稱師父在上，受弟子拜。矮叟朱梅見他跪倒，想起前因不覺淚下。

畫 山 飛 俠 傳

也不像往古滑稽狀態 竟白恭恭敬敬站起 用手相摻說道 你快快起來 我昔日原是無心之失適才你也聽師伯說個明白 你我明日同門 今爲師生 自比尋常弟子不同 此後祇要你不犯教規凡我力量所及者 無不盡力而爲你的名字 本可不改 因不好稱呼 你前身原姓文我着你就叫朱文罷 我除你一人外 並無女弟子 你以後仍在黃山修煉 我隨時當時往傳授我平生所學說罷 從懷中取出一面三寸許方圓的銅鏡 說道 這個鏡子 名叫天遁你拜師一場 我無他傳授 特把來賜與了你 有此一面鏡子 如遇利害敵人取將出來 按照口訣行事便有五色光華 無論多麼利害劍光法寶 被鏡光一照 便失其效用 同時敵人便看不見你存身之處此乃五千年前 廣成子煉魔之寶 我爲此寶尋了三十年 才得撥現 你須要好生保存不可大意 過 日我再將口訣傳授於你 女神童朱梅 跪接寶鏡之後 又謝了師父賜名之恩 小輩劍俠中 俱都代女神童朱梅 歌美這一番異數 彼此又互賀了一回 從此女神童朱梅便改名朱文提 追雲叟與矮叟朱梅 率領衆劍俠 在辟邪村玉清觀又住了數日 不覺已是燈節期近 到了十三日下午醉道人回來報道 後日便是十五 他們那裏所請的主要人物 如曉月禪師毒龍尊者 烈火祖師萬妙仙姑 許飛姑等 俱都一個未到不解何故 追雲叟聞言尋思了一會 仍囑咐他們四人 隨時留意打探不可輕敵妄動 這時候最難受的 是小小一輩的劍俠初來時以爲一到 便要與慈雲寺一千人 分個高下 一個個興高彩烈 誰想到了成都 一住十幾二十天不見動靜 每日隨侍各位老前輩 在玉清觀中行動言語俱受拘束 反不如山中 自由自在 金蟬性資量爲活潑淘氣 估量就是到十五 有衆位老前輩在場自己又有姊姊管束 未必肯讓他出去與人對敵 臨來時 母親賜給一對鴛鴦霹靂劍 恨不能擇個地方去開個利市 無奈單絲不成線 孤木不成林 打算約請

兩個帮手偷偷前往慈雲寺去，殺掉兩個妖人回來，出出風頭。姊、靈雲、又寸步不離，難以進行好生焦悶。偏巧這日醉道人奉命走後，齊靈雲因女神童朱文約他下棋，靈雲便要金蟬前去觀陣。金蟬假做應允，等到齊朱二人，用志不分的時候，偷偷溜了出來。小弟兄中，他同周輕雲、孫南、張琪兄妹，苦行頭陀的大弟子笑和尚，最說得來。他因張琪兄妹年幼，劍術未成，不便約人家涉險。先去找着了輕雲、孫南，又對笑和尚，使了個眼色。四人一同走到觀後竹園中，各自尋了一塊石頭坐下。輕雲笑和尚便問他相邀何事。金蟬道：「我到此最早，轉眼快一月了。起初原想到此就回敵人斯殺，雖想直到現在並未比武動手。每日住在觀中，好不氣悶死人。我看到了十五那日，有諸位老前輩在場，未必有我們的事做。適才聽醉師叔說，他們那淺利害一些的一個未有。現在所剩的，盡日一些飯桶，這豈不是我等立功機會。我本領約朱文姊姊未去，他起，叫我感性再尋不過。也曾經幫過我的大忙，誰想斬靈妖蛇身體復元之後，竟變成大人了。這跟我姊姊學了一身道學氣，也不和我玩了。我若找同窗往慈雲寺，他不但去，恐怕還要告訴姊姊。我想我跟三位師兄姊姊，最莫逆情願，把功勞分給你們二位一半。今晚三更時分，同往慈雲寺，趁他們利害的人未到以前，殺一個落花流水，豈不快活死人。不知你們四位，意下如何。孫南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以追雲叟那大法力尚主持重，這樣大事，豈是幾個小孩子所能辦的。但是他知道金蟬小孩脾氣，不敢駁向祇拿眼望着別人，不發一言。輕雲天資穎異，在餐霞大師門下，入門雖淺功夫最深，新近又跟玉倩大師學了許多法術，藝高人胆大，雖然覺得事情大險，但去否都可，並不堅持。一箇那笑和尚，本是書中一個主要人物，他的出身甚奇，留待後叙。年才十五歲，爲苦行頭陀生，平唯一弟子，十歲從師，練就一身驚人藝業，性情也和金蟬差不多，長就一個圓臉。」

肥肥胖胖 終日笑嘻嘻 帶着一團憨氣 可是他胆子却生來異乎尋常之大 再加以苦行圓陀輕意未收過徒弟 因他生有異資 便不惜把自己衣鉢盡心傳授 平日又多所獎借 此次奉命前來到場 曾有信與二老 說他可以隨意聽候調遣 那意思就說他均可勝任 他本領大心大 自然是巴不得去闖個禍玩玩 他聽完了金蟬之言 見孫南周輕雲俱不發言 便站起身來說道 金蟬師弟所說正和我意 但不知孫師兄周師妹 意下如何 輕雲本是無可無不可的見笑和尙小小年紀 這般奮勇怎肯示弱 當下也點頭應允 孫南見二人贊成 便也不好意思反對 又商量了一會 定下三更時分一同前往 金蟬又叫笑和尙到時 故意約自己同榻夜話 以免靈雲疑心纏阻不叫他去 四人剛把話說完 齊靈雲朱文吳文琪 三人一起又說又笑 並肩走入後院 見他四人在這裡靈雲便上前問金蟬道 怎麼你不去看下琪就溜走了跑到這後院作甚 你打算要淘氣可不成 金蟬聞言冷笑道 祇許你找朋友玩 我不許我找朋友玩 適才我要看笑師兄的劍法 同他來到後院一會功夫 孫師兄同周師妹也先後來到 我們互談自己山下景緻 難道說這也有不是嗎 靈雲正要回答 吳文琪連忙勸解道你們姊弟 見面就要半嘴金蟬師弟也愛淘氣 無怪要姊姊操心 不過小弟兄見面親熱也是常情管他則甚 靈雲道 師姐你不知道 這孩子祇要跟人在一齊 他就要犯小孩皮氣胡出主意無事生非 闖出禍來他也不管了 金蟬道一人作事一人當 誰要你管說完不等靈雲發言竟自走去 靈雲過來 剛要問笑和尙 金蟬與他說些什麼 笑和尙平生從不會說假話也不答言 把大嘴咧着哈哈一聲狂笑 圓腦袋朝着衆人一幌 無影無踪

第十六回

小靈猴僧舍宜淫
女鼠窟密室被困

衆人見他這般滑稽神氣，俱都好笑。孫周二人也恐靈雲追問，俱各託故走開。靈雲越加凝心，金蟬做有文章，知道問他們也不說，祇得作罷。雖然起疑，還沒料到當晚就要出事。他同朱文、吳文、琪三人，又密談了一會，各自在月光底下散去。靈雲回到前殿，看見金蟬和尙二人，並肩坐在殿前石階上，又說又笑，非常高興。看去不像有什麼舉動的樣子。金蟬早已瞥見靈雲走來，故意把聲音放高一點，說道：「這是斬那妖蛇的頭一晚上的事情，下餘的回頭再說吧。」猛回頭，香鼻靈雲便迎上前來，說道：「笑師兄要叫我說九華誅妖蛇的故事，今晚我許和笑師兄同榻夜話，功課我不做了。」姊妹獨自回房去吧。靈雲心中有事，也巴不得金蟬有此一舉。當下點頭答應，且先不回房，輕輕走到東廂房一視，只見座了一屋子的人，俱都是晚輩師兄弟姊妹。在那裡聽周淳講些江湖上的故事，大家聚精會神，往那裏聽，好不熱鬧。靈雲便不進去，又從東偏月亮門穿過，去到玉清大師房門跟前，正趕上大師在與張琪兄妹講演內功，不便進去打攪。正要回，越忽地大師喚道：「靈姑爲何過門不入，何不進來坐坐，靈雲聞言，便走了進去，還未開言，大師便道：「昔年我未改邪歸正以前，曾經練了幾樣法寶，當初若非老伯母妙一夫人再三設情，家師怎肯收容，如何能歸正果。此恩此德，沒齒不忘。如今此寶留多這裡，並無用處。峨眉光大門戶，全仗後起的三英二雲輕雲師妹，來在此多日，我也既送了一兩件防身之物，靈姑近日紅光直透華蓋，吉凶應在片刻，我這裏有一件防身法寶，專能抵禦外教中邪法，特把來送贈與你，此須微物，不成敬意，請笑納吧。」說罷，彎腰取出一個用絲織成的網子，細軟光滑，薄如蟬翼，遞在靈雲手中，說道：「此寶名爲烏雲神蛟網，用蛟絲織成，能大能小，如遇妖術邪法，不能抵敵，取出來放將出去，便有敵許方圓，將自己籠罩，不致受人侵害，還可以用來收取敵人的法寶，有無窮妙用。天已不

早 你如有約會請便吧 靈雲聞言暗自服他有先知之明 當下也不便深說 連忙接過謝 非出 想去尋輕雲再談一會 這時已是三更左近 遍找輕雲不見 西廂房內燈光下照見屋 內有兩個人影子 古量是笑和尚與金蟬在那邊談天 便放了寬心 索性不去驚動他們 又 走回上房窗下看時 祇見座了一屋子的前輩劍仙 俱各在盤膝養神 作那吐納的功夫 靈 雲見無甚事 便自尋找朱文與吳文琪去了 話說金蟬用詐語瞞過了姐姐 見靈雲走後 拉 了笑和尚 溜到觀外樹林之中 將手拿輕輕拍了兩下 祇見樹林內輕雲孫南二人 走將出 來 四人聚齊之後便商量如何進行 輕雲孫南總覺金蟬年幼 不肯讓他獨當一面 當下便 派笑和尚同孫南作第一撥 到了慈雲寺見機行事 自己同金蟬作第二撥 從後接應 笑和 尚道 慢來慢來我同金蟬師弟早自定 我同他打頭一陣 我雖然說了不准贏 至少限度總 不會叫金蟬師弟受着敵人的侵害 到於你們二人 如何上前 那就不與我們相干了 輕雲 孫南見笑和尚那般狂妄 好生不以爲然 輕雲才待說話 笑和尚一手拉着金蟬 大腦袋一 恍說一聲慈雲寺見頓時無踪無影 他這一種非法正是苦行頭陀 無形劍異傳 輕雲孫南 那知其中奧妙 又好氣又好笑 知道慈雲寺能人衆多此去非常危險 欲待不去又不像話 學生爲難 依了孫南便要回轉 稟明追雲叟朱梅等諸位前輩劍俠 率性大舉 輕雲年少氣 盛終覺不大光鮮 況且要報告 不應該在他二人走後商量一陣 仍就決定前往 當下二人 也駕起劍光跟踪而去 二人剛走不多一會 樹旁石後 轉出一位相貌清雅的蟬師 口中說 道 這一千年輕的孽障 我如不來看你們今晚怎生得了 話言未了 忽見玉清觀內又飛出 青白二道劍光 到樹林中落下 看出是三個女子 祇見一個年長一點的說道 且喜今晚我 兄弟不曾知道朱賢妹與吳賢妹 一個在我左邊 一個在我右邊 如果妖法利害 可速奔中

央我這裡有護身之寶 千萬不要亂了方向 天已不早我們快走吧 說罷三人駕起劍光 逕往慈雲寺而去 三人走後這位禪師重又現身出來 暗想無怪玄真子說 峨眉門戶 轉眼光大 這後輩中 怎麼盡是些根行深厚之人 不過他們這般胆大妄為 難道二老就一些不知嗎 且不去管他等我暗中跟去 助他們脫險便了 當下把身形一轉也駕起無形劍光 直往慈雲寺而去 且說慈雲寺內法元智通俞德等 自從綠袍老祖死後 越發感覺到峨眉派聲勢浩大 敵人衆多非同小可 偏偏所盼望的幾個救星 一個俱未到齊 明知眼前一千人 決非敵眉敵手 心中暗暗着急 就連龍飛也覺着敵人不可輕侮 不似出來時那般趾高氣揚 目空一切了 似這樣朝夕盼望救兵 直到十三下午還沒有動手 法元還好一點 把一個智通 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 不住的命手下一千凶僧 到外面去迎候來賓 也無心腸去思淫樂 鎮日短嘆長吁 明知十五將到少有差池 自己若干年的心血 創就的鐵壁銅牆似的慈雲寺便要化為烏有 起初尚怕峨眉派前來擄鬪 晝夜分班嚇防 過了十餘天都無動靜 知道十五以前 不會前來 漸漸鬆懈下來 寺中所有的這些人 有一多半是要飛娘轉轉睛託事的 除了法元和女昆崙石玉珠外 差不多俱都是些淫魔色鬼 又加上後來的百花女蘇蓮 九尾天狐柳燕娘兩個女淫魔 尤其是特別妖淫 彼此眉挑目逗 你誘我引 有時公然在禪房中白天宜淫 簡直不成話說 那智通的心愛人兒楊花 本是智通俞德的禁戀 因在用人之際 率性把密室所藏的歌姬舞女連楊花都取出來 公諸同好 好好一座慈雲寺 活生生變成了一個無遮會場 法元雖然輩分較尊 覺得不像話 也沒有法子干涉 祇得一任衆人胡鬧 衆人當中早惹了女崑崙石玉珠 他本是武當派小一輩的劍仙因在衡山採藥 遇見一西川八麗的師父 苗疆大麻山 金光洞 黃腫道人 見到玉珠長得美秀絕塵色心大動

用禁個法一個冷不防將他禁住 定要石玉珠從他 右玉珠知他厲害利害 自己中了暗算 失去自由無法抵抗 便假做應許 等黃腫道人收去禁法 他便放出飛劍殺他 誰想他的飛劍竟不是黃腫道人敵手 正在危急之間 恰好許飛娘打此經過 他見石玉珠用的飛劍 正是武當嫡派 便想借此聯絡但又不願得罪黃腫道人 當下把混元終氣套 在暗中放起 將石玉珠救出險地 自己却並未露面 石玉珠感飛娘相救之恩 立誓遺身幫他的忙 所以後寧有女昆崙三教許飛娘的事情發生 飛娘也全仗女昆崙 才得免他慘死 這且留爲後叙 這次石玉珠 接了飛娘的請柬 他姊姊縹緲兒石明珠 曾費再三勸他不要前來 石玉珠也明知慈雲寺內並無善類 但是自己受過人家好處 不能不報 執意前來赴約 起初看見綠袍老祖道等妖邪 便知不好 一事因爲既經受人之託 便當忠人之事 好歹等個結果再走 二來丈着自己本領高強不致出什麼差錯 誰知蘇蓮與柳燕娘來了之後 同飛龍 柳宗潛 狄銀兒莽頭陀這一班妖孽 盡夜宜淫簡直不是人樣 越看越看不忿 心中厭惡非常 天天 祇盼到了十五 同峨眉分個勝負之後 急速潔身而退 那不知死活遠退的小靈猴柳宗潛 是一個色中餓鬼 倚仗他師傅七手夜叉龍飛的勢力 簡直是無惡不作 這次來到慈雲寺 看見密室中許多美女 同蘇柳兩個淫娃早已魂飛天外 師徒二人 一個把住百花女蘇蓮 一個把住九尾天狐柳燕娘 朝夕取樂 死不撒手 旁人雖然忿氣不過 一則懼怕龍飛九子 母陰魂劍利害 二則寺中美女尚多 不便爲此傷了和氣 祇得氣在心裡 原先智通便知道 石玉珠不離同流合污 自他來到 便替他單預備下一間靜室 撥了兩個少年婦人 早晚侍候 他自者穿衆人行徑 每日早晨便往成都名勝地點閒遊 直到晚間才回來安歇 天天如此 很少同衆人見面 衆人也知道他情形不是好惹的 雖然他美如天仙 也無人敢存非分

之想到也相安 這日也是合該有事 石玉珠早上出來 往附近一個山上 尋了一個清靜所在練習內功 到了上午又到城內去閒遊了一會 剛剛走出城關 他的寶劍忽然當了一聲 出匣約有寸許寒光射眼驚人 這口佩劍 雖然沒有他練的光劍神化 但也是蘇秦時的東西 石玉珠未成道以前曾把來做防身之用 每有吉凶 輒呈預兆先作準備 百無一失上次衡山採藥 因覺有了飛劍不用着他 又嫌他累贅不會帶去 幾乎中了黃腫道入之暗算 從此便帶在身旁 片刻不離九天寶劍出匣 疑心是慈雲寺出了什麼事 便回寺去看動靜 進寺後天已快黑 看見法元等面色如常 知道沒有什麼也不再問談了幾句 便告辭回房 剛剛走到自己門首 看見一個和尚 鬼頭鬼腦 輕手輕脚的從房內閃將出來 石玉珠心中大疑脚一點便到那和尚跟前 伸出玉手 朝着和尚上活穴 祇一又琳和尚已不能動了 石玉珠喝道 膽大賊禿 竟敢侵犯到我的頭上來了 亂罷便要拔劍將他斬首 那和尚被他拿着活穴 尚能自語急忙輕聲說道 大仙休得誤會我是來報機密的 你進房自知 石玉珠見他說話有因 并且這時 業己已認清被擒的人 是那知客僧了一 知道他平日安分也無此膽量敢來胡爲 也不怕他逃 便將手鬆開喝道 有何機密快快說來 如有虛言 休想活了 一道大仙禁聲 你且進房 自己明白石玉珠便同他進房取了火石 將燈掌起 祇見桌上一個紙條 上面寫道龍柳設計欲陷正人 今晚務請嚴防 十幾個字才明白他適才是來與自己送信的心想龍飛師徒 雖然膽大 何致於敢來侵犯自己好生不解 想了一想忽然變臉 定要了一說個明白 了一鏢是智通門下 他爲人却迥乎不同 餘了專心一意學習劍術外 從沒有犯過淫邪 他見進日寺內情形 知道早晚必要玉石俱焚 好生憂急 今天偶從龍飛窗下走過 聽見龍飛與柳宗潛師徒二人 因愛石玉珠美貌 商量到了夜深時分 用迷香將石

玉珠走過去 再行無禮 了一聽罷這一番話 心想石玉珠雖是個女子 不但劍術高強人也
 正派 慈雲寺早晚化爲烏有 我何不借此現緣 相他通消息叫他方備一二 異日求他介紹
 我到武當派去 也好巴結一個正果拿定注意以後 又不敢公然去說 怕事情洩露 被龍飛
 知道 非同小可 便寫了一個紙條 偷偷送往石玉珠房中 偏偏又被石玉珠看見定要他說
 明情由 才放他走了無法 祇得把龍柳師徒定計 同自己打算改邪歸正 請他援手的心
 事 說了一遍石玉珠聞言不禁咬牙痛恨 當下答應了一事情證實之後 必定他給設法介
 紹到武當同門下了一聞言 心中大喜 連忙不停嘴的稱謝 因怕別人知道 隨即告辭走出
 石玉珠等了一走後 暗自尋思 覺得與這一千妖魔外遠在一起 絕鬧不出什麼好來 欲待
 撒手而去 又覺着還有兩天 就是十五多的日子都耐過 何在乎這兩天索性忍耐些兒 過
 了十五再走 不過了一既那樣說法 自己多加一分小心罷了 他一人在房內 正在尋思之
 計 忽然一陣異香觸鼻 喊一聲不好 正要飛身出房已自不及登時覺得四肢綿軟 動彈不
 得 忽聽耳旁一聲狂笑 神思恍惚中 但覺得身體被人拍着走似的一會功夫 到了一個所
 在 好似身子躺在一個軟軟的床上 情知中了人家暗算幾番想撐起身來 怎奈用盡氣
 力 也動轉不得 心中又羞又急 朱悔當初不聽姊姊明珠之言 致有今日之禍 又想到此次
 來到慈雲寺 因是應許飛娘之請 來幫法元智通之忙 像龍飛師從這樣胡爲 法元等豈能
 袖手不管 看他們雖將自己抬到此間 並未前來侵犯 想必是法元業已知道從中阻止 也
 未可知想到這裡 不由又起了一線希望 便想到萬一不能免時 打算用五行真氣將自己
 兵解 以免看人污辱 倘如得天見 龍保全清白身體 逃了出去再尋龍飛等報仇不晚 石
 玉珠本是童女修道 又得武當派嫡傳 雖然中了龍飛迷香之毒 原是一時未及防備 受了

暗算 心地還是明白 主意打點好了便躺在床上 暗用內功將邪氣逼走 因為四肢無力運氣很覺費力 幾次將氣調純 又復散去約過了半個多時辰 才將五色真氣引火歸元 知道有了希望 心中大喜這才凝神定志 將五行真氣由湧泉穴 引入丹田也顧不得身體受傷與否 猛的將一雙委目緊閉 用盡平生之力 將真氣由七十二個穴道內 迸散爾來這才將軀中邪毒 驅散淨盡 祇因耗氣傷神太過 把外邪雖然驅走元氣受了大傷 勉強從床上站起身來 一陣頭昏眼花 幾乎站立不住好在身體已能自由 便又坐將下來 打算養一會神再說 睜眼看四面 俱是黑洞洞的用手一摸坐的地方 却是溫較異常 估量是寺中暗室又休息了一會 已能行動 知道此非善地便將劍光放出 看清門戶與逃走方向 退一看不由又抖了一聲苦 原來這處所在 是兇僧的行樂密室之一 四面俱是對縫大石 用銅汁灌就上面再用錦綉鋪額 察看好一會 也不知道門戶機關在那裡 把一個女崑崙石玉珠 急得飛等前來 把心一橫隱在暗處 打算與來人 拚個你死我活那牆上響了一陣 便現出一個不高的小門 只見一個和尚 現身進來 石玉珠準備先下手為強 正待將劍放起那和尚業已走到床前 口中喊道 石仙姑我來教你快些隨我逃走罷 皆待三集終再續

叢山飛俠傳第二集終

